

CHINA SPRING

中國之春

月刊 ·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號

· 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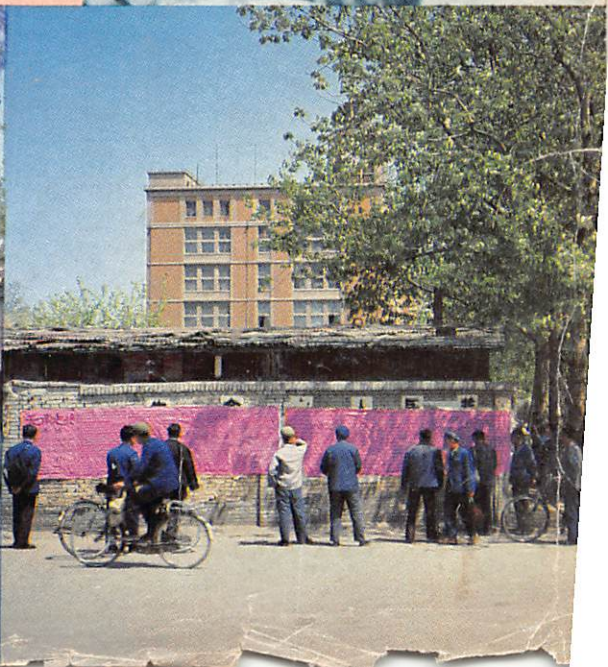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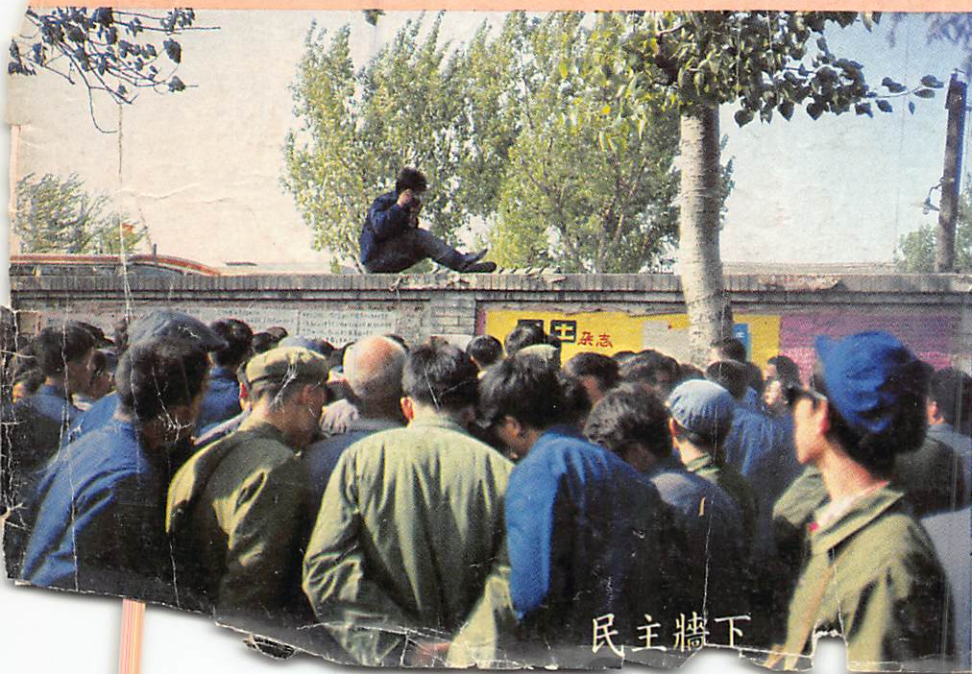
紀念西單民主牆五週年

鄧小平的軍權有多大？

傅申奇的同學之來信

章文晉大使，此言差矣！

喬冠華的政治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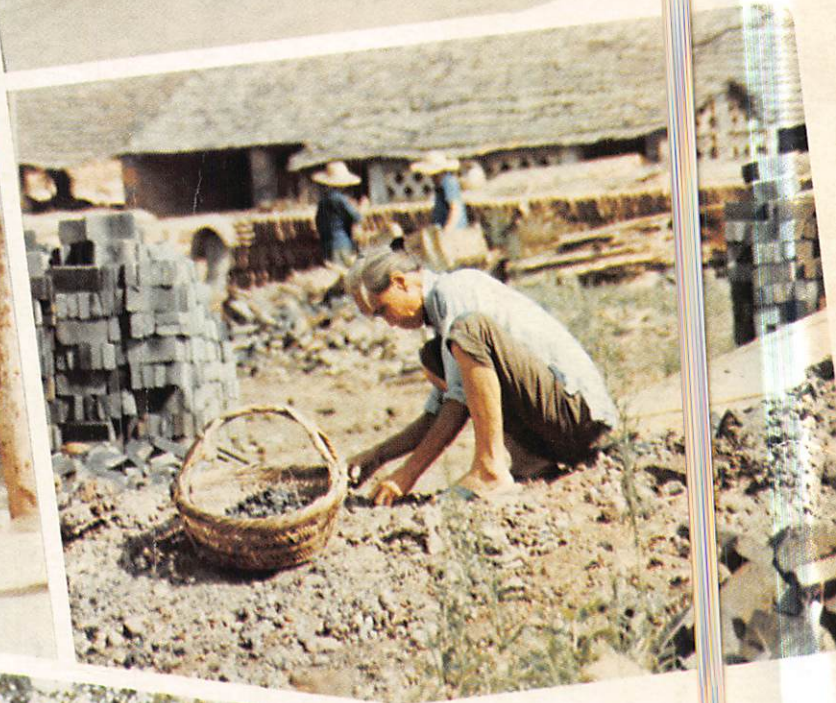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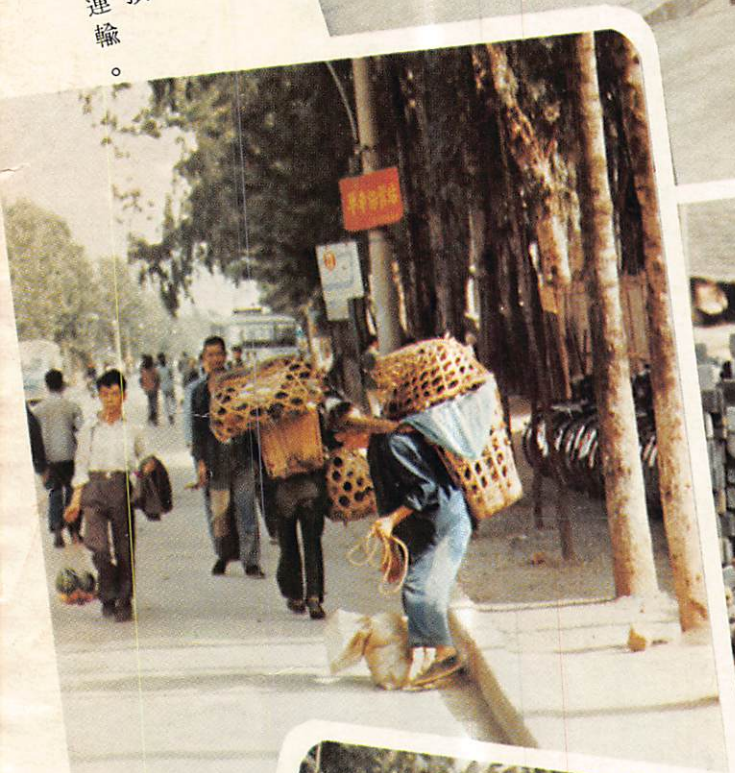


今日的營業，
這小女孩計劃把
這二十多根煮熟的玉米棒
出賣。市面這麼清淡，能賣得完嗎？

沉重的壓迫，
這些老太太老爺爺，
必須依靠背馱頭頂，
來解決他們的運輸。



· 檢煤核的老太太，
她的生活水平是停留
在三十年前。



· 擠上公車，
不但由此可見中國的巴士是
太少了，而且也可看出
文明禮貌月是空談。

國內生活一瞥

卷頭語

本刊從七月份第四期開始轉為月刊，屈指指頭算算已經四期了，這對於我們這些學生來說，實在不容易，「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不容易這三個字之苦，大概也只能訴給行家老前輩們聽了罷？

本期為了隆重紀念「西單民主牆」五周年，發了「紀念專欄」，編輯部的兩位留學生特地寫了「前仆後繼、民主萬歲」一文，但願於研究民主運動的人們，有些參考價值。至於傅申奇的同學囑由香港轉來的稿件「我的同學傅申奇」，其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的了。

對於尚在獄中為中華民族背十字架的民主戰士們，人民是不會忘記他們的，不管五年、十年、一百年、永遠！

本期的大陸新聞務求涉及的面廣些，新聞性、知識性、趣味性都增加些。因此刊登了「鄧小平的軍權有多大」、「李先念的書房」、「班禪喇嘛結婚了」、「漫畫」、「國內生活一瞥」等等的文章和圖，還特地刊載了獨家的國內報導「喬冠華的政治婚姻」。至於有沒有達到上述編輯意向之萬一，只有待讀者教正了。

本期的理論文章少了，一共只有兩篇，但可讀性却增加了，特別是沙林專為本刊而譯的挪威奧斯路大學教授 Jon

Elster 在加大的演講稿「馬克思主義一百周年」，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文章，相信會引起這方面學者的興趣。另外一篇雪城的「鄧小平的十大矛盾」，也有很高的可讀性。

本期新開闢了一個「華僑專欄」，「中國之春」是在廣大華僑支持愛護下誕生、成長的，我們不會忘本，和僑社的聯繫無論今日和將來，都是我們的重要工作。China Town 一位女工為我們寫的「阿伯阿毛慶十一」，也為本刊用方言作文開了一個先例。

本期的「章大使，此言差矣！」、「世界日報的歪曲報導」、「日本通訊」、「中國海關拒絕中國之春入口」等，自然都是有的放矢的文章。近來「中國之春」面臨來自「左」和「右」兩方面的雙重夾攻，腹背受敵，「來而不往，非禮也」。在此，也請說我們是「紅衛兵作風」的朋友見諒。

我們欣喜地看到本期文藝色彩的加強，除了已備受注意的「王希哲」和「在西雙版納的日子」繼續連載外，還增加不少鋒芒初露的詩文，我們特地向讀者推荐來自舊金山的詩稿「我驕傲，悲哀地驕傲」。各位有良心的，不看台灣海峽兩岸臉色的文藝作者們，共同來繁榮這個園地吧！



中國之春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號

第七期

目 錄

卷 頭 語		1
紀念專欄	前赴後繼，民主萬歲！	
	——紀念西單民主牆五周年	汪 岷 吳儉祥 4.
	我的同學傅申奇	(上海)小傅的同學 11.
國內分析	鄧小平的軍權有多大	(北京)柳 平 14
	中國海關拒絕中國之春入口	藍 箭 17.
人物特寫	喬冠華的政治婚姻	(北京)龔千山 18.
大陸點滴	李先念的書房	(上海)錦 花 22.
	班禪喇嘛結婚了	(日本)知能 23.
專 文	日本通訊	日本記者東京訊 24.
	章文晉大使此言差矣！	長 風 25.
	世界日報的歪曲報導	本刊記者洛杉磯訊 27.
	祝賀「中國之聲」創刊	本刊評論員 29.
	重典多冤案	上 青 30.
思想評論		



China Spring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New York,
N. Y. 10185. Tel.: (212) 507-1914

	馬克思主義一百周年 (挪威奧斯陸大學教授) 沙 林 (譯) 31. JON EISTER
	鄧小平今日的十大矛盾 (舊金山) 雪 城 36.
	對實踐論的三點批評 (香港) 徐 焯 43.
僑社專欄	
	共同的信念，統一的中國 幽 靜 45.
	華僑要為祖國貢獻力量 (波士頓) 李瑞駿 47.
	阿伯阿毛慶十·一 伍時祥 33.
文藝園地	
	中國留學生之歌 言 午 52.
	爲了我們的姐妹 王助安 鄒期林 53.
	我驕傲，悲哀地驕傲 (詩) 華 旒 59.
	漫畫選 華君武等 61.
	在西桑版納的日子裏 (續) 蔡可風 63.
	王 希 哲 (續) 小 楓 68.

封面：西單民主牆、喬冠華在病床上

封二：國內生活一瞥(一)

封三：西單民主牆的文藝鬥士們

封底：國內生活一瞥(二)

前赴後繼，民主萬歲！

——紀念西單民主牆五週年

中國留學生

汪 吳
岷 儉祥

一九七八年底出現的震驚世界的北京「西單民主牆」至今已經五周年了。雖然這場轟轟烈烈的民主運動，持續了一年多，就被鎮壓下去了，但它却成爲中國當代民主運動的一個里程碑，永遠地被載入了史冊。我們今天回顧這段歷史，總結它的經驗教訓，清理當時的思想理論，對於如何把民主運動向縱深推進，毋庸置疑地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西單民主牆」的過程及意義

「西單民主牆」，又稱「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出現在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三中全會」之後。以鄧小平爲首的「改良派」，爲了向「凡是派」施加壓力，提出了「解放思想」的口號，并爲「天安門事件」平反。在這種政治氣候下，人民對專制制度積壓多年的不滿以及「上訪」、「告狀」的受迫害羣衆的冤憤，一時如山洪爆發，傾瀉而出。大字報鋪天蓋地而來，人們自動上街遊行。大字報逐漸集中在西單電報大樓旁邊二〇〇米的圍牆上，這就是震驚中外的「西單民主牆」。

與大字報幾乎同時出現的另一種鬥爭形式是民主刊物。由於民刊具有不受篇幅限制，可以組織文章集中發表，又易於讀者帶回家去研究等優點，人們紛紛採用。一批理論性高、思想性強而又文風活潑的民刊，一時如雨後春筍，破土而出。據統計，在運動高潮時，僅北京一地就有民刊五十多份。其中最有影響的民刊有：「探索」、「四五論壇」、「北京之春」、「中國人權」、「沃土」等民刊的出現，把民主運動無論從理論上和組織上，都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人們在西單牆一帶張貼大字報，出售民刊，發表自由演講，西單民主牆一時成了中國的「海德公園」。在民主牆的影響下，民主運動的浪潮很快地波及外地。繼北京之後，廣州、上海、武漢等等幾十個城市數百個民刊紛紛揭竿而起，頓時在全國掀起一個史無前例的浩大運動。

在民主牆的影響下，運動的高潮從街頭移向校園，焦點集中在學生爭取真正的被選舉權，反對共產黨操縱選舉。大學生風潮最先源於上海，隨後擴展到湖南、貴州，最後移至北京。運動的特點是，學生中出現了一批自荐代表人民的候選人，并與共產黨指定的候選人一道參加競選，代表了人民民主參政的要求。著名的學生自荐候選人有：上海師院的徐政宇，復

旦大學的徐邦泰，湖南師院的梁恒、陶森，北京大學的王軍濤、胡平等，胡平的競選宣言，將成爲文獻載入民運史冊。上海青年工人傅申奇首創了工人自薦競選。這種人民以自薦方式參加競選爭取參政的民主運動，在中國歷史上還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民主運動的發展，超出了鄧小平劃定的「民主範圍」，有些激進的民運份子，已經開始向整個共產黨專制制度提出挑戰。共產黨官僚特權階級，爲了維護其自身的利益，很快向民主運動舉起了屠刀。民主運動的精英份子，魏京生、王希哲、劉青、傅申奇等，先後被捕入獄，并判以重刑。各種民刊都強令停辦，大字報在新「憲法」中予以取消，這一場揭露黑暗、爭取光明、反對專制、要求民主的群眾運動，在中共的殘酷鎮壓下，到八〇年已基本平息，民主運動被迫轉入地下。

李一哲曾經在一篇文章裡寫道：「革命死了，革命萬歲！」

民主牆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它却在中國現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民主牆之所以光輝聖潔，在於它真正代表了中國人民，代表了中國未來前途。它是共產黨統治下三十年來，最大的一塊人民群眾揭露共產專制黑暗的前沿陣地。人民在這塊陣地上喊出了「要民主、爭自由」的最強音。「北京之春」民主運動不同於一九五七年「大鳴大放」時代的民主呼聲。在於運動的中堅份子不是老一代的知識份子，而且是在共產黨統治時代成長起來的年青人。所以，民主牆的出現，標誌着年青一代的覺醒和奮起；「北京之春」民主運動也不同於文革初期的「四大民主」，在於這次民主運動已經不是「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民主運動的矛頭，這次直指毛澤東和他的獨裁制度。

西單民主牆標誌着中國人民不是愚不可及的奴隸，共產黨發生了動搖，「三信危機」完全表面化。西單民主牆鍛鍊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思想又有組織能力的民運份子。

「西單民主牆」時期的主要民主理論

雖然民運份子從一開始就受到中共的政治壓力，隨時都有被抓、被取締的危險，但思潮依然十分活躍。他們對共產黨執政三十年來的專制，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鞭撻，提出了許多大膽的改革主張，在理論上豐富了當代民主運動，爲共產黨專政下進行民主運動提供了寶貴

的經驗。這個民主運動時期提出的主要理論，歸納起來，主要有下列五個範疇：

(一) 沒有民主就沒有現代化

這個命題是由魏京生在他的「探索」雜誌裡首先提出來的。他在「探索」裡先後發表了「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它」、「續『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它」、「再續『第五個現代化』——民主及其它」和「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等文章。魏京生尖銳地指出，中國社會過去三十年發展的桎梏就是毛澤東的獨裁。

魏京生在他的文章中寫道，「中國社會制度的不民主，在過去三十年中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發展。這已是人所共知的問題。面對這樣一個嚴重事實，擺在中國人民面前只有這樣兩種選擇：(1)如果要社會向前發展，如果要生活和生產都迅速地發達，就必須改革社會制度，(2)如果要延續毛澤東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就沒有民主可言，也實現不了人民生活和生產的現代化。」

他進一步論述道，「中國人民要現代化，首先必須實行民主，把中國的社會制度現代化，民主並不完全像列寧編造的那樣，僅僅是社會發達的結果，它不僅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發達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也是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在這個發達階段中得以存在的條件，沒有這個條件，社會將停滯不前，經濟的增長也將遇到難以克服的障礙。因此，對於以往的歷史來說，民主的社會制度是一切發達——或叫現代化——的前提和先決條件，沒有這個先決條件的前提，不但進一步發展是不可能的，就是保持現有的發展階段的成果，也是很難做到的。我們偉大的祖國，三十年來的經歷，就是一個最好的說明。」

圍繞這個命題，在理論上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其它主要民刊還有「四五論壇」、「學友通訊」、「啓蒙叢刊」、「沃土」等。這些雜誌都發表了多篇文章，從不同的角度論述了民主的進步、獨裁的落後。王希哲的「民主的方向」與傅申奇的「民主與社會主義」更進一步論述了，民主是解放人、解放生產力的唯一途徑，專制的結果就是對人的奴役。共產主義的實現不過是達到人的解放的手段，如果人民繼續在專制的奴役之下，那這個制度就不是共產主義。

(二) 言論自由是實行民主政治的起點

取消以言治罪，實行真正的言論自由，仍是實行民主化第一個基本目標。幾乎所有的大字報、民主刊物都無一例外地對以言治罪的專制暴行，進行了嚴厲地譴責，從各個角度論證了言論自由對於確保人民的民主權利，至關重要。

其中最全面，最精彩地論述這個專題的論著，是發表在「沃土」七九年四月二日「特刊」上的署名「何邊」（按：即胡平）的「論言論自由」。在這篇洋洋四萬字的論著裡，作者對於「言論自由」的定義及其法律依據，作了詳盡的論述；并以現實的事例以及馬恩列斯毛的經典著作中關於言論自由的論述，作為權威性論據，肯定了言論自由的必要性；對實行不實行「言論自由」的優劣、利弊，作了全面比較。作者深信「實行言論自由是實行民主的最基本的標誌，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促其實現」。

與言論自由密切相關的另外兩個民主權利，是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新聞自由的目的是在於讓國民客觀地了解國情、出版自由是保障人民交流思想的有效方法。因此，新聞、出版自由同言論自由一樣，都是人民最基本的民主權利。全面論述這個問題的有房志遠的「新出版法」。

(三) 維護人權、反對專政

由於中國人民近百年來一直在物質貧困中掙扎，人權問題長期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其實人權的意義，比其它意義更廣泛、更深刻得多。民主牆時期的人權運動，實際上乃是文革中法西斯暴行的反面結果。那些踐踏人權的暴行，讓人民從迫害中清醒過來，開始了從當權者手中奪回人權的鬥爭。因此，人權運動是中國人民政治覺醒的新標誌。

「中國人權同盟」發表了「中國人權宣言」，對人權提出了比較詳細的概述。「宣言」十九條主要包括：公民有言論自由的權利，有批評、監督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權利，有直接選舉權，有了解政府工作的權利以及選擇職業和受教育的權利等。其它一些雜誌還提到了人民有對國家領導人的罷免權。

除正面要求人權外，當時不少刊物還對侵



西單牆

犯人權的法西斯暴行進行揭露和控訴。魏京生的轟動世界的「廿世紀的巴士底監獄——秦城一號」，深刻地揭露了中國的獨裁者無視人權，殘酷迫害政治犯的罪行。毛澤東的「秦城一號」，終於讓斯大林的「古拉格群島」變得大為遜色。魏京生提醒人們：「秦城監獄給我們的教訓是應當更加深刻的：在我們的國家裡并不存在無產階級的專政，名義上的無產階級被少數獨裁者用作了專政無產階級的工具，這一工具被恰當地運用到了一切威脅獨裁統治的方面，包括過去的「親密戰友」。

(四) 體制改革必須走民主化的道路

文革的積弊能否肅清，「四個現代化」能否實現，人們最後把焦點集中在體制改革上。民主牆的輿論一致公認，體制改革必須走民主化的道路。「四五論壇」、「北京之春」、「人民之聲」、「民主磚」等民刊都提供了相當豐富的理論資源。這個專題應當分兩部份論述，即改革的起因與改革的方向。

中國為什麼要改革？絕大多數人認為，中國現行的社會制度仍受許多封建傳統的影響，特別是幹部制度，完全是官僚主義、特權階級產生的溫床。其中陳爾普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對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淋漓盡致的分析、批判。他指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已經出現了一種新型的，比以往任何剝削制度更為黑暗更為狡詐，更為貪婪，更為毒辣和殘酷的人壓迫人、人剝削人的吃人不吐骨頭的社會制度。」這種新型的剝削制度是以官僚壟斷特權階級的集體占有為其特徵，維護這種

制度的唯一手段只能是社會法西斯專政。由於權力是這種社會崇尚、追求的唯一目標，其後果必然是永無休止的權力再分配的血腥鬥爭。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也就伴隨着這種鬥爭，周期性地被踐踏。陳爾普在分析了現行的社會主義制度實為奴役性的修正主義之後，他指出無產階級民主革命仍是勢所必然。

至於改革方向，民運份子提出必須走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道路。最有代表性的論著有高繼民的「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理論，走巴黎公社民主制度的道路」和呂民的「逐步除廢官僚體制和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民主制度」等。這些文章根據馬克思主義關於無產階級國家理論的基本原理，提出了下列主張：

(1)各級政府負責人必須以普選制代替「等級授職制」，讓政府工作人員作為人民的勤務員，置於人民的監督之下，防止官僚階級的產生。

(2)逐步消滅幹部高薪制，杜絕產生特權階級的經濟基礎。

(3)少數刊物已大膽提出，希望中國出現第二個馬克思主義政黨，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工人階級的監督之下。

(4)「求是報」著名的鮑白的「對共產主義社會的設想」，以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社會是「一個以各個人的自由發展為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這種理論為依據，對「將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組織形式，提出了初步設想。

(五) 反對個人迷信

「解放思想」的必然結果是破除迷信。民主志士們衝破思想的牢籠，向各個「禁區」進行了理論分析、探討。「探索」在他們的「發刊聲明」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他們的刊物「不承認某種理論是絕對正確的，也不認為某些人是絕對正確的。」在這個理論原則之下，民主運動的矛頭首先集中在對毛澤東個人迷信的批判，指出了毛在執政期間所犯的一系列錯誤，特別是應對文化革命的災難負責。批判毛澤東的專制主義及維護共產黨官僚特權，以青年哲學家王希哲的「毛澤東與文化大革命」最有份量。他指出毛澤東旨在「重建一個無產階級專政的毛家王朝。」

公開指責毛澤東的錯誤，這在共和國歷史上還是第一次。

與毛澤東個人迷信密切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堅持共產黨領導」的討論。在毛澤東的神化被打破以後，共產黨是唯一不可批判的禁區。誰要批評共產黨，他就隨時可能被扣上「反黨份子」的帽子，而「反黨份子」即是「反革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敢於批評共產黨的勇士，還不是很多。除了陳爾普的「論無產階級民主革命」和龔仁的「關於『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的幾個問題」等論著文章中有所討論外，直接批評共產黨的文章還是十分少見。而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和政治背景下，還沒有人敢公開否定共產黨的領導。這些都可以看出，共產黨專制政權的殘酷，人民還是處於敢怒而不敢言的可悲狀況之中。

「探索」大膽地否定了任何理論的絕對正確性，可惜的是人們還沒有來得及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進行比較全面、系統地分析並作出客觀的批評，當局的刺刀已經剝奪了人民言論的自由。

思想解放，除了體現在政治方面，文學、詩歌、美術等文化領域都有重大突破。「廢墟文字」比「傷痕文學」在批判現實主義的道路上，又推進了一步。芒克、北島等青年詩人，打破了以往的格調，在新詩創作的百花園裡，增添了異彩。「迎春畫展」、「星星畫展」是美術界三十年來的一次大突破，各種「非正統」的藝術流派展示出來，表現藝術家們豐富的創造力，顯示出沒有官方束縛的藝術創作的多彩多姿。

歷史上任何政治運動都有它特定的打擊目標，而不可能是多方出擊，面面俱到。例如，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五四運動」，其鋒芒所向是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門事件」，主要表現出人民從感情上對「四人幫」及其後台毛澤東獨裁專制的強烈不滿。西單民主牆的出現，乃是在「四人幫」被打倒之後，華國鋒為代表的「凡是派」繼續執行沒有毛澤東的毛澤東路線，拒不對文化大革命中的種種錯誤很認真的糾正。所以，民主牆的重點攻擊對象乃是「凡是派」執行的毛澤東的極左路線，而不是稍具革新色彩的鄧小平派。民主牆所能做的只能是揭露文革的黑暗，要求最基本的民主權利，而不可能是要求徹底改革專制制度的更大的政治目標。



北京青年遊行，要求維護憲法保障的各項自由

儘管西單民主牆受着歷史條件的限制，然而它却是中共政權三十年來政治性最強、持續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次民主運動。中國現代民運的精英份子，為這場民主運動付出了血的代價。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先驅心血澆灌的中國大地，一定會開出絢麗的民主之花！

「民主牆」在海外的繼續和發展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中國的民主運動的火種，並沒有熄滅，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一批以中國留學生為核心的民運份子，經過一年多的籌劃，在紐約市宣告：民主運動的新喉舌——「中國之春」雜誌誕生了。「中國之春」的出現，標誌着中國的民主運動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更自覺的階段。它的「發刊詞」聲明：「『中國之春』是『北京之春』民主運動在新形勢下的發展和昇華。她將繼承發揚那場運動反封建專制、反官僚特權；爭民主法治、爭自由人權的光榮傳統，擔負起我們這一代人應盡的歷史任務。」（注1）

「中國之春」誕生之後，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和新移民又陸續出版了一些從事中國民主運動的新刊物，例如日本地區的「民心」、「春雷」、美東的「追尋」、紐約的「中國之聲」、「探索」、香港的「小草」……等等。

目前仍在廣州秘密印行的民刊「野草」在一九八三年五月總第七期上是這樣來評價民運重心的外移的：

「中國之春」在美加地區成立和擴展，標誌着中國的民主運動已進入第二階段——運動的重心從國內轉移到國外。

這種轉移從地理距離看似離開了民主運

動滋生的土壤。一些政治上的近視者，尤其是一些披着愛國畫皮的御用文人，正是憑着這一點，攻擊「中國之春」在海外成立是遠離了祖國的叛國行徑。其實，這種海外化轉移雖在地理上是遠離了，但在精神上却是近距了。猶如一株幼苗在惡劣的氣候和環境下已奄奄一息，把它暫時移到溫室中去栽培，待它茁壯成長後，再移回大地，這對它才是最有利的。現階段中國民主運動的幼苗，也是由於國內土壤貧瘠和政治氣候惡劣，需要暫時移到國外的自由環境中去。御用文人不去譴責中共中央九號文件取締民刊和逮捕民運份子，反而攻擊留學生被迫流亡海外延續中國民運被摧殘的命運。……」（一九八三年五月廿三日東方日報，香港）

民主運動在海外重新復燃以後，認真總結了西單民主牆時期的經驗和教訓。他們更注重在組織上的聯合和擴展，他們通過辦雜誌、演講，以及座談會、討論會等各種形式，宣傳政治主張，聯繫散佈在世界各地的中國留學生和海外華僑，在北美、歐洲、澳洲、日本、香港等地建立了聯絡站。

移到海外的民主運動在較自由的土地上，吸取了中外各種的政治營養，打開了眼界，在政治理論上突破了馬列主義的巢臼，比西單民主牆又有了更深一步的探討。繼承和豐富了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理論。

就理論上的突破，大致歸納如下幾方面：

（一）民主、法治、自由、人權的口號

到了海外的民運人士，繼承了西單民主牆運動的內涵和實質。把它們歸納成「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八字作為這一代民主運動的宗旨。這個口號比以往任何民主人士提出的口號更為準確，更大包容量而又旗幟鮮明。因此，具有更大的凝聚力。

民運人士在這面大旗下面，對民主理論的各個分支，都有比以前較細緻、較深入地探索。

在「言論自由」方面，有一篇「從『獄』字談到民主和言論自由」（注2）的文章談到：「中國封建政治的重要標誌，其主要表現是不但鏟除異己思想，甚至消滅或摧毀有異己思想的人的肉體。」它提出：「人民要對國家行使主人的權力，首先要贏得言論自由。」，它指出：言論自由是沒有任何「四個堅持」之類

的條件的。

在「新聞自由」方面，另一篇「新聞獨立是政治民主化的形式之一」（注3）的文章談到：「民主與不民主的基本區別是什麼呢？簡單地說，就是大眾傳播工具是否真正可以獨立超然於統治者的掌握而定。」鼓吹新聞脫離黨的操縱。

在「法治」方面，有一篇「中國人的法治觀念」（注4）明確地提出「法律至上」的原則：「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司法獨立於黨的控制」等等。

作為一個運動，民主的基本理論還有很多方面值得民運人士去分門別類的探討，我們期待着更多的這些方面的文章的出現。

（二）對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批判

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由東方的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把它套用在古老封建的中國土地上，稱之為「毛澤東思想」。目前的民運人士從批判毛澤東開始，開始評價到它的老祖宗上去了。他們已不再引用馬列的經典去評判中國共產黨的作為，却進而評論馬列的本身了。

署名沙林的一篇文章「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局限性」（注6）指出：馬克思主義只是一種理論和學說，而不是「真理」，更非「偉大真理」，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已經過時了。中國共產黨現在實行的是閹割的、異化的假馬克思主義。

中國留學生南明在一封寄中國領事館和官方書店請轉交胡耀邦的公開信（注7）中指出：實踐已經證明非馬克思主義，甚至反馬克思主義的學說，其中往往有符合社會需要的，有站得住腳的客觀真理。

寄自國內的黃迪來稿「極化」（注8），力圖從哲學的角度來批判馬列主義，它說：「在共產黨統治的國家內，馬列主義的絕對真理化却影響着全社會，窒息着人類在各個知識領域的發展。」

突破了以馬克思主義改革派為主流的西單民主牆理論，突破了「社會主義大民主」這個理論框框，開始着手對馬克思主義所謂的「三個組成部份：哲學、科學社會主義和政治經濟學」進行批判，將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有着無可估量的深遠影響。

（三）批判一黨專政，提倡多元政治

民主運動就政治體制的改革方面，比西單民主牆時期有了更旗幟鮮明、更徹底的理論。

有一篇社論「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一文，提出了「廢除一黨專政，實行多黨制」的口號（注9）。

還有一篇「本刊評論員」文章「民主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具體地討論到開放「黨禁」的問題，明確指出：「國家不能一黨專政，黨內不能一派專政，派內不能一人專政。」（注10）

九名中國公、自費留學生在一次紐約的座談會，還公開地討論到西單民主牆時期不可能討論到的題目：關於目前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政治狀態和政治作用，探討了中國多元化政治和多黨參政的前景，提出了另外組織更多的政治實體的。（注11）

多元政治在西方各國人民看來，也許已經不是一件新鮮的東西，但在背負了幾千年封建專制包袱的中國，却還是一個人人「談虎色變」的「禁區」。

值得注意的是，現在的民運人士不單把多元政治的思想運用到對「一黨專政」的批判上，而且把它運用到自己身上。「中國之春」第三期裡有一篇慶賀在日本出版的新的中國民刊的文章，它說：「我們認為，未來的中國，一定會是多元化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同時我們也認為，民主運動的內部，也是多元化的。承認這種多元化，推動這種多元化，正是中國這一代民主不同於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的地方。也正是中國這一代民主人士不同於國共兩黨的地方。」

但願這些多元政治論，能夠反饋回大陸去。



(四) 批判社會主義經濟體制

流到海外的民運人士總結了西單民主牆的教訓，深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深源於它們的「政治經濟學」之中；光是討論字面上的民主與人權，無動於共產主義體系的基礎。因此，他們提出了西單民主牆鬥士還來不及探討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問題。

中國留學生關微宏在「社會主義各國經濟體制的比較」（注12）一文中，對各共產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尤其是中國的「毛澤東模式」，提出了批判。

中國之春第三期社論「大家來描繪祖國的未來」則明確地提出要：終止中央集權計劃經濟，實行指導性的市場經濟。

更值得重視的是，寄自廣州署名谷山的「私有制是錯誤的嗎？」和寄自波士頓一位大陸新移民的「為私有制平反」兩篇文章，開始了對社會主義經濟的核心「公有制」的批評。肯定了國內經濟學家們不敢肯定的「私有制」。

再進一步，針對目前國內鄧胡政權進行的經濟改革，來稿自國內的署名徐山的「論社會主義經濟改革」一文，尖銳地指出這種「改革」的先天缺陷：社會主義經濟的改革，無論跳得多遠，即使翻一萬八千個跟斗，也仍然在如來佛的掌心，社會主義經濟的如來佛掌心便是公有制。（注14）

民運人士在經濟理論上尋求突破馬克思主義瓶頸的努力，在中國民運理論戰線上，有其十分開濶的意義，我們期待着未來的鬥士們對決定政策的經濟理論，諸如馬克思的「資本論」、毛澤東的「政治經濟學讀書筆記」等等著作進行更深入的批評。

(五) 批判的矛頭直指「四個堅持」

中國共產黨人藉以維繫「一黨專政」的支柱是所謂的「四個堅持」，即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堅持社會主義道、堅持無產階級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現在的鄧胡政體在經濟以至其他領域中可以一變再變，千變萬變，然而只要這「四條」不改，中國就無法走上民主政治現代化的道路。這四條是全國人民的緊箍帽，是民主運動的攔路虎。當局就是利用這個「四個堅持」的口號把西單民主牆運動鎮壓下去的。

流亡到海外的民運人士總結了這個教訓，集中火力，針鋒相對地對這個口號進行了批判。

「民主政治現代化的第一步」一文中明確地提出了：「四個堅持論行不通。」，「把四個堅持從憲法上撤下來。黨章是黨章，國法是國法，黨章不能強加於國法。」

「關於『四個堅持』的爭論」（注15）一文說：「國家是全國人民的事，應該根據全國人民的利益與要求來決定那一個政黨適合領導這個國家，不管這個政黨自認為『正確』與否，都無權強迫國家與人民接受他的領導。」

文章還說：「歸根結底，對四個堅持的爭論，今後還會是海內外中國人民的爭論焦點，我們不得不引起嚴重的注意。」

對「四個堅持」的進一步批判，將是今日民主運動最重要的理論任務之一。

任重而道遠

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尚處於它的啓蒙時代，儘管已經有人開了先河；民主運動的理論戰線，還正在逐步形成，儘管不少青年理論鬥士已經嶄露頭角；各個領域以及它們的分支，還有待於向縱深檢討。因此，我們毫無理由沾沾自許，毫無理由就此停步，更毫無理由不團結起來，去對付「專政」。一句話，民主尚且弱小，同志仍須努力。

但同時我們還要反對「無所作為」的悲觀論調，前途是光明的。中國一種新的東西已經長出來了。從西單民主牆到現在，歷史已經證明，它誕生了，它沒有被壓倒，它正在走，它將永存下去——民主萬歲！

附注：

（注1）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中國之春」創刊號

（注2）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國之春」第五期

（注3）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國之春」第三期

（注4）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國之春」第四期

（注6）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國之春」第五期

（注7）同上

（注8）一九八三年九月「中國之春」第六期

（注9）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國之春」第三期

（注10）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國之春」第二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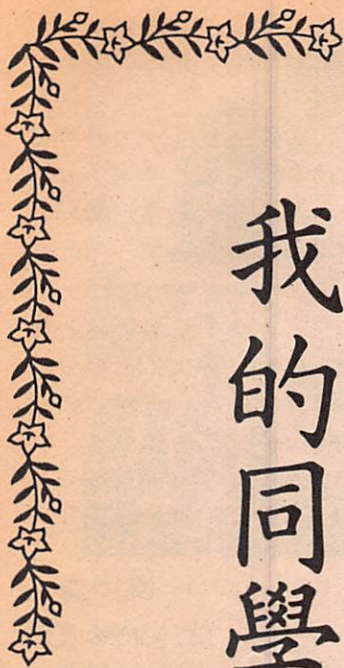
（注11）一九八三年八月「中國之春」第五期

（注12）一九八三年三月「中國之春」第二期

（注13）「中國之春」第三期、第四期

（注14）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國之春」第四期

（注15）一九八三年五月「中國之春」第三期



我的同學傅申奇

——小傅的同學——



（前言）「小草」的成員之一，也即是傅申奇的同窗好友（姓名恕不能公佈），輾轉從上海寄出本文「堅貞不屈的民運戰士」的標題為「記我的同學、同事傅申奇」，今採用原標題，以示敬意。傅申奇一九五四年出生於上海的一個工人家庭，中學畢業後進上海動力機場當工人。一九七七年進入上海第四師範進修，翌年因病退學回廠。同時組織「振興社」（後不得不解散），一九七九年和同志創辦「人民之路」。一九八一年「中華全國民判協會」成立，主編第三期「責任」。同年四月，被捕入獄至今。

昨日去探望小傅的媽媽，她是一位慈祥的退休老工人，那斑白的雙鬢，說明過去歲月留下的苦難痕跡。看到她痛哭失聲、悲痛欲絕的淒慘情景，聽到她哭述關於小傅的一些往事和最近的不幸遭遇……，淚水漸漸地糊住了我的眼睛。……

小傅一傅申奇是我中學時代的同學，又是同住一條弄堂的近鄰和同廠工作的好友。從兒時至今，我們相識近廿年之久，他真是個正直、忠厚、思想敏捷、為人爽朗熱情的好青年。他一貫重義輕利，待人真誠，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朋友。

（一）

一九八一年四月的某一天，我突然聽到鄰居老張師傅說：「你知道？昨晚三更半夜的時候，公安局的人把小傅抓去了……」。我大吃一驚，忙問：「小傅參加過民主廣場的民主牆事件，屬天安門事件同類案犯，早已被公開宣佈平反了，還把他們這些青年當成英雄，怎麼會又把他給抓起來了呢？」老張師傅說：「小傅這次可有得苦了，他的案子是由北京來的人直接經辦的，所說罪名是參加反革命組織，搞現行破壞活動。」「我的媽呀，嚇死人的大罪名！」老張是里弄的治衛委員，他的話不會沒影（不會假），一定從派出所民警那裡聽來的。小傅呀！小傅，這下你可完了！——在我們今天這個社會裏，誰要是碰上現行反革命這個可怕罪名的邊，坐牢判刑還是等閑小事，搞得不好還可能殺頭呢！

幾個月過去了，每次走過小傅家門口，我都羞愧的抬不起頭來，我恨自己是一個胆小鬼，一個可憐的懦夫。

（二）

當年我家被紅衛兵查抄時，我爸爸被多次批鬥，戴高帽遊行……他們不許他再當教授，強迫他打掃廁所，拖洗地板。許多人，其中包括爸爸過去的學生，多年相處的老鄰居，我的老同學……都不理會我們，只有身為紅衛兵的工人子弟——「紅五類」成份的傅申奇，不避嫌疑，仍然同我要好。他常來我家看望我的父母和我們幾姊妹，多次為我們強出頭，不許別的紅衛兵欺侮我們這些個臭老九的黑小子。有幾次，爸媽被批鬥不准回家，我和妹妹餓得直哭，小傅知道了就買生煎饅頭給我們吃。他拍着我的肩膀笑着說：「男子漢大丈夫，流血不流淚。哭，能哭飽肚子？快趁熱吃吧，不夠

我再買……。

往日的一切尚歷歷在目，當年的「紅衛兵」小將。如今成了反革命犯坐監房；可是我却沒有勇氣去探望他的母親，不能像他當年待我一樣的豪情俠腸去待他……我真算個卑賤的小人！

激烈的思想鬭爭和內疚心裡折磨得我痛苦欲狂！尤其是我的妹妹向我射來不屑的鄙視目光，爸爸媽媽探望傅家返來的嘆息聲，都好像鋼針一般刺入我的心底，我怯懦地為自己辯護：「我與你們不同，我跟小傅是一個單位的同事，又是全廠都知道的老同學，老鄰居，老朋友，」這年頭，光一個「老」字就可以牽連到你頭上來，何況我跟小傅這「三老」關係，不躲着點，怎行？就這樣躲避，人保科的那位凶巴巴的蕭科長見到我時眼神都是那樣明森特怪。我如果再公開去小傅家裡表示慰問，那還了得！恐怕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可是，另一個聲音總是更頑強地斥責我、教訓我：「當年你比人家臭好多」，「紅色恐怖不算」那時候壓力多大，怎麼人家小傅不怕你家會連累他呢？「唉」我心情真是越想越沉重，越想越亂了。

(三)

昨天下午，囚車將小傅押到廠裡來開批鬥大會，他原所屬的第三車間工人奉命坐在前排，我是二科的技術員（有幸比小傅多讀了三年書），也奉命坐在稍前的座位上，大會開始了，面色蒼白得像一張白紙一樣的小傅被押到台上，我抬起頭來偷偷的看了他一眼，只看見他那尖尖的下巴和一雙沉陷的大眼睛了，嘴唇沒有一點血色，乾裂着並張開一條條裂縫，頭髮也被剪光了，跟原先豐滿油潤臉蛋相比，簡直成了另外一個人。雙手反背，銬着亮光光的手銬，他倔強地挺立在台上，一付凜然不可侮辱的神態，硬不肯低下頭來，幾個大漢上去按也按不下來……

真有種！我突然間感到他不是一個囚犯，倒像是一尊挺立的巨像，像電影中常見到的那些視死如歸的英雄。我知道台下的人都注意的凝視他，不少火熱的眼睛流露出欽佩和讚美的表情。

一個個預先指定的各車間代表（都是些黨團員組織分子）上台聲色俱厲地唸着批判反革命分子傅申奇的講稿，聲嘶力竭地舉起手臂狂呼口號，但是台下真正大聲響應的人極少。一



傅申奇

陣耳語飄過「小傅……小傅……」口氣仍然是那樣親密，看來沒有幾個人會真正對他有恨意，更沒有幾個人去欣賞那些批判八份講稿。像一場行的鬧劇，人們默默地聽，默默地盼着這不得人心的、令人難堪的場面快點結束。我突然發起奇念：不知在場的這麼多看着小傅長大或者同他共事多年的人們中間有多少真正理解小傅的人？我注意到小傅的女友也坐在台前，她在偷偷拭淚，幾個妹妹在旁邊勸慰她。可想而知，目睹心愛的人在台上任人殘酷而又無恥地誹謗，她那少女的心是多麼悲痛，會留下多麼深的創傷呀！我突然彷彿覺得唸批判稿的聲音越來越無力，而小傅的聲音越見高大。

「砰！」突然小傅的身子直挺挺地倒在台上，全場嘩然震驚，有人想衝上台去，秩序一下子大亂，批鬥會再也開不下去了。幾個公安人員把小傅銬起來，扛進囚車。有人憤怒了：「人都昏倒了，還銬住人家的手？」「不過過份一點啊？開掉銬子！」抗議聲漸漸增大、增多，公安局的人感到了群情的激憤，悄悄地鬆開了小傅右手的手銬。小傅昏迷不醒，脫離鐵銬的右手無力地垂下來。我嚇然看見那手腕上的深深紅印和斑斑血痕，我的心在顫抖、在抽泣！我隨人群湧到囚車旁，醫務所的女醫生急忙抬來輪氧器，進行急救。小傅被扔在囚車的地板上毫無生氣。那一臉橫肉神氣冷漠得使人倒抽冷氣的公安人員又把銬着小傅左手的手銬咔嚓一聲銬在車內座椅的鋼椅腿架上。一個失去知覺的人能逃到哪兒去？無產階級專政的鐵

拳就是殘酷的同義語嗎？我心中明白，圍觀的人群此刻雖然默不作聲，但是目光如果能如刀一樣可以殺人的話，那位把小傅銬得血跡斑斑的公安局的獄卒早就被這些仇恨的眼光分屍萬斷了！

(四)

傍晚，我同小傅曾經與之共事的幾位師傅和一伙青年人一起去探望小傅的媽媽。憤怒的心情將恐懼拋到雲天之外。傅媽媽的講述更令我們震驚：「申奇被抓去三個多月之後，我才獲准第一次去探監。因為天熱，小傅穿的襯衣敞開了領子，只見他胸脯和胳膊上全是青紫腫塊和血瘀，手腕銬破的地方化了膿……。我問申奇兒：「他們打你打得好凶嗎？」申奇說：「媽，別難過，這沒有什麼。我沒有錯，更沒有罪，他們教犯人毒打我，批鬥我都沒有用！總有一天歷史會再一次宣判我無罪，毒刑拷打決不能使我屈服，您的兒子沒有做過對不起良心和您老人家的事，您放心，多保重！」以後他們再也不准我們母子見面，只准送些衣物、草紙、肥皂之類日用品。上個月頭上，一個光頭小青年剛從拘留所放出來就偷偷跑來我家探我。他說申奇在獄中因為不肯認罪被連續審了三天三夜，還用什麼「吊銬」、「羊角銬」、「扁擔銬」等刑罰逼供。整整兩個月反銬着他的雙手，連吃飯也要他用口學豬狗姿勢吃，大小便讓其他犯人幫解褲帶，睡覺時也不開銬子……嗚嗚嗚……」小傅的媽媽再也講述不下去了。

聽到的這一切簡直難以置信，但是事實又都證明真有這麼殘酷。我們眼見到生龍活虎的小伙子被折磨到不成人形，親眼見到他虛弱地昏倒在批鬥台上，那手腕上的深深血痕，那渾身上下的青紫血瘀……這一切都是毒刑的見證！

夜深了，傅媽媽幾次催我們早些離開——爲了我們，她一次次地「趕」我們走。房門推開，我見到媽媽和妹妹正推門進來給傅媽媽打針，這位傷心過度的老人已經病了好些日子了。小傅被捕以來，我第一次正視媽媽和妹妹的眼眼光，我見到不少人的眼眶中都含着淚水。一切都模糊了，淚珠兒滾洒在衣襟上也不覺得害羞。在和媽媽妹妹一道返家的途中我們都沒有說話，只是緊握着彼此的手。我的眼前不斷浮現出小傅昏迷不醒的臉，亮晶晶的手銬和條

條團團的血痕……。

(五)

往日與小傅傾談襟懷的情景一一重映眼簾。他的激情和對政治的熱切關注常使我覺得他太傻，太衝動！但是現在回想起來，他決不是出於私心。他的思想的火花閃爍着絢麗的光彩。許多話都講得中肯、動人和精彩。他那麼喜歡讀書，什麼馬恩列斯選集、政治經濟學叢書他看了不少，「毛選」文章更是反覆精讀。尤其是第四卷中「對國民黨的幾點要求」一文，申奇常常喜歡背誦引用什麼「青年何辜，遭此荼毒」啦，什麼「誰鎮壓學生運動，鎮壓青年就決沒有好下場」啦，「舍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等等，還有「中國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人民也不再是愚昧無知，秦始皇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讓那些假馬克思主義的騙子們見鬼去吧！」，對這些詩文，申奇唱誦品味，津津樂道。

除了學習就是思考和討論。申奇常有自己的獨立見解。他曾說：「只要無產階級黨性，不要資產階級人性，這樣的政治口號荒謬絕倫！難道無產階級不講人性？沒有人性？不要人性，難道要獸性？」「『四個堅持』成了原則，還講不講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明白實踐證明不是好東西，還要堅持，還要繼承捍衛，死抱着這些包袱不放，怎麼能在現代化道路上輕裝快行？」四個現代化不夠，要五個，首先要政治現代化——政治要自由民主化，才是順潮流合人心。趙四臨死前說：「黨管文藝太緊太嚴，文藝沒希望。中國卅年來，最顯著的成就是核武器和導彈。因為黨不懂尖端技術，管不了就管不嚴，只好讓科學家說了算，結果反而比其它部門搞得有成效。其它領域，黨處處管，又緊又嚴，反而搞得糟糕。讓人民爲黨服務，不是黨爲人民服務，顛倒了歷史和真理，國家焉得不落後，人民焉得不窮！」小傅的思想和語言實在太鋒芒畢露，但也實在講出大多數人的心裡話。今天他爲了這些理想，爲了追求民主、自由的目標，遭遇這樣慘。天吶！公理安在！正義安在！天下的好心人，救救傅申奇，救救這位好青年吧！今天有多少中國民主運動的優秀份子在黑牢中經受着非人的折磨、煎熬！他們是爲了人民而受苦，人民應該學習他們的榜樣，努力拯救和聲援他們。中國的春天才會到來。

鄧小平的

軍權有多大



柳平（北京）

葉植政楊葉權前之小決僚銷袖扶平、樣的向分鄧表同抵領中小友這廿徐百是和就可的軍鄧世。之和佔不上遷又派在滿許下分臻各都頭往，對後不如之百英少原口往法。倒一幟旗委即量里、却作。忌號另旗面軍，份秋後底違力軍至小於和。顧稱。為這在席話余在但陰實在。遠地理。有自視帥在楊主說、析、奉分平力。地。非但他輕葉集、副，志分平陽部小權制（地。並，但可以聚鄧帥力德（小平鄧的制越。邁，仍自暫銷位定的人擁見軍分之，鄧的越。為，年力也均抵兩一中擁見軍分之，鄧的越。所已勢人，少餘有委腹然意在此分區離中，制了各軍是越。作雖批軍等至其各軍心雖對平如百區離中，制了各軍是越。所英一的武英。均。最，反小制了各軍是越。中劍的策成劍力，十平時的鄧

國防部

（二）國防部：國防部長張愛萍，是鄧小平的鐵桿。對張愛萍、張東、張澤、張因、張頭、張一復的出公今任四團一

小平的鐵桿。對張愛萍、張東、張澤、張因、張頭、張一復的出公今任四團一

宣時鄧式就，但種公聽好大的地的「正扯選，這能，個什麼鼓」了非扯文話。不考幾什旗選開是是的笑…會上思，。張文選論可鄧的…習家的面了。大平密討，談鄧…習家下。委小秘種扯人談後學大在十位「鄧」裡。便，年鄧起但二單習院討論隨了風百在，問三各學大討起來作平們下追管和眾關的一上鄧的小人一再不委羣機」在題鄧鄧，點不就不京員一中能聚問談論的爾，提北黨的只小平的健康是公是神一般他可難機政當組織後的小健的半只領在測一為。是樞總正組北之人鄧的趣是，心聚猜在因職却中、

傳候小的談談最討論開者胆

軍委

（一）軍委：黨中央軍委和國家軍委實際起來。向長，委實起。向長，委

（一）軍委：黨中央軍委和國家軍委實際起來。向長，委實起。向長，委

十分密切。楊勇原屬鄧的總參謀長人選，可惜於今年初突然逝世。



美國國防部長溫柏格(左)廿五日在抵達北平時的一項歡迎儀式中，與中國國防部長張愛萍檢閱三軍儀隊。(合衆國際社)

會決然制選是野三一戰參，平堅雖牽人於二九第抗份動，小的，就的，鄧一師。一長。身運的胃，鄧英長但適任，鄧劉將第師團司令奪文革小平的威什平牽安總前的，初葉任意是志出的幹任任團五任文。變是和合鄧小平實鄧為楊握楊總，年到武滿却德是的中升五任文。變是和合鄧小平實鄧為楊握楊總，○遭成甚武楊不的團功六南彪重的演不懼其正德心腹度不小，九但楊不成由，野軍功六南彪重的演不懼其正德心腹度不小，八，舉現楊，爭看四一有的濟林的系如面上但，的視將某，來，一長推表，協之源「紅河師以、彪派論表誠楚監平在而一，至總想派點妥長淵彪彪渡五志東林隊無目前忠清了小，然，九勇英武力量這從曾志強為，持毛澤東紅德志表平，小任力參實世許，七楊劍成力雙了志而德因彪中支毛澤，然對恐怕不的副上病喪，九助葉楊的，却德，楊，林，革，到解分，雖對恐怕不的副上病喪，力制帥小最時，譚年團期，支左受從分，而，藥楊楊為一日制，竭抵集鄧。暫的團團時，加一演的人。

總政治部

是區份鄧國在爭上七王小平讓政在里不，把區鄧小平是與韋，平上九。小平文革小相讓政在里不，也，紅區鄧小平是與韋，平上九。小平文革小相讓政在里不，政區鄧小平是與韋，平上九。小平文革小相讓政在里不，革區鄧小平是與韋，平上九。小平文革小相讓政在里不，開區鄧小平是與韋，平上九。小平文革小相讓政在里不，樣，開區鄧小平是與韋，平上九。小平文革小相讓政在里不，一產統區，乃了政思平可達一委鄧小平華鄧不到後余不，參共黨白區，佔領下，鄧力英王鄧小平對。將派里總業。些政小，總去共黨白區，佔領下，鄧力英王鄧小平對。將派里總業。些政小，和過，區稱，結，的受牛二，王政總套葉華輕委。清是力馬，已，部：區稱，結，的受牛二，王政總套葉華輕委。清是力馬，已，戰區白區，佔領下，鄧力英王鄧小平對。將派里總業。些政小，部：區稱，結，的受牛二，王政總套葉華輕委。清是力馬，已，政區白區，佔領下，鄧力英王鄧小平對。將派里總業。些政小，總半區以拿清，文走國，清假南出時工受不主蘭秋桿勢，雖查葉他，(四)佔之全區，搞章鄧為復政，前次作屬平總華抬就統，梁檢上對，小平的區，搞章鄧為復政，前次作屬平總華抬就統，梁檢上對，鄧小民現在想的完章白入政替。前次作屬平總華抬就統，梁檢上對，原而小格清誰執，七年長接親王是蕭華抬就統，梁檢上對，到不節，敢

楚期班質心小，任國大葉萍桿不，先長私氣放鄧，他套官少於，與同一，文缺便，上，有彭張過，轉不成，平這，他多林是通權，將不，研工鄧。這，材單來本小控制，上軍未研在已。這，人屬以根鄧的，拜將子防，是而，指各長難見機，官將子防，是而，指各長難見機，雖上桿國長虛，是軍關係復屬直，中等槍責部個，是機關防係然部，軍隊志過負防頂，不部。關顯部，在楊指揮任下，萍防為把動的國，萍、接萍出況控張，制颯得萍五，愛友直愛他情接於後抵敢揮愛之，張世未張，選直由長的、指揮愛之，許來。濃人的，防部管英能令百

總參謀部

底。人比正等，平，倒題的。呂友楚小，部問紅長、世清鄧，謀的走書道許都。參討最秘再、人選。總探裡副陳飛的人勇，對入將委如葉情長楊，平深上軍，、內總將，小得是、將楚知道愛，鄧值是該委員上先知其，部也應局同、是平選，參權志治他武可小人，謀得共的楊多是總，(三)控揚中間、得不的，大的長是世華風並心，多任，尚在蕭威志心，有現物起操，楊原

的。鄧認為，胡是地穩起來，而要穩固地，到有
之。年將胡的地位穩起來，而要穩固地，到有
就必須替胡建立軍中急於着手軍內大整風、大
這一目的，目前正急於着手軍內大整風、大
整肅。這是鄧小平死前最大挑戰。最近會
北京的一些機關大院裡，最不會
是「鄧小平一旦去世，中國天下大亂」

議論的題目很尖銳，很敏感。盡管如此，鄧近
人還半公開的議論。這這因爲，鄧小平復健在時
小平自己引起這個問題。鄧講到：軍乘老天下大亂？多數
幾次到他的改革路線。否則，將來如此著急？多
對他的這一問題。鄧小平對此，他自知來日不多。亂？多數
解決這一問題。鄧小平對此，他自知來日不多。亂？多數
近健康情況惡化，他到處不會的天下大亂？多數
鄧小平一去，到處不會的天下大亂？多數
人分析，亂的因素是相當大的，人們對鄧小平開
在生前扶植軍隊中擁護胡耀邦勢力的能力公

表示懷疑。大家說，鄧小平不服，已對軍隊的控
都有限。軍人服鄧小平，鄧小平也發，那還服胡耀
？就有人服鄧小平，鄧小平也發，那還服胡耀
明顯的擁護鄧小平。現在，鄧小平在閉眼，那還服胡耀
出黨主席。現在，鄧小平在閉眼，那還服胡耀
還說把那些權力兒，爭強第一，把皇相拼殺。那
第一把那些權力兒，爭強第一，把皇相拼殺。那
會使誰能保證不發難，另一些軍人可則會指責他
？有誰能保證不發難，另一些軍人可則會指責他
面？有誰能保證不發難，另一些軍人可則會指責他
思的是真高會再現……鄧小平能否預防這種局面，就看他這場當
一齊就高會再現……鄧小平能否預防這種局面，就看他這場當
前整軍的大決戰了。

一九八三年七月底於北京

中國海關

拒絕

「中國之春」

入口

蘭劍

美國「華語快報」和「北美日報」在七月廿九日都報導：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給美聯社

駐北京分社一項通告說：「根據郵遞條例，我們已充公了兩本由美國寄給你們的『中國之春』雜誌，因爲這份刊物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道德上和衛生上，都會對中國有害的。」

我是個普通的讀者，當時我看了這份報導，就一直想不通。因爲世界上所有的人，只要他認識「中國之春」內容的，都公認「中國之春」是一份進步的雜誌，它是推動中國思想革命，主張在中國澈底埋葬反動封建思想，在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進行有助中國社會進步的革新，使中國能够早日趕上世界的先進水平。它怎麼會在政治上、經濟上和文化上對中國有害呢？難道維持反動封建獨裁政治、維持農奴制公社化經濟制度、維持禍國殃民的毛澤東思想文化才是對中國有益嗎？「中國之春」是極爲嚴肅的政論性刊物，內容方面沒有半句半字是不恭之言，何以說它在道德上有問題呢？難道要像國內所有雜誌報刊那樣充當統治者的吹鼓手，道德上才沒有問題嗎？「中國之春」雜誌是在美國一家聲譽很好，政治上非常獨立的印刷公司負責印製的，歐美亞洲各大洲各先進國家都准予登記註冊，怎麼寄到中國就發生了衛生上的問題呢？……

這許許多多的問題我想了又想，從七月份想到現在，終於想通了。道理很簡單，就是中共官方的價值論是與世不同的。它的價值恰恰是正常進步社會價值的顛倒。

喬冠華的政治婚姻

龔千山

大人物，小訃告

喬冠華死了。

最近這幾天，讀者可以在人民日報偏僻的角落裡看到這位前外交部長患肺癌逝世的消息。在這條訃告裡沒有詳敘他的生平，也沒有提到他在外事工作上對黨對人民的貢獻。既沒有附張黑邊照片，又沒有高級領導人參加追悼會的報導。這位在國內名噪一時的蘇北「二喬」（喬冠華、胡喬木）周恩來的得力助手，在國際上被譽為傑出的外交家，就這樣悄悄地離開他已生活了七十六年的人間。

喬死後，北京的流傳很多，外交部子弟尤其甚，我把其中一些片斷筆錄如下：

聲名顯赫

喬冠華於一九〇七年生在江蘇省鹽城縣的一個破落鄉紳家庭，自幼喪父。清華大學畢業後考取官費留德。以後在英國、法國、日本等地從事革命活動。一九三八年經香港、上海轉延安在周恩來領導下工作，並於同年入黨。全國解放前，周恩來親自組織之外交訓練大隊。喬被調進該隊工作，這就是今天的外交部的前身。從那時起，喬冠華正式從事中國共產黨的外交事業，迄今有四十年餘。他可謂是中國外交事業的創業人之一。從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我國外交孤立時，到七十年代外交大反攻，喬冠華始終是躍馬揚鞭馳騁在外交疆場上，為我國外交事業立下了汗馬之功。尤其在聯合國大會上，他叫斥蘇聯的霸權，與蘇聯副外長作面對面的針鋒相對的鬥爭，一面把第三世界的

代表拉入中國懷抱。喬在聯合國大顯身手，被視為首屈一指的外交戰將，又是他最後與基辛格直接談判，是中美「上海公報」的促成者和起稿者。對這樣一位才華橫溢的外交家，何以如此冷落待之？

政治婚姻

一九七〇年五月底喬冠華的夫人龔澎同志因患腦溢血突然病逝，當時的喬正忙於中國第一次出席聯合國的籌備工作，據說在此時章含之通過她的同學王海蒼和唐聞生的關係借調外交部作參加聯合國大會的翻譯工作。七〇年底出席聯合國代表團成員集中受訓，這時章含之結識了代表團團長喬冠華。一九七一年代表團赴美參加聯合國大會，利用工作上的關係，章含之施展各種手腕勾引喬冠華。她的年輕美貌，終於使這年老的團長春情泛泛。一天晚上章去喬的房間滙報工作，章給喬沏了一杯很濃的「龍井茶」，在遞茶時，章把她的嫩手搭在喬的手上「通電」良久。夜間，喬在「濃茶」的刺激下，打了個電話給章，謂有要事商量。章心知老喬已上鉤，不禁喜上眉梢，梳理打扮一番，有意穿睡衣睡褲去「商量要事」。雙方一見面就心照不宣，乾脆就上床「商量」去。一個年已五十八歲剛喪妻的老喬與三十六歲的小章，竟在「國際」舞台上演了一幕「巫山雲雨」。

第二天，喬冠華會晤美國國務卿基辛格，討論進一步發展中美關係問題。會談結束時基辛格對喬冠華表示想單獨談片刻。兩人就走向窗邊。基辛格說：「喬先生，我很欽佩你的談

判才幹，不過我倒希望你能在臺灣問題上作些讓步以推動談判的進展。」喬說：「這是國家原則問題，無可能退讓。」基辛格答：「對此我不得不表示遺憾。不過，喬先生，我得告訴你一個消息。今晚十點的ABC News可能要報導你與章小姐昨夜的新聞，聽說他們有你們昨夜的全部錄映。」聽了這消息，喬冠華臉色蒼白，呆若木鷄。回到辦公室，趕忙找章含之商量。最後，章說這事只有求救周總理。接着，喬給周總理撥了一個直通電話，戰戰兢兢地說：「總理，我犯了錯誤，我闖了大禍，我對不起毛主席，我對不起黨，我要求組織上處分我撤銷我的代表團團長職務。」周總理聽了大吃一驚，在此決戰時刻怎能撤換主帥？當詢問了詳情後，當即下了指示，至於這個指示是什麼，就無人知曉了。

總之，在很短的時間後，章含之原來的丈夫，北京大學經濟系講師洪君顏同志突然接到一張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判決通知書，判決洪君顏與章含之離婚，其理由是洪君顏在下放期間，有過作風不正的男女關係問題。洪感到莫明其妙，就向最高法院申辯，但均被駁回。等中國代表團從聯合國歸來，洪才大夢初醒，自己的妻子已因「黨的事業需要」正式判決給喬副外長了。洪自認晦氣只好服從。

何物章含之

傳說章含之是章士釗的女兒。章士釗死後，章含之還繼承了繼父的萬貫家產。章含之與章士釗的關係，及章含之與毛澤東的關係有着較複雜的背景。首先從章含之的母親說起，章的母親在三十年代是上海社交場的舞女，後與一位年輕風流的軍官同居，並一起去北京居住。沒想到這位年輕軍官幾年後另有新歡，娶了一位門當戶對的大家閨秀，她被趕了出來。她本想憑着年輕，重回風月場所，沒想到自己已懷孕，被拒之門外。不久她就生了個女兒，生活更加艱難，便去找以前的軍官情人，結果被攆出大門。她橫下一條心準備大鬧一場，並揚言，如果這位軍官不收留她母女二人，她將向政界、新聞界把這醜事揭出來，然後將以死殉情。這消息一下子傳遍了北京城，使這個軍官也覺恐慌。湊巧，這軍官父親的世交章士釗來作客，就據實相告，章士釗答應幫忙解圍，於



是兩人就到那鬧事女人的住處與她談判。章給她一筆生活費，勸慰她不要尋死，今後如有困難可再幫助解決。這女人大為感動，並哭訴道，我不是爲了錢，是爲了我女兒能有個父親。章也覺得這女子楚楚可憐，就說：如果你不嫌棄的話，我們便以兄妹相稱。你的女兒也是我的女兒，你們母女今後就跟我一起生活吧，章士釗給這未滿周歲的女嬰取名叫章含之。章士釗對這女人倒是很好，但他的大老婆與小老婆却大吃其醋。章含之母親受不了，就把女兒留在章家，自己悄然離去，章含之成了孤兒。

一九五六年毛澤東在中南海請章士釗看戲。早在二十年代章士釗是毛澤東的前妻楊開慧父親的朋友。當毛澤東被通緝無處藏身時，章士釗就收留他一段時期，臨走時章還送毛盤纏。毛澤東革命成功以後還能記得章的恩情。一九六二年底章士釗帶着女兒章含之去拜訪毛澤東，這時的章含之是個嬌豔的大姑娘了。毛澤東原是個見色眼開的君主，就搭訕詢問：你還在上學嗎？章含之答：我剛剛畢業，被留在外語學校教英文。毛又說：做教員，那好嘛！你也做我的英文老師好啦。就這樣，毛與章就建立了「師生」關係。雖然那時毛上課的次數並不多，但却頻繁「接觸」，師生的「情感」也很深，傳說不一。

御前三女

章含之在外語學院時，就會耍手腕。她一

到外交部就與王海蓉、唐開生打得火熱，急欲尋找後台。通過王、唐的帶引，接上了當代的呂后——江青。在相當的一段時間裡，王、唐、章與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的關係極為密切，甚至列席他們的核心會議。當時江青很難見到毛澤東，便通過這三位御前女向毛滙報、領旨、轉旨。但不久江青的「紅都女皇」事件發生了，外交部黃華首先在國外得到消息，回國時向部黨委作了滙報，經查核無誤，但沒人敢向毛澤東滙報。最後推出王海蓉和唐開生把資料直接交給毛澤東。毛一怒之下把江青撤職，下放到北京新華印刷廠去「接受工人階級再教育」。

江青的詭計

一九七五年江青重返政壇，準備把鄧小平一派趕下台，就在各處尋找自己的代理人。在外交部物色到心腹章含之。喬冠華以前從來與「四人幫」無關。江青雖多次請老喬吃飯，却也枉然。於是江青就設計和策劃在聯合國攻克老喬的「巫山雲雨」一齣戲。事後喬冠華就成了章含之的俘虜，也就成了江青御用工具。緊接着他們趕走了當時的外交部長姬鵬飛。據說那時周總理根本沒有提喬冠華做外交部長。又是江青使計，要章含之去見毛澤東。章含之就在中南海毛的住處「商量」一夜，訂妥「床上之盟」。毛任命喬冠華當外長。這頂「烏紗帽」雖是綠色的，然大權在握，足以慰補。從此「四人幫」便控制了中國的外交陣地。江青對喬說：「以前你只能向總理滙報工作，現在王海蓉、唐開生、章含之她們給毛主席當翻譯，主席又很喜歡她們，有事她們可直接向主席滙報。王海蓉、唐開生在外交部，連部長都讓她們三分，就是因為她們能直接轉達主席的指示。如今你與章含之同志結了婚，就不用怕她二人，含之同志也可直接向主席滙報。在她們三人中，主席還頗偏愛章含之哩！」

江青一手撮合，促成了「喬章姻緣」。既排擠姬鵬飛，又制衡王海蓉、唐開生。正是一石二鳥。章成了江青的心腹，患有「妻管嚴」的喬冠華也就落在江青的手掌心裡了。酷愛權力的江青策劃了毛澤東與章含之的「床上之盟」，桃色小道新聞在國內悄悄地流傳着。其實，毛澤東何止這駕前的三御女呢？還有一個「中南海文工團」。這位東宮娘娘——江青何以

不作河東獅吼呢？原來以前江青曾抓到毛與年輕護士同居生孩子的把柄，就吵鬧到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本是揚花水性的女人，毛的第二任夫人賀芝珍懷孕時，她勾搭上毛澤東。婚後，江位居正宮，當然別人也不敢提着腦袋去與她私通。她吵到政治局揭毛的艷事，也是她的計策之一。從此她就理直氣壯地，你玩你的小老婆，我要我的小白臉。傳說中江青是抓「童鷄」的能手，如莊則棟、浩亮……，與毛唱對台戲。此事說來話長，暫且不表。

喬家的「洗劫案」

一九七四年，章含之打電話給公安部部長李震報警說：夜裡有一群匪徒，為首的是喬宗准（喬冠華的兒子）闖進，喬部長家被洗劫一空，連短褲也被抄走，希望李部長嚴令查辦，把匪首逮捕法辦。公安局派人去現場一查，却是個「假案」，原來章含之逼喬冠華把前妻子女趕出家門，否則就不與他共同「生活」。年輕美貌嬌妻一發怒，喬老爺就唯命是從。這些孩子跑到周總理家哭訴其後母之狠心，並說：章含之是造反派，和父親結婚是有政治野心，會壞國家大事……。周聽了孩子們的哭訴，頗為感動。安慰了他們並予適當照顧，也批評了喬章二人。章含之一看不妙，又跑到毛澤東處告「枕頭狀」，得到了毛的支持。雙方互告，章含之大獲全勝：喬的子女統統被逐出，他們傷心地僅帶着自己的衣物和母親的遺物搬走了。這就是洗劫案的真相。從此，喬章二人目空一切，為所欲為，就與「四人幫」緊密地勾結一起。這也是喬的鼎盛時期。他大權獨攬，不受國務院領導，更不把「外辦」放在眼裡。一切通過「內綫」向毛澤東請旨。

回去赴「難」

一九七六年十月華國鋒葉劍英等人發動宮廷政變，逮捕了「四人幫」。當時喬冠華夫妻出席聯合國大會。他們深知自己與「四人幫」親密關係，必然受株連遭禁監，他們完全可以在美國申請政治庇護。但為了顧全大局，他按照華國鋒的指示，毅然冒險回國。這種視死如歸的氣慨，不管人們評價如何，却也值得佩服。

在法國巴黎機場上記者問喬對「四人幫」下台有何感想，喬表示堅決擁護中央的決策。實際上他完全料到自己的下場，準備回去「就難」。果然飛機一抵北京，他就被軟禁與解除外長職務，從此結束了他的外交生涯。

死水微瀾

喬雖被解職，但沒有逮捕他，只是被「照顧」在原住處。章含之則被關在外交部的封閉式的學習班裡。當時喬冠華向中央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並揭發了「四人幫」的罪行。外交部就把章含之放回家。中央原擬恢復喬的工作。章含之聽後得意忘形地逢人就說：當今的中國除了老喬以外，沒有人真正懂外交，李先念算什麼？華國鋒懂個啥？那個不是土包子？何理良（當時的外長黃華太太）可撈夠了，也得輪到我章含之撈撈了。」此時的喬冠華也從一開始的痛心檢討錯誤改為推卸錯誤，因為他耽心如果承認錯誤，那麼這個恢復的外長就沒有威信了。因在中共有一個定律：在台上的領導個個都是一貫正確的，一切罪責都歸咎下了台的幹部。喬、章把一切錯誤往毛澤東身上推，說是都按毛澤東的指示辦的。反正這些都是毛、章的房中語，誰也沒聽見死無證據。章一口咬定：「不信，你們去問毛主席去。」這一招使中央大為惱火，有位領導氣憤地說：「即使都是毛主席指示的，也是被你章含之的枕邊語所惑，糊裡糊塗地上了你這狐狸精的當，被你這個騷女人利用了……。」從此恢復外長之事被擱淺了結，喬冠華為之氣結。以後中央曾安排他當廣東省統戰部部長，他不去。又安排他當外交部國際戰略研究所當副所長，他也不去。

失勢失權的喬冠華悶在家中心灰意懶開始寫書。他回顧自己的一生，其中有悔對不起愛妻龔澎，對不起自己心愛的子女。這些草稿被章發現後，曾大發雷霆，把稿子撕毀。

有時有朋友去他家作客，發現他總是默默無言。後來外界關於喬冠華的回憶錄有很多傳聞，有人說這本書名叫「喬冠華回憶錄」，也有傳說叫：「中國共產黨外交史」、「我與中國共產黨四十七年」、「獻給我最敬愛的人——周恩來總理」、「外交風雲」等……。書的內容主要記敘喬的早年學生生活、記者生涯、參加共產黨後跟隨周恩來參予的重大外交活動，較詳盡地記敘數次重大的外交談判、毛澤東

的外交戰略、周恩來的外交手腕、陳毅外長的粗中有細、王稼祥如何在蘇聯犯男女關係的錯誤，書中還描寫了外交戰場上的緊張驚險和外交家的舌戰群儒。傳聞說，此書後半部份感情色彩較濃，描繪了一個外交戰士的內心世界，充滿了對領導、對妻子、對子女的愛恨交雜。

一位朋友偷偷地對我說，喬確實是寫了一本以中共外交事務為背景的書，但他深感中共的政策多變，反復無常，為免今後當批判材料就停筆焚稿，把這些寶貴財富一起帶進棺材了。

最後的話

今年，沉寂了十七年的喬冠華，在最後時刻有了一點回升。中共對一個行將就木的病人賜給了一些方便，還允許他在王炳南的陪同下接見他的老朋友，美國記者懷特（白修德）。下面摘錄白修德先生關於喬冠華的一段談話：「那天晚上喬冠華不願談文革，他擔任外長，以後竟到被「軟禁」的情形。我一再追問他，這些年來中共大陸倒底出了什麼差錯，他都避而不答。最後我逼問他目前這種過渡時期可能有何結果。他說：「你一定記得黑格爾說過，人是一步步的瞭解他那個時代的歷史。一定要一步一步的才能瞭解。」我和喬冠華碰面時他在生病，我離開時，他還在醫院。我們可能再也不會相見，可是我記得他的話『一步一步』。」

人們再也看不到他的翩翩風度，再也看不到他與眾不同的抽煙氣派，高談闊論，頻頻乾杯和仰天大笑。喬冠華的名字已經從報刊上消失了，他的名字也會被人們漸漸忘却，他的一生功過祇能以歷史作見證，由歷史學者去評論了。





李先念 的書房



錦花

這是自稱人民利益代表的某人的家。看看，僅僅一間書房就佔了那麼大的面積，放滿了書的書櫃，加上照得到的五張沙發，五位「大人物」室內的沙發沒有拍入呢。請記住，這，僅僅只是主人豪華宅第中的一間書房。

我們再來看看，名義上在中國大陸當家作主人的十億中國人民住房條件怎樣，推北京當局「國務院」副秘書長顧明最近談到的六五計劃中公佈資料。

到一九八五年，全國城鉅新建住宅（這將包括臥室、廚房、廳房、雜物房及過道在內），將為31億平方米，以十億人口計，平均每戶只能分到0.31平方米，一家五口也才1.5平方米。這還是在六五計劃的計劃中方案，即使加上農村新建住宅（農村住宅大都由中國農民自資籌建，同「國家」扯不上關係）廿五億平方米的計劃，也才只有2.81平方米/人。

在被譽為「中國」最大、最先進的城市——上海，到一九八五年，計劃中的住房建設為一千五百萬平方米，計上海市郊有一千三百萬人口（還有一百萬以上被迫上山下鄉、支援邊疆而回流的上海人）。到了一九八五年，僅上海居住的居民平均每人才只增加1.15平方米。若以每戶計算，情況如下：一九七〇年上海統計戶數為一百六十萬戶（現在當遠不止此數），僅以十三年來新婚戶數增加百分之十來計，便有一百七十六萬戶人家，平均每戶只能增加八平方米的一個小房間。抱歉，這數字尚是六五計劃紙面上的東西，要真正拿到手還得在一九八五年後，其中，還必須有這麼一些苛刻的

條件：

一、上海人口出生和死亡必須相等，生一個就必須死一個。

二、在這五年之中不准有任何人結婚，不准有一戶新婚戶多出來。

三、鄧小平一定要活到一九八六年，統治集團內部不能發生互相咬扯。

只有這些苛刻條件能滿足，上海人民才可盼望在一九八五年後每個人多住1.15平方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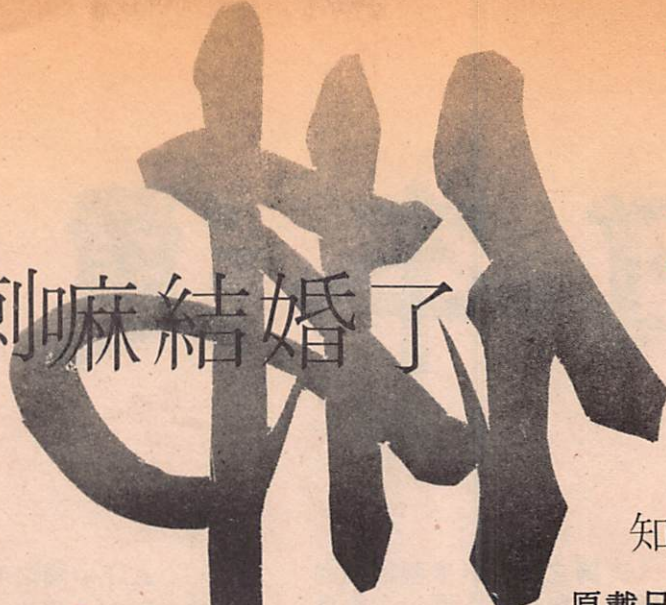
對廣大中國人民來說，時間慢得像蝸牛在爬，什麼東西都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盼望中，但對中南海的大人物們來說，他們的生活條件彷彿經過時光隧道的變化，同普通中國人相比，他們已經進入了二九八五年，唉，中國人，我們中國人何時才能在住房中有這麼一間寬大豪華的書房？



湖北省部分全國人大代表在李先念同志家中作客

王敬德攝

班禪喇嘛結婚了



「中國之春」被毀多
寫幾萬，中共在大陸
对付宗教之種種措施
以切實說明大陸上信
教自由，完全是中共對
外玩的一種花樣。

知能

原載日本「民心」



班禪額爾德尼·却吉堅贊（六屆人大常委副委員長）在中共官方的積極撮合下早已經結婚。做爲西藏人世代尊爲至高無尚、頂禮膜拜的宗教領袖，中共竟能將他“感化”得背離傳統教義，眷戀“紅塵”並且結婚娶妻，足見毛澤東思想確比宗教勝過一籌。

「文革」時，我親見「造反小將」砸廟宇、毀佛象、掘古墓、塗碑文、逼着老尼姑嫁人、拉着老和尚遊街，甚至有的地方「紅衛兵小將」勒令回教徒吃豬肉、強制和尚、道士當屠戶，造出許多亘古奇聞的怪事來。「四人幫」垮台後，中共強調「撥亂反正」，將「宗教信仰自由」再次寫進新「憲法」，有的開放城市對廟宇、教堂還重點進行了整修。甚至有的地方年節開廟門，在外國人參觀時教堂作「彌撒」。

然而，「言行不一致」本是中共的老毛病，將一切可以利用的事物（如：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宗教等等）統統拿來裝璜「民主、自

由」的門面，充作點綴「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花瓶是慣用的手段。「一切爲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實質是爲當權的特權階級服務）才是唯一的目的。

當中共在標榜「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時，又對宗教信仰者加緊壓制和干涉。上海有一位青工去參加教堂禮拜，被車間支部書記知悉以後聲言要扣發他一天工資。青工申辯說：「我是利用休息日去的，爲什麼扣發工資？」支部書記說：「因爲你迷信，我罰你一天工資的迷信費！」當前在中國大陸仍然把宗教信仰當做一件迷信的、不光彩的事情來對待。過去的一些神職人員，不是被打成了「反革命」就是已經十分老邁，而新的神職人員多是官派的。宗教在大陸完全失去了獨立性，成爲中共手中任意擺佈的工具。

班禪並非一般的神職人員，而是西藏的宗教領袖、信徒心目中的「活佛」。班禪結婚不僅是對西藏傳統宗教的衰瀆，而且是宗教變質乃至遭到毀滅命運的信號。人們不僅要問：中共所標榜的「宗教信仰自由」是否是消滅宗教的「煙幕彈」？

中共對宗教的任意擺佈和耍弄是令人擔憂的。在中共「大刀濶斧」地進行合併和精簡機構的同時，能否會對宗教也採取同樣的措施？譬如：將「娘娘廟」和「關帝廟」合併，把耶穌像放進「觀音堂」。這并非笑談，因爲按照以往中共對待宗教的態度看，什麼光怪離奇的事情都能幹得出來。



日本通訊

本刊記者東京訊

▲八月上旬，「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向該站全體成員（包括名古屋分站）進行了消息傳達。「傳達」中指出：

今年六月下旬中國駐日本使館派該館教育處書記官張連芳在仙台召集的留學生座談會上，談在「中國之春」在日本的情況時，講了以下幾方面內容：

1. 「春雷」雜誌的稿件係大陸自費留學生提供給台灣特務，與公費留學生無關。

2. 「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與亞東關係協會有勾結，有關該站的工作地點及成員等情況正在調查之中。

3. 目前在日本留學的中國大陸留學生有公費生一二〇〇人，私費生四〇〇人，約計一六〇〇人，要求這些人不要參加「中國之春」民主運動。

「傳達」強調指出：張連芳所談之「春雷」問題與「中國之春」聯絡站無關，因為日本聯絡站和「春雷」之間既無聯繫，不瞭解情況，故不評論。但張連芳所講日本聯絡站與亞東關係協會有「勾結」，純屬欺人自欺之談。日本聯絡站與亞東關係協會歷來毫無接觸，更談不上「勾結」，中共於造謠的同時根本拿不出任何證據。他們將「中國之春」與台灣硬拉在一起乃是一貫的拙劣技倆。「傳達」中要求日本聯絡站全體同志要利用一切場合、條件對中共的謠言進行揭露、反駁、批判、肅清其影響。

▲經過充份準備，「中國之春」民主運動日本聯絡站名古屋分站已經建立，並於七月中旬開始工作。該站將負責處理日本聯絡站在名古屋地區的事務：廣泛聯繫、團結所在地區一切同情、支持中國民主運動的日中人士、為進一步推行已經蓬勃展開的「中國之春」民主運動而奮鬥。

▲「中國之春」日本聯絡站自五月份宣佈成立以來，受到了來自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與日本有識之士的廣泛支持。許多人紛紛投書或通過各種渠道與日本聯絡站取得聯繫，其中有公或私費留學生、研究生、研修人員、訪問學者、大陸移民、華僑、日籍華人及日本各界人士等。很多人要求加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隊伍，並且已經為中國大陸的民主化運動做出許多有益的工作。



章文晉大使， 此言差矣！

長風

章文晉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的大使，他的講話代表了中共官方的態度。

今年九月十一日至十七日在美國洛杉磯市出版的中文周報「論壇報」報導了該報對章文晉大使的採訪消息。章文晉在與「論壇報」的談話中，首次對中國之春進行了公開表態。

章文晉說：「我對中國之春和王炳章這批人很不『感冒』……」「王炳章在文革時是極左份子，還搞什麼民主運動……。」「他對國家不忠，對妻子不義，他人格都有問題……」。

章大使評論中國之春的言語不多，但却不够光明正大。本人讀後，頗多感想。

不「感冒」的感冒

中國大使館和章文晉口頭上說對中國之春不感興趣，其實却是重視的很。中國之春到哪裡講演，他們就到哪裡精心安排應對方式，怎麼能說不「感冒」呢？

自中國之春運動出現以來，中共極為關注，但亦十分惶恐，一直未敢正面交鋒。章文晉大使在談話中，就採取了文革時期的揭老底式的劣拙戰法，他斥責中國之春一些人在文革時是「極左份子」，所以，無資格搞民主運動。

從大陸來的人都知道，揭老底式的迂迴戰法一直是中共對付政敵的拿手好戲。此戰法的要略是：避開論戰對方的論點和主張，專揭對方的私生活老底，兜對方祖宗三代的老底，亮對方過去檔案的老底，以此把對方搞臭。這樣，對方的觀點和主張便「不駁自倒」，無人相信了。

中共搞的血統論，強調家庭出身，即是這種招法的一種。其邏輯是：你出身於黑五類，哪還會替無產階級講話？

文革中搞臭劉少奇，歷次政治運動，戰法雷同，中共也採取了同類戰法，揭出劉的私生活檔案和解放前做「工賊」的檔案，以證明劉推行的是一條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

現地，鄧小平、胡耀邦等又接過了這個法寶，在中南海展出毛澤東的故居，通過揭示其荒淫無度的生活，掃除毛澤東在某些人當中，特別是在軍中的幽靈。

章文晉大使在海外也用類似戰法對付中國之春。避而不談中國之春的宗旨、政治觀點和經濟主張，却揭老底說，中國之春的一些人是文革時的極左份子。

可是，這種揭老底的迂迴戰法，在邏輯學上是講不通的。比如說，鄧小平在中共歷史上曾做過「逃兵」（此點鄧小平在給毛澤東的檢討中曾表示永不翻案），能以此否定他在後來的戰鬥中給中共立下的赫赫戰功嗎？周恩來曾是王明路線的積極追隨者，按章大使的說法，也該算極左份子了，但這能說明周恩來後來的政治見解都是錯誤的嗎？

紅衛兵不等於「極左份子」

話再說回來，章文晉斥責中國之春一些人在文革中是極左份子，也是毫無根據的。他可能強辯說參與中國之春的一些中國留學生在文革時參加過紅衛兵。眾所周知，目前中國大陸三十歲至四十歲年齡組的中青年，文革時大都參加過紅衛兵組織。但紅衛兵並不等於「極左份子」。無須否認，文革初期，年幼無知的紅衛兵曾被毛澤東、林彪和四人幫利用過，但覺悟最早而奮起反抗四人幫的，却也是一批老紅衛兵。李一哲大字報和西單民主牆都是老紅衛兵徹底反省而自覺要求民主的產物。現在，中國當局把文革的責任一部份推在四人幫身上。

一部份推在紅衛兵身上。於是毛澤東就能洗刷罪名了。曾經追隨過毛澤東現在還在「堅持」毛澤東思想的鄧小平，甚至章文晉本人也就無須自責了。你們有沒有想過，冒着危險參加「四、五」運動而為鄧小平（也許也同時為章大使）鳴不平者、打倒四人幫後為鄧小平的復出而大聲疾呼者，大部份都是關心國是的當年的紅衛兵呢？

我們奉勸章大使，還是面對中國之春所提出的民主要求，逐條予以答復，指出哪些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可以商討的，哪些是不能接納的。明明白白，堂堂正正，才是泱泱大國的大使風度。

是國家大使，還是黨的大使？

章文晉在講話中，指責中國之春對國家不忠，調子比「定為叛國」要溫和些。然而，我們的感受是，中國之春的參與者是一批熱愛祖國、關心國家和民族前途的人。他們并非對國家不忠，而是對共產黨不忠。

我們應該明確指出，任何一個政黨都不能代表國家。愛國并不一定愛共產黨；背叛共產黨也不等於背叛祖國。參加中國之春活動的一批大陸留學生（有些甚至是共產黨員），對共產黨維護的極權專制制度，有切膚之感。他們最明瞭共產黨的性質，最了解共產黨的真相，因而，說起話來，最能打中要害。然而，中國之春勇於揭露制度本身的缺陷，勇於批評共產黨的不足之處，善意地幫助共產黨糾正缺點和錯誤，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有一個美好的前途，這些，正是他們的愛國表現。

我們希望章文晉大使要搞清一個做大使的基本概念，那就是：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駐美大使，不是中國共產黨的駐美大使。搞清此點之後，則要堅持一個原則，即：國家大使要以國家利益為重，而不是以黨的利益為重。一個黨的興衰，在歷史上可能是一瞬間的事情，然而，國家和民族却是長存的。

章文晉大使，以後還是多講些代表國家利益的話吧！

《中國之春》訂閱單

姓名：英文 _____ 中文 _____
NAME
地址： _____
ADDRESS

零售：每本 \$1.50

訂閱：（每六期計算）

普通訂戶：\$9.00

學生訂戶：\$7.00

贊助訂戶：\$30.00 以上

學校機構：\$30.00

海外訂戶另加郵資

航空：\$12.00

平郵：\$4.80

支票請寄： CHINA SPRING

（美國） P. 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 Y. 10185

本雜誌降低價格，敬請留意。

世界日報的歪曲報導

本刊記者洛杉磯訊

發行北美的中文報紙「世界日報」，是台灣「聯合報」的北美報。「聯合報」是由國民黨中央常委，台灣報業鉅子——王愷吾主辦的。幾年前，「聯合報」挾其厚資，在紐約開設了子公司，創辦了「世界日報」。「世界日報」多發表國民黨之正統言論。

(一) 八月廿三日的報導失真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發言人王炳章在中國之春洛杉磯聯絡站工作會議上發表了講話。八月廿三日的「世界日報」和「中國時報」對王的講話進行了報導。「世界日報」的這個記者在報導中，對王的講話多處進行歪曲。其中有一段，其歪曲程度到了令人吃驚的地步。「世界日報」寫道：「他（指王炳章）說，台灣永遠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世界日報」在刊登此消息時，還用了「台灣為民運中堅力量」的中字號標題（見圖一）。

「世界日報」這種歪曲報導，造成了中國之春組織內部一些人的思想混亂，不少人用長途電話質問王炳章，為什麼會講出這種邏輯荒謬的言論，紛紛要求澄清。

(二) 我們的調查

我們經過很仔細的對與會者的調查，實際情況是，王炳章在講話中，當分析到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和中國的前途時，曾提到台灣問題。他講的大意是：世界共產主義運動已趨向衰落，在所有共產黨執政的國家中，中國最可能首先突破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局面。這是因為我們有着其他共產黨國家中所不具備的四項條件。第一，中國有台灣和統一問題。台灣永遠是一面鏡子，台灣人民也是支援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一股力量。國共兩黨的鬥爭給新的政治力量的興起提供了空隙。第二，中國有香港問題，香港是國內外民運聯繫的樞紐。第三，中國有二千多萬海外華僑，他們熱情地支持民主運動和國內各階層有着廣泛的聯繫，第四，中國大

陸在海外有近二萬名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他們會把自由、民主的思想帶入國內。在通篇講話中，王炳章從未使用「永遠」「中堅」等等字眼。他反復強調，大陸問題的解決，要靠大陸人民起來奮鬥。

「世界日報」報導這一講話的記者後來稱：「台灣永遠是中國之春民主運動的中堅力量」這句話，是他自己根據理解并隨意加上「中堅」字樣的。

這次嚴重的歪曲報導事件，明顯扭曲了中國之春的形象。

(三) 并非偶然

「世界日報」不真實地報導中國之春，并非上述一次。

去年十二月初「世界日報」還出現過一則王炳章主動向台灣打越洋電話的報導。關於此項新聞，王炳章在去年十二月四日加州柏克萊大學講演時，曾當眾予以澄清，并要求「世界日報」予以更正。可是，「世界日報」從未刊登過更正啟事，所以，在此有必要一并說明。關於所謂打越洋電話一事，其實真相如下：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在紐約的著名華人教授和學者夏志清、唐德剛、叢甦、姜敬寬等，與王炳章在某中國餐館見面，聚餐剛開始，該餐館的招待員馮某走過來向王炳章講，加拿大麥吉爾大學中國同學會打來長途電話，請王炳章應答。當時，王感到很奇怪：他們怎麼知道我在此刻此地用餐？因覺得有問題，王準備婉言謝絕，在叢甦等朋友一再勸說下，王炳章才走到公用電話機旁拿起耳機聽話。一聽對方聲音，才知道是從台灣打來的越洋電話，對方是加拿大麥吉爾大學畢業生馮定亞，她和台灣麥大校友會的其他幾位會員正在台灣聚會，借此機會通個電話。由於沒有精神準備，王當時只說了幾句簡單的應酬話。後來得知，該餐館的招待員馮某事先得到了有關消息，與其在台灣的姐姐精心安排了這次「越洋通話」。誰知，事後台灣「聯合報」和北美「世界日報」都以顯著地位刊登了王炳章希望向台灣打越洋

電話的報導。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馮定亞從台灣給王炳章寄出一函，特地澄清此事。函中指出：「那天明明是我先希望跟您講話，但卻說成您希望跟我講話。」（見圖二）馮在函中曾對「聯合報」的不實報導表示氣忿。

至於「世界日報」用「唾棄共產暴政」等感情字眼進行的其它誇大、扭曲的報導，由於次數很多，就不一一指出了。

(四) 惡劣的後果

新聞界有些報紙將王炳章按「周令飛第二」和「反共義士」的形象進行一廂情願的渲染，特別是明顯歪曲事實的報導，給中共攻擊中國之春提供了資料；使中國留學生、新移民及很多中間派人士產生了誤解和懷疑。

我們一向尊重新聞自由，但也必須強調指出，如實報導是新聞從業者的基本道德。

有人曾問，中國之春民主運開展以來，所受的最大干擾是什麼？我們坦誠地回答，最大的干擾就是左右兩面對中國之春的扭曲。

左的方面，即中共方面，竭力把中國之春向台灣方面推。一會兒說中國之春是台灣特務操縱的，一會兒又說王炳章曾秘密訪問過台灣。更有甚者，使領館還在大陸留學生中散佈說中國之春雜誌是在台灣印刷的……總之，中共的策略是明顯的，把中國之春千方百計地同台灣國民黨掛上鉤，就算完事大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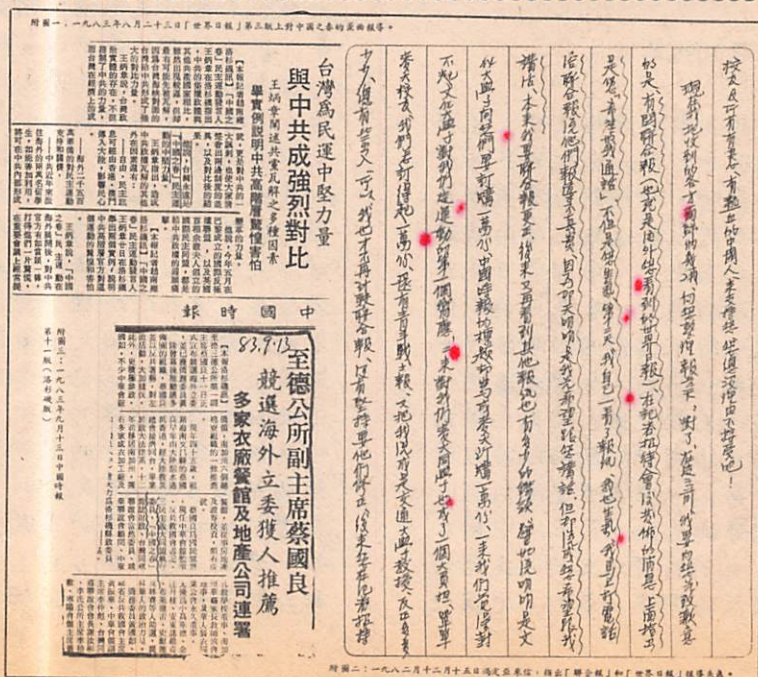
右的方面，即國民黨方面，竭力把中國之春向台灣方面拉。他們一會兒說，中國之春是受了「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感召而產生的，一會兒又說中國之春必須投靠台灣這塊反共基地才會成功等等。「中國時報」洛杉磯版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三日的通訊（附圖三），竟到了這樣一個程度，把一個幾千里外遠的，全中國之春雜誌社無人認識的「反共救國會書記」，列為中國之春雜誌財政。新聞風馬牛不相及到了如此地步，真是可憐。

在一推一拉的形勢下，中國之春已經艱難地走過了幾個月的歷程，一直在為維護其獨立形象而排除左、右兩方面的干擾，相信這種情形還會繼續下去。

(五) 我們的立場

從運動一開始，中國之春就表明了她的獨立和超然的這種立場，是任何勢力都改變不了的。

在這裡，我們願奉勸台灣國民黨人士，大陸問題的解決，要依靠大陸人民的奮起。大陸人民不滿共產黨的一黨專政，並不等於擁護國民黨；大陸人民不相信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並不等於擁護三民主義。國民黨應該收起那一套使大陸人民反感的反共八股，在人類走向理智的今天，反共八股的宣傳只會適得其反。



地址，訂價。

祝賀中國火聲創刊

本刊評論員

繼西單民主牆之後，民主運動從來沒有停止過反壓迫的鬥爭，其中以辦爭取民主自由的刊物雜誌為其鬥爭的主要形式之一。人們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多少先行者為此而坐牢、流血、犧牲、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多少不願在中共中央九號文件下屈服的知識份子，被迫流亡海外，延續民主運動的火種。

一年前在海外的中國留學生，在北美創辦了「中國之春」民運雜誌之後，今年相繼又有十多種中國民運刊物在世界各地出現。九月份，我們又見到民運刊物「中國之聲」在紐約的面世。「中國之春」全體成員為此而歡呼，我們又在民運戰線上增加了一批戰友和同志。「中國之聲」雜誌剛剛面世，可是其內容和形式方面都達到了相當的水平，瞻望前途更未可限量。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化三尺之冰，也非一時之暖。濃厚的反動封建思想，在中國土地上滯留不去，不是中國五千年歷史上某一人某一時所造成的，因此，反對這種反動封建思想和體制，亦非一時之功，一人之力，某一個團體的推動所能成全的。這是一個很基本的歷史觀。早在今年五月份第三期中，本刊評論員文章裡就有這麼一段話：「我們認為，未來的中國，一定會是多元化的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同時我們也認為，民主運動的內部，也是多元化的。承認這種多元化，推動這種多元化，已是中國這一代民主不同於中國歷史上任何一次革命的地方。也正是中國這一代民主人士不同於國共兩黨的地方。這又是一個基本的歷史觀。」

今天「中國之聲」民運刊物的出現是中國人民在民主運動的聯合陣線上又一個新據點的建立，這是中國人民的一件喜事。我們相信類似這樣的新據點在中國本土和海外普遍建立的一天，也就是中國人民反封建革命勝利的一天。所以我們希望中國人民的民運刊物會像雨後春筍般在海內外出現，也希望全體中國人民都來關心這件大事，共同攜手組成反封建的大洪流，沖垮魔鬼的宮殿，讓中國人民早日呼吸到自由民主的空氣。

衷心祝賀「中國之聲」雜誌的創刊！

重典復冤案

—上青—

據最近到北京的人士說，北京暴力罪行已到了「泛濫成災」的程度，婦女常遭強姦，不敢獨自在夜晚行走，而入屋搶劫及謀殺也頻頻發生，至偷竊更數不勝數，在一天之內槍斃三十人，是各種罪犯的人數，而不是一小撮。

據法新社報導，單是北京就有一百至二百人被判死刑。這次肅反運動開始十多天北京就會抓了幾千人，而在全國各地被捕的青少年人數達八萬，這些都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也受過「文革洗禮」的人。根據北京的「勞改營條例」，中國大陸有七千六百六十八個勞改營。刑事勞改犯的三千三百萬人，而政治犯未計在內。

日本讀賣新聞發自北京的報導說，一九八二年八月六日至八日間，約有十萬名中國大陸

人民被逮捕，其中有些已被處決。

法國作家克勞迪與嘉克·布羅伊於一九七九年提出一份報告說，在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間，中國大陸約有六千多萬無辜的人民遭專制當局殘害。中共「人民日報」一度估計約有一千萬人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

法新社一九七九年引據可靠的中共消息人士報告，一九六〇年代末期，中國大陸約有四十萬人因「文化大革命」而喪命。

鄧小平在一九八〇年發表的一篇演說中指出：「文革」結束以來，約有二百九十萬人獲得平反，還有更多的案子沒有列入檔案紀錄。「人民日報」有一篇文章說，被控「反革命」罪名的人當中，約有百分之六十是冤枉的。

今天中國的統治階層，無論是馬列主義者或三民主義者都不反對科學；雖然沒有好好發展科學，起碼沒有什麼阻力；較曾國藩、李鴻章的時代比較這不能不說是一次進步。唯有民主，迄今仍被痛斥力拒。他們拒絕民主最常見的一個理由，中國不能抄襲美式民主、英式民主。其實民主是一種制度，一種方法，一種形式。無論是美式民主、英式民主、澳式民主、法式民主，雖然在形態上有所不同，但是基本形式則是共通的。這些形式概言之下：(1)任何個人和黨派不能把持政權，政府必須依照多黨獨立競爭，以秘密自由投票，在一定的期限下改組；(2)人民是主人，要能行主人之事，有權利公開監督批評，反對政府的權利，而且不能打折扣；(3)軍隊和警察，特務屬於國家，忠於憲法，不能成為個人、黨派，以任何理由據為私有，用來壓迫人民；(4)教育必須自由，學校不得講授任何黨派政治教條，搞個人崇拜；(5)司法必須獨立，牽制立法、行政，保障人身自由，不受政治迫害；(6)實行議會政治，政府向議會負責，而非向任何一黨一派負責。合乎上述共通形式是民主，不合即非民主、反民主。這與美式、法式、英式無干。不遵守這些客觀的共通原則，奢談什麼「民主集權制」、「民主集中制」、「人民民主」、「新民主」，都是自欺欺人的野狐禪，這一套鬼伎倆不能再搞下去了，堂堂華青，不能再甘於作皮蜉、螞蟻，為世人訕笑的對象了。基於上述理由，我們不能無條件承認國共統治下的中國現實，我們有權要求開放思想的禁錮，恢復和煥發世界所無，人類所需的傳統文化的精華。在這一點上，我們敢於回首過去，絕不捨離！

馬克思主義一百週年

(挪威奧斯路大學教授) JON ELSTER

沙林 譯

譯者按

這篇論文原名是：One Hundred Years of Marxist Social Science 作者耶斯特兒 (Jon Elster) 為挪威奧斯路大學教授，對馬克思主義有深入研究，這篇論文是他今年三月底在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的一次演講稿。該文甚長，純係由知識立場對馬克思主義作理性與經驗剖析，有褒有貶，客觀平實，值得教條主義的馬列主義者深思，也值得一切傾向於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份子參考。譯者以謹慎的態度忠實地將耶斯特兒教授的論文摘要式地精簡譯出，以節省篇幅。

不是一個嚴密的理論系統

從上世紀中葉以來，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與非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就開始對峙起來。這種對峙，發生兩個結果：一是馬克思主義的某些主要教義已遭徹底駁倒，二是馬克思主義的某些理論已被社會科學界所吸收。

到現在為止，筆者認為馬克思思想中的某些元素仍不能為非馬克思主義陣營所接受，甚至也不被馬克思主義陣營自身所完全接受，例如馬克斯的無理論法理論，內因性社會結構理論等都是。這些問題，使得馬克思主義無法成爲一種嚴緊的理論系統。

此處，筆者要從三個方面去進行論述：一是對馬克思本人思想作一評估，二是考察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三是對馬克思主義在各種社會科學中的影響作一通觀。

已遭駁斥和不適用現代

首先，筆者要對馬克思主義所遭摒棄的兩個理由作一析論：一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已遭到它後日理論發展的駁斥；二是馬克思主義業經一個世紀，不再適用於已有改變的社會。總言之，某些馬克斯的觀點，從來不具確實性，另

一些觀點則只適用於馬克斯活着的時代。例如，馬克斯的經濟理論，其中許多地方是不確實的，這可由蘇俄經濟理論的發展中去理解其問題。至於階級鬥爭理論，更不適合現代社會。

其實，筆者也要對於從政治上和從科學上去評論馬克思主義，其間的關係性作一論述，目前最激烈地爭論問題在於作爲一種政治運動的馬克斯主義已經得到一連串的勝利，其實，如果由科學上去看這個問題，這些勝利多數都屬於不幸的結果。馬克思主義者不願放棄暴力論，這是一重要事實，任何企圖鼓其如簧說辭去爲此事實辯難的，都屬多餘。當然，筆者也不贊同馬克思主義的敵人對馬克思主義施以「過度」的批評。那些新古典學派的經濟學家們用毫無道理的臆測去抨擊馬克思主義是不足取的。其實這些人，一如懷德海 (Whitehead Alard North) 指出的，都是跌入誤置具象名辭的謬誤中。其實，對馬克思主義作政治上的熱衷，對作爲「科學底」馬克思主義是有害的。馬克斯在他的經濟的和歷史的調查研究中放入過多的激情，因此而常扭曲他自己的結論，唯有越少激情的人，才能分辨出理論的矛盾處，並把馬克思主義發展成有價值的思想。

深奧慧見和十足無意義的混合物

接着，要論述馬克斯對他的反對者們的影響。事實上，有兩種不同的非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者：第一種如涂爾幹 (Durkheim) 或凱因斯 (Keynes)，第二種是韋伯 (M. Weber)，熊比特 (Schumpeter) 和當代的達倫道夫 (Dahrendorf) 及阿龍 (Aron)。要精密的算出馬克斯的思想對他們到底影響有多大，是困難的，但有相當影響則無疑問，試想如無馬克斯，那有韋伯的「新教精神與資本主義」這本巨作？那有熊比特的「作爲創造性的崩潰體系的資本主義理論」？還有，從方法論上，馬克思主義作爲當代社會科學的一種工

具方法也須作敘述。馬克斯主義的確可當作一種方法論，作為通往其他科學領域的車輛。馬克斯的方法論是深奧慧見與十足無意義的混合物，一般人只注意它的無意義部份，少有用心去理解它的有價值部份，其實，從馬克斯處，在方法論上，可以學到一些東西。

方法論上的三個致命錯誤

馬克斯主義三個致命的錯誤是方法論上的集中主義，功能解釋，和辨證演繹。所謂方法論上的集中主義，指把一種集合性的形體諸如階級、資本、國家、類，在解說程序上，放在個人要素之前。在資本主義中只看到資本，在歷史中只注意到社會和人類，一種整體觀夾在馬克斯的邏輯思維中。這種觀念主要來自黑格爾（Hegel），而且像黑格爾一樣，馬克斯提出一個邏輯上的不一致性的歷史觀，把歷史當成一間座落在宗教理論與循環理論之間的屋子。對馬克斯而言，歷史只是一個目標的過程，本身無主體性。也可說馬克斯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客觀目的論的具體化，此在今日沒有堅持的必要，它比今日方法論上的個體主義為害程度更大。所謂功能解釋指對於社會現象的說明以它的實際狀態為準，不同於因果解釋與意圖解釋。其實，若從功能解釋說上看問題，天下無一事是不合理的。在馬克斯而言，他一面把功能解釋連結到他的思辨式的歷史哲學上，容許自己去解釋前資本主義現象，並用此來敘述資

在先進國家產生不了革命

本主義，還用資本主義的傾向去敘述共產主義的完成，另一方面馬克斯運用功能分析去作資本主義內部研究，此使得他論述資本主義社會的社會變動時，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利益的法則去加以解釋。然而，此種功能解釋，對一個變動社會的解釋，往往失之單面性。所謂辨證演繹，在古典意義上指辨證法，那是一種徒具形式的煩鎖哲學上的推理。可以這麼說，整個馬克斯的著作，是用辯證法完成的。在資本論，尤其是經濟政治學手稿（The Grundrisse）中，馬克斯是用黑格爾的辯證邏輯的分析模

式去解說經濟現象的。他由金錢的存在推論出資本的形成，此即由正而反，金錢安置了資本，金錢是資本的充分發展形式，此處，馬克斯用概念手法去完成說明任務的，關於這一點，韋伯比馬克斯更多地獻身於廣泛地經驗上的研究。當然，馬克斯有時也反對方法論上的集中主義和思辨式的目的論。

關於社會現象，現代經濟理論不再作單面的經濟解釋，而馬克斯是恰恰希望內化這些現象。甚至把精神現象也當作經濟構造的結果。馬克斯只完成次一級的對經濟個體的分析工作。他的商品拜物教理論及對於庸俗經濟理論的批評是領先式的或據有力地解說某些錯誤的經濟理念。

馬克斯的「費爾巴哈論綱」第十一條所謂哲學家的任務不僅在說明世界，要緊地是去改造世界，這段話可能是馬克斯社會思想上最富原則力的一句話，可是像這樣的句，居然難得在他的歷史著作和政治著作中找到。馬克斯主義者由於某種理想，似乎對於「過去」的瞭解要比對於分析「現在」更為拿手，這也是一種逆理。作為政治運動的馬克斯主義居然在落後的農業社會俄國成功了共產主義革命，而作為科學底社會主義的馬克斯主義，居然在先進工業國家產生不了革命，也是一個逆理。總言之，馬克斯主義壯大於過去，而委縮於現在。

「階級鬭爭論」過時了

馬克斯的歷史著作，主要影響是在社會史領域，而非經濟史領域。所謂階級鬭爭論，已經證明對於理解社會衝突和社會變遷有密切關係，馬克斯由魁奧特（Guizot）處得到階級鬭爭理論，並加以發揚光大，但馬克斯本人主要是將理論用於十九世紀中葉，對馬克斯而言，階級鬭爭只是他的社會學上的工具，而非歷史。今日，歷史家們已更為成功地應用階級鬭爭論去理解十九世紀，而在社會學家用此理論去理解現代，並不成功，主要原因是我們必須瞭解階級鬭爭理論並不能同樣成功地適用於所有歷史時期，如「前資本主義」時期，即無所謂「階級」問題，只有社會「等級」及「地位」，然馬克斯一概視之為「階級」。在這方面，韋伯在研究市場社會階級存在時，比馬克思要高明多了。我們可以這麼說，階級鬭爭理論用於

解說「前資本主義時期」(早期資本主義時期)要來得不夠成功。正確而言，階級鬥爭理論只適於解說十六至十九世紀的西歐社會。此外，馬克斯也陷入民族優越論的謬誤而不知，例如他研究財產形式時，就是這樣。現代馬克斯主義者把不屬於西方的社會史硬放入馬克斯的歷史公式中，其謬誤就更大。至於中國與蘇聯的歷史家們爲了符合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公式而將歷史自身歷史填入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階段，更是一種歷史的扭曲。然馬克斯歷史公式中有「亞細亞生產方式」這一階段，這些歷史唯物主義的歷史家們又故意迴避它，令人可笑。不僅如此，馬克斯主義者還用同樣的手法對哥倫布以前的非洲歷史加以概念化。總之，馬克斯主義對歷史的適用性，並非具有

普遍性的，階級鬥爭論對瞭解十六—十九世紀的西方歷史社會有大幫助，但是一旦超出這個歷史空間和時間，則適用價值甚小。

歷史唯物論的錯誤

在社會科學上最具特徵的推理模式是對綜合現象作因果意向的研究，馬克斯的實行者，如曼地維里(Mandeville)、維可(Vico)、亞當斯密(Adam Smith)、黑格爾(Hegel)，他們對歷史論述的共同前提是：歷史是人類行動的結果，而非出於人類的設計。馬克斯指出歷史過程具有不可回逆性，它是非線型的、非連續性的，而是採取螺旋形式向前發展。但他由此而指出歷史具有科學規律便屬錯誤，歷史唯物論中有二個中心論題，一個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在歷史過程中的相互作用問題；另一個是社會下層建築(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政治文化意識形態)之間關係問題。關於歷史過程中的相互作用問題，生產關係實屬下層建築或上層建築，馬克斯從來未講清楚，至於下層建築決定上層建築，十分明顯地可以肯定是種虛偽之論。

從社會學立場，作爲一種學理的「階級理論」，馬克斯研究的並不澈底。社會學家同時還得研究家庭生活、教育、犯罪、健康、疾病等，社會的精神面和物質面都要兼顧，才能深入瞭解階級理論。馬克斯只注意到經濟和政治，單純的把階級鬥爭作爲二者的媒介物，並在

假定上把日常生活的現象學上重要內容當作是階級鬥爭的衍出物。今日的馬克斯主義社會學家們甚至認爲所謂犯罪、教育、精神疾病都是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定影響所致，與左派理論甚接近的法國學者Michel Foucault及Pieere Bourdieu也持此論點，他們認爲整個當代社會的機能組織，都是爲了遂行「壓迫」，即使沒有可以確認的具體壓迫者也是一樣。

對階級理論的三路出擊

階級問題確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問題。在現代社會學中已對馬克斯的階級理論分由三路出擊，而馬克斯主義者只在部份技節問題上成功地作了反駁。現代社會學堅持「階級」已不是分析現代資本主義的獨特工具。這三路出擊如下：

第一種是以社會層化理論去攻擊社會階級理論。馬克斯主義的反對者從社會個體層面去看問題，指出個人的健康、文化行爲、教育水平與個人的收入和名位有關係，與階級的關係較少。馬克斯並未深入地透過個人階級成員去解釋個人層面的許多問題，而只是解釋了爲何集體行爲與社會衝突是造成社會階級的問題。

第二種是以政治權力說去攻擊以財產作爲階級基礎的理論。馬克斯由財產的有無來劃分階級，達倫道夫(Dahrendorf)與其他學者則指出政治權力是構成階級的基本因素，強調社會上有組織性的社會衝突重點在政治權力的予奪。韋伯早已觀察出工人反抗經理比反抗股東(即資本家)來得厲害。其實階級地位的界定，不僅要看勞力購買者與出賣者雙方的經濟行爲，同時也要看發號施令與收號受命者的差異。

第三種攻擊的論點是說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用事實表現階級並不是唯一的、甚至根本不是一種社會衝突與變動的焦點。例如在愛爾蘭、南非、比利時、美國，種族、區域、民族、宗教、語言等都構成社會衝突的條件。在這些國家、文化上各自認知，常成爲社會變動的主因。

由過去歷史到現在，我們認爲馬克斯所界定的階級，決不應只着眼於社會衝突與社會變動上，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會位態，現代資

本主義社會中的政治權力問題，以及所有社會都會出現的因文化認識而產生的社會分裂和聯合，都不是「階級」二字所能涵蓋。而且須知，有了社會才有階級，而非有階級才成社會。

經濟學上的成就有限

有人認為馬克斯的經濟理論在當代已有卓越的發展，並會指出主要的論爭已結束在馬克斯派或李加圖派對新古典理論派的勝利上。也有人提出當代馬克斯數理經濟學的發展，作為對上述論家的答覆，其實只有小有所成的發展。馬克斯主義經濟理論領域內的真正成就在於「剝削理論」。馬克斯主義經濟學基於三個支柱，一是勞動價值，二是資本積累，三是技術變遷及資本主義危機說。勞動價值說的問題在於許多情況下。這個商品勞動內容的概念無法界定，也很難去理解這樣做有何意義。馬克斯及其信徒認為為了析出利潤與相對價格的均衡比率，人可以決定商品的勞動內容。但是勞動並非只有一種情況方式，從生產結構的知識，可以產生許多間接勞動，勞動價值說不適用於分析性與解釋性的功能上。在馬克斯的著作中，談到兩種危機理論，一是利率下降理論，另一是消費不足理論。其實利率下降是由於技術進步所致，而技術與制度的矛盾也出現在技術進步上。消費不充分危機說並非馬克斯用充分嚴密的態度去加以說明的。馬克斯的基本蓄積與技術變遷理論也許是在其著作中說得較好的一部份。資本論第二卷所列再生產圖示表現一種真正的分析上的成就。他對技術變遷的分析着重於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桎梏上。技術變遷與資本蓄積在再生產過程中有密切關係。而資本家利用新技術可在不減少工資下照樣提高利潤，所以無產階級貧困化問題無法由利率下降、資本積累和技術變遷中得出邏輯結論。馬克斯主義數理經濟學的成就所以有限，在於對勞動價值及利率下降解釋的不合理。如果一個人承認此處有好幾種勞動形式，有帶技術性的，有非技術性的，而且所謂技術的勞動形式是不能用非技術性的去完成，則商品的勞動內容概念上無法界定。其次是異質資本，也為集成資本的概念帶來問題。異質勞動恐怕只有為勞動價值帶來更深的問題。關於勞動價值概念，在剝削理論上仍有其規範目的。根據馬克斯主義，一個人被剝削，指他工作的時間超過他能用

他的收入所購買的商品的具體勞動。然而，並非勞動價值說才產生剝削理論，而是沒有階級的形式下也可能發生剝削現象，例如只要在商品市場提昇交換價值就可達到此一效果。在勞動市場出現的剝削是與階級成員互有關係的，然金融市場的剝削在嚴格意義下可達到此勞動市場更大的剝削效果。

「國家理論」上的混亂

馬克斯主義對政治科學的影響是明顯的，但近年來馬克斯主義者對國家的研究已完全重新製造出對馬克思本人思想的重重大混亂。直到一八四八年，馬克斯仍認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國家不過是替資產階級服務的工具。可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並未遵循馬克斯的意見而行動，資本主義國家間的戰爭以民族主義方式進行着，國家內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經常共禦外侮，我們認為馬克斯應再劃出第二個國家理論。

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國家有一個相當性的自治行動以去追尋自己的目標，此包括遂行帝國主義政策、發展福利國家、增進文化建設，或加強國家權力。由於所有這些措施都需求財源，因此國家在經濟繁榮上會取得經濟利益，這就導致它的行為被說成是與資產階級的利益並行的，並促其資產階級加強投資。到底是國家為資產階級服務抑資產階級為國家服務是個有趣問題。馬克思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譏笑國家的工具性，其實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資本家，與國家已經構成一個三角形的戰略關係，在既衝突而又合作的一場遊戲中完成共同的利益，其中它們之間的相互影響性特別值得重視，尤其是資本主義與民主政治體系的關係，皮瑞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曾作深入的分析，他認為政府是被許多階級的經濟行為所共同抑制，也被人民由黨派和選舉中所表現的政治行為所抑制。政府之需要投票去支持，恰如需要金錢是一樣的。即使階級不能單一化，現代社會中的社會衝突的主要決定力量也不是必然的。對於階級利益與國家政策的戰略分析上、資本主義民主在政治上的進步要比那種荒涼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民主的

認知心理學上的扭曲

政治模式要豐富多了。

最後要談到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問題。非馬克思主義學者們常稱此為知識社會學，其實可以把它當作認知心理學的一支。像馬克思的其他教義一樣，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也有它無理與不能支持的主張，除了它犯有一般的功能主義上的過失外，它把信仰、經濟、社會制度當成結構上的同族體，而馬克思居然長期執迷於此一思辨上。過去十年間，認知心理學派已在史坦福大學出現，他們對於「狂熱」與「冷峻」信志形成與歪曲的心理過程作了分析。所謂「狂熱」信念的形成包括了許多刺激因素，並傾向於樂觀程式，「冷峻」信念起因於錯

誤的認知過程，總是把微小而有偏見的抽樣當成一般化。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訴諸於以上二種心理機能，並在解釋信仰時，用階級利益統攝之。所謂「利益」確有幾分曖昧，有時馬克思把信仰當成是被信仰者的利益所鑄型的，有時它又被解釋為是為某些階級的利益所服務的。前面的解釋就是訴諸「狂熱」的認知形式；後者植基於功能主義的分析模式上。這種訴諸於「狂熱」及「冷峻」的認知心理行為，都會扭曲信仰的形成。因此，馬克思主義本身在認知心理學上，也是一種扭曲信仰的意識形態。

阿伯阿毛慶 | 十·一 |

伍時祥

我地唐人街老人會呢班老人食飽兩餐無所事事，乜嘢事都想襯下熱鬧，廣東人話：倒瀉屎都有份。

紐約中國總領事館搵人叫我地去慶十一，驟聽之下我有嘔噤查查，明明國慶係兩個十，點解又變咗一個十呢？都係老妻有知識，佢剛從鄉下來到，受過新思想。佢話呢個係新中國嘅國慶呀！但係我唔鐘意去。係鄉下被新中國打到我就嘔死，我膝頭跪玻璃的疤痕重係度，慶鬼慶馬咩！

我話人地叫到，唔去唔好意思，又有茶飲又有嘢食。

幾十個老人去到睇吓，車！成個唐人街得三支旗，慶乜鬼嘞！入去一睇，二百零人，後來北美日報話有六百人，騙老坑都唔怕雷公劈啫。

我生在清光緒年間，耳仔無用，佢地話燒爆仗好大聲，打鼓又係好大聲。老李話尤如鄉下人行夜路，將屐板撻大聲嘔壯吓膽咁啫！

演講個的北佬好似鬧交咁聲，老妻話新中

國嘅幹部係咁嘅啦。我唔識聽，亦聽唔到，好似聽到一句話「現在人民生活有巨大進步」，死囉！剛剛有碗飯食就話巨大進步，係咁過去幾十年，鄉下的人豈不是好慘？想落不禁對老妻加倍憐惜。

個北佬講完要走，又要我地個個齊起身相送。車！你估係光緒皇帝個陣咩！咁大牌架！

放電影塊白布又細，有頭冇腳，唔知睇乜，又唔識聽北話，老黃問我映乜，我話點知映乜嘞！佢地要走，走吓走吓老人會剩番幾個人，我話冇禮貌，一定要等完場至走。

完場個陣映到有面係蘇聯旗。嘩！有冇搞錯架！係咁我地中國人面子何存嘞！即是賣國俾蘇聯啫！睇到火滾，我拉老妻快的走。

佢地返去唐人街老人會拗頸，有人話而家新中國帶起我地中國人有面子。我話你地懵嘅，第二次世界大戰鬼佬又同中國人合作過，所以知道中國唔係落後民族，關中國共產黨乜事嘞！唔通林肯解放黑人，又係毛澤東嘅功勞呀

！

鄧小平今天的十大矛盾

雪城

緊接着中共十二大和六屆人大的緊鑼密鼓，以及在這兩個會議上一些人的浮沉進退和一些人的粉墨登場之後，壓軸戲終於出場了，這就是「鄧小平文選」的出版。

這本「文選」迥然不同的地方在於，它一反以前出版馬、恩、列、斯、毛著作的常規，採取了從後向前編纂的方法，僅收錄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二年之間的著作。究其原因，無非是為了說明一九七五年以來，鄧小平的一貫正確，和打倒「四人幫」以來，鄧小平在中共內部舉足輕重的決策地位；為了說明，目前的局面，就是鄧小平決策的勝利；為了說明，今後只有在鄧的決策和領導下，中國才能繁榮昌盛。總而言之，是為鄧小平本人樹碑立傳，從而將他正式上升到主帥、導師、旗手的寶座，並再一次昭告世人，鄧小平時代從此正式開始。

然而適得其反的是，透過這一系列言論，我們却看出了鄧小平目前所面臨的錯綜複雜的矛盾，以及在這些矛盾面前，他所表現出來的補天乏才、回天無術的尷尬情景。

這些矛盾，計有十端。

一、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矛盾

中共自一九五六年完成對工商業的公私合營和農業的合作化以後，即宣佈消滅了私有財產制度，實現了公有制。然而，自一九八一年以後，鄧小平在全國農村實行包產到戶、聯產計酬的責任制以來，實質上，是將土地、山林、漁塘以及大型農具均分給了農民，放手大膽地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並且允許富戶擁有大型農機（如拖拉機、汽車等）允許僱工、允許長途販運。為了鼓勵這些冒尖戶，中共還大量吸收這些人入黨，選拔他們進入各級領導班子，授予各種榮譽稱號。目前中國農村已經出現一些年入萬元錢，上繳萬斤糧的富戶。這樣，中國廣大農村，必然出現新的人為的貧富兩極分化，中國共產黨將蛻變為名不符實富農黨。廣大貧苦農民將因為缺乏擴大再生產的資金，缺乏抵禦天災人禍的能力，更重要的是，將因為遭受新富農的壓榨和剝削，而重新再吃二遍苦，再受二遍罪。儘管中共一再宣稱這是個人先富與共同富裕的辯證統一，實際上，這是根本辦不到的欺人之談。

問題不在於現在，而在於將來，在於進一步如何演變和發展。如果照這樣發展下去，中

國社會的私有制將在公有制的外壳下逐漸蛻變，有朝一日將會丟棄這個外壳，脫穎而出。而這，與中國共產黨的綱領是絕不相容的；如果中共下一代領導人要改弦易轍，實行「殺肥豬政策」來一次第二次土改或第二次合作化，則中國社會的政治、經濟又將出現極度的混亂而墜入破產的深淵。中共也將由於失信於民，而失去在中國維持統治的基礎。

因此，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矛盾是中共無法克服的矛盾，它將導致中共的名存實亡或土崩瓦解。

二、民主與獨裁的矛盾

共產主義就是極權政治的同義語，「民主」在共產黨人的字典裡，是一個被揄，因而是褪了色的字眼。因為，從「無產階級專政」的含義來說，就是赤裸裸的階級專政、政黨專政、領袖專政。這些，都為大獨裁者毛澤東所一語道破。他說：「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在文革中，他還大言不慚地說：「什麼民主選舉？周恩來還不是我們派出當總理的！」

如今，由於中國知識份子的覺醒，從「四五」以來，西單民主牆、北京之春和李一哲大字報的出現，民運的發展，到今天「中國之春」的誕生，更說明了國內外民主運動，正迎着鄧小平等人的血腥鎮壓而方興未艾，此伏彼起。更預示了，飽受中共三十年獨裁統治之苦的中國人民，實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了。他們不能不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時機，為中國人民的民主社會，開拓一條寬濶的道路。

從根本上講，民主與獨裁的矛盾，乃是中國廣大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與中共少數官僚特權階級的矛盾。這個官僚特權階級，通過他們對國家政權的掌握，以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的名義，操縱了整個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支配權和使用權；同時，他們又使用經濟的、政治的和法律的手段，迫使廣大的工人、農民和知識份子，成為土地、工廠、機器和所有企業事業單位的終生附著物，供少數終生的官僚特權階級奴役和驅使。因此，這種「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貴族」的經濟上、政治上的對立，既是中國二千年封建社會的延續，也是中共三十年獨裁統治的惡果。

現在，鄧小平以衛道者的姿態出現，一再

強調「四個堅持」，就是要堅持政治上、經濟上的壟斷權力，堅持少數官僚特權階級的利益。因此，在這本文選中，絕少談到發揚民主的問題；而喋喋不休地強調的是如何加強和改善「共產黨的領導」。這樣，「鄧小平文選」就最生動不過地向我們提示，在當代的中國，民主與獨裁的矛盾，將是一代人或幾代人鬥爭的焦點。如果我們不是這樣地來看問題，民主的曙光，將永遠照不到中國的土地；中國社會將會長期地淪入黑暗和獨裁的深淵；中國人民，將要忍受像蘇聯人民那樣世世代代被奴役的命運而不能得到解脫。

三、交班與接班的矛盾

交班與接班的矛盾，實質上乃是鄧小平統治集團要將它的路線、政策傳之後世，長期不變而與中共官僚特權階級要保持既得利益所發生的矛盾。而從本質上來說，仍是中共內部的鬥爭。

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年來，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個官僚特權階級形成了盤踞於各個部門、各級組織的關係網。這個「網」，是由地域關係、師友關係、上、下級關係、原屬部門關係、親戚關係，以及互為方便的走後門關係，再加上文革中的派性關係等等，形成了這一層人之間「一榮俱榮，一枯俱枯」，這樣一種榮辱與共的利害關係，實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概。

在這種情勢下所進行的以機構改革為名義的交班與接班，將會是一場尖銳複雜的明爭暗鬥。舊班底將會以種種方式來阻撓、破壞、延緩這一工作的進程；將會趁機構改革之機，大量揮霍浪費，分光吃淨，化公為私，集體分肥，造成國家和人民財產的損失；將會加緊培植私人，安插親信，網羅能夠為他們所操縱的代理人，來組成一個代表既得利益者的利益的班底，與鄧小平的路線、政策進行公開的或秘密的對抗。而這樣一種在各派力量的鬥爭和妥協中勉強湊合而成的新班底，由於它缺乏群眾基礎，缺乏組織經驗和工作能力，缺乏高瞻遠矚的胸襟和深謀遠慮的謀略，缺乏大刀闊斧、敢作敢為的氣魄，因而，「甩不開袖，鎮不住台」，不可能給工作帶來生機。

從本質上說來，這個交班與接班的矛盾，不僅反映了文革十年後各方面人材的青黃不接，更重要的，它從根本上反映了「共產主義運



西安為失足青年辦技術培訓班

動」本身，後繼無人，必然中斷這一歷史規律。因為，共產主義運動和共產黨人，就是一百幾十年前資本原始積累條件下，廣大工人、農民淪於破產和貧困因而而走險的產物。是發展中國家向外探險、通商、尋找礦產品商品市場、勞力資源時期的產物；是在受貧困與被奴役的情況下，接過了民主和人權的口號，加上「均貧富」的烏托邦理想而產生的。正如恩格斯所說：「工人運動為馬克思主義創造了物質基礎；馬克思主義為工人運動提供了思想武器」正是指的這種情況。

如今隨着科學技術的突飛猛進，社會生產力的急遽發展，社會物質文明的不斷提高，在發達國家中，民主和法治不斷完善，人權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已得到了社會的承認和尊重，人們普遍地已沒有過去幾十年以至百年以前那種饑寒交迫的緊迫感了。而且，社會的種種不合理現象，也可以隨着生產力的高度發展而得到糾正。在這種形勢下，統一的工人運動，除了在「社會主義」的波蘭有團結工會的罷工浪潮而外，在其他絕大部份國家已經銷聲匿跡；毛澤東生前所說的「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已經不信馬列了」，已成為無可爭辯的事實。因此，第一代共產主義極權統治者斯大林和毛澤東都沒有解決的接班人問題，鄧小平也不可能得到解決。謂予不信，請拭目以待。

四、黨與軍的矛盾

「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絕不允許槍指揮黨」「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軍隊是工農

的子弟兵」「軍隊是非常無產階級化、非常戰鬥化的武裝集團」「軍隊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這些人盡皆知的「名言」，都出自毛澤東之口。事實上，終毛澤東之世，軍隊一直是毛澤東手中得心應手的工具。毛澤東用它打天下，也用它來維持其獨裁統治。毛澤東無論從政治上和物質上，都給華人以最高的榮譽和享受。他就召「全國學解放軍」，在文革中，軍隊更直接掌握了各級組織的黨、政、財、文大權，開創了軍人直接干政的先例。因此，鄧小平指責軍隊「驕、睡、懶、散、軟」，是不無道理的。

如今，在鄧小平時期，實行了一系列與毛澤東時期大相逕庭的政策，而這些政策，都在極大的程度上損害了軍人的利益。如，農村的包產到戶，就使大部份軍人家屬，由於缺乏勞動力，而不能像其他多勞戶或強勞戶首先富起來；絕大部份高級將領和軍官，將因年齡超過限制而交出軍權（隨着也將失去其他特權）；今後各級軍官的培養和選拔，不再是憑政治、憑勇敢，而是要看學歷、看技術。所有這些，都是一向以「非常無產階級化」的軍隊所難以接受的。更何況，軍隊中更是派系森嚴、論資排輩、講究資歷和戰功，而且以服從直接長官為天職。

因此，鄧小平要整軍，就是說，要打碎毛澤東對軍隊所形成的那一整套的組織系統與制度傳統，以他的那一套重建軍隊，從而企圖在他之後，使軍隊能夠「順天承運」成為支持現行黨組織和政策的支柱，是很難如願以償的。儘管目前還沒有聽到反抗的槍聲。但是，正如「孫子兵法」上所說的，「善戰者藏於九地之下，動於九天之上」，是「靜若處子，動若脫兔」。誰也無法料定，張勳的辦子軍那一天會再度出現在紫禁城中。君不見，時至今日，七十九歲高齡的鄧小平，一切權柄都已附託有人，唯獨對軍隊不敢撒手，這個最簡單的事實，不正是最好的說明嗎？而目前這種黨不管軍，（由鄧小平來管軍）必然導致軍不支黨，發展到「槍指揮黨」，不是順理成章的事情嗎？

五、工農與知識份子的矛盾

中共從建黨、建軍、建立根據地開始，就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統治大陸之後，更是標榜無產階級專政；在廣大農村合作化、公社化以後，尤其強調要堅

持工人階級最可靠的同盟軍——貧、下中農的領導地位。毛澤東一再聲言「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相反地，對於知識份子，却一直當作最危險的敵人來對待。五十年代，對知識份子提出「團結、教育、利用、改造」的方針，就定下了打擊知識份子的調子。從思想改造運動到批判胡適、胡風，到肅反、反右，以至文革，每次運動，都是從知識份子開刀。發展到文革後期，「知識愈多愈反動」，知識份子列在「地、富、反、壞、右、叛、特、頑」八個專政對象之後，排行第九。

然而，鄧小平從召開科學大會提出「科學技術也是生產力」、「知識份子也是勞動人民的一部份」之後，又通過一系列措施，如，平冤案、摘帽子、發獎金、給職稱、頒學位、選代表、送出洋、請入黨、以至參加各級領導班子，來提高知識份子的地位。這就不能不在許多問題上面臨各方面的挑戰：

其一，是中共黨和軍隊、國家的性質問題的挑戰。反鄧派將會以鄧小平改變了中共的無產階級性質而從根本上否定他的改革路線和組織路線。

其二，出身於工農階級和長期以來，以工農階級的政治代表自命的老幹部、老軍官、老黨員、對於新納入黨、新進入領導班子的知識份子，將採取直接或間接的排斥、抵制和反對的態度，使之在工作中捉襟見肘處於尷尬地位。

其三，知識份子，也由於本身僅僅有文化科學知識，而缺乏處理實際問題的能力，缺乏組織能力、缺乏領導生產、領導群眾、駕馭幹部的經驗、缺乏幹部和群眾基礎、缺乏深入實際的工作之風，而使他們在工作中處於軟弱無力，左右搖擺的狀態而無法勝任工作，從而為反鄧派和觀潮派留下攻擊的口實。

因此，鄧小平想以知識份子為骨幹，建立起一套新的領導體系，來為他的路線服務，實際上是在搭起一個建立在沙灘上的腳手架，遲早是要給他的整個工程帶來極大的麻煩的。

六、經濟與政治的矛盾

鄧小平在經濟上強調經濟效益物質刺激，總之，一切向錢看。凡是能把生產搞上去的一切措施，都可採用。但在政治上，却一再強調「四個堅持」。而在這「四個堅持」中，他仍

秉承毛澤東的提法，是以「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為重點。於是，在目前的中國大陸，就出現了經濟上的放和政治上的收，經濟上大踏步地退回到土改時期，而政治上却又在批判「苦戀」和葉文福的詩歌、演講，強調文藝的「社會效果」，剷除傷痕文學，經濟上採用了比「三自一包」「四大自由」還要右的政策，竭力鼓吹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政治上却在取締「四大」，禁止民刊，鎮壓民運。這樣，就使他處於政治上的守舊派與經濟上改良派的矛盾之中。

在這一矛盾的制約下，也產生了實際政策與遠大目標之間的矛盾。即是說，在口頭上，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共產主義理想，而在實際上却又不能不依靠物質利益，依靠私有制的優越性來調動群眾的積極性。因此，原來所一再強調的「遠大目標教育」「共產主義理想教育」，目前又不能不降格為「愛國主義」教育。但是，無論開展怎樣的教育，群眾早已對此作了真切的回答。他們說：

社會主義道路沒樣樣，

無產階級專政沒對象，

共產黨的領導沒力量，

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太抽象。

這個回答，充分說明了，無論甚麼教育只不過是一場虛張聲勢的過場而已。而這四樣東西，已經失去了它昔日的油彩。

不再發出引人注目的光輝了。

很顯然，「堅持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鄧小平，在實際上却忘記了馬列主義的一條基本原理「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用過時的、政治，來制約發展中的經濟，其結果必然是最活躍的因素——經濟否定頑固、守舊的政治。「四個堅持」將何以云乎哉？

七、國與共的矛盾

鄧小平上台以來，一直把國共合作、台灣回歸中國的問題，作為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務之一，提在全黨和全國人民的面前。緊接着，一九八一年發表了葉劍英的九點方案，最近在接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他更提出了國家統一問題的六點具體構想。然而，迄今為止，反應冷落、收效甚微。究其原因，無非是以下三點：

其一，鄧小平根本無視過去幾十年國共合

葉九條

作的歷史以及中共統治大陸三十年在中國廣大人民心目中留下的深刻教訓和慘痛記憶。

第一次國共合作，是以共產黨人滲透到國民黨內，製造了國民黨的內部分裂，掌握了一部份軍隊，使國民黨人不能不力圖挽救，因而導致了合作的破裂；第二次國共合作，是以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的隙縫中壯大實力，立意要趁着八年抗戰之餘，民生凋敝之秋，摧毀國民黨的統治，而導致第二度合作的破裂。這裡，不牽涉雙方的功過是非的評判，僅是客觀的歷史事實的陳述。

中共統治大陸之後，對外，一天也沒有停止過「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叫囂；對內，一天也沒有停止過對國民黨人的血腥鎮壓。其中，既包括極少數持械反抗和秘密活動的，也包括絕大部份起義投誠、和平改編、放下武器，自動去公安部門登記報到的；既包括國民黨的黨政、軍、警、憲、特等所謂「敵偽骨幹份子」，更包括普通的保甲人員、退伍士兵和一般的國民黨員，即所謂的「國民黨殘渣餘孽」；既包括與國民黨有瓜葛的本人，也包括逃到台灣或被殺、管、關、鬥的國民黨人的親屬。而這種鎮壓，既有公之於衆的判決，也有藏之

秘府的黑牢；既有形之於外的處置，更有無休無止的政治迫害和種種限制。如是國家職工，則「只能利用」或「限制使用」，而不能「重用」；如是學生，大部份只能讀到小學或初中；無論在工廠、機關、學校、農村，凡是與國民黨沾邊的人，只能當受批判、受打擊的靶子，而不能當受表揚、受尊重的對象；只能做最艱苦的工作，盡最大的義務，而不能享受照顧和福利。這種政治上的歧視、輿論上的壓制，形成一種心理：談「台灣」二字則色變，提「國民黨」一詞則戰慄，不僅國民黨人是洪水猛獸，而且與國民黨有任何牽連的人，也是十惡不赦的終生終世的罪人。這裡面有流不盡的血淚，說不完的辛酸，想不到的悲痛，忘不掉的記憶。比之中國封建社會中夷九族、抄滿門有過之而無不及。以國民黨人及其親屬在大陸的這樣一種慘痛的境遇，怎麼樣去奢談國共合作、共治國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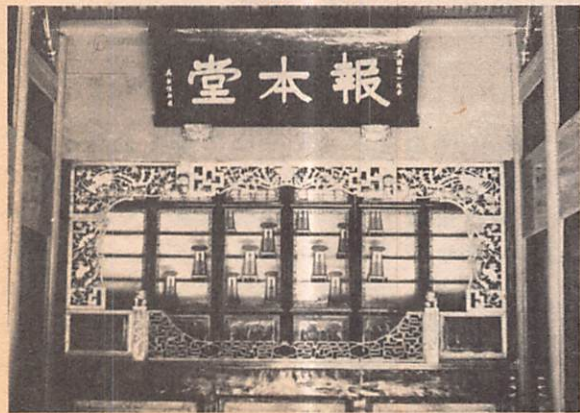
當然，鄧小平也一再提出落實政策，平反冤假錯案，但是，那僅僅是浮現出來的一些問題，而許多「莫須有」的問題，至今還未曾觸及。反霸、土改中、鎮反、肅反中，及一系列運動中，多少替死鬼、勞死鬼、逼死鬼、餓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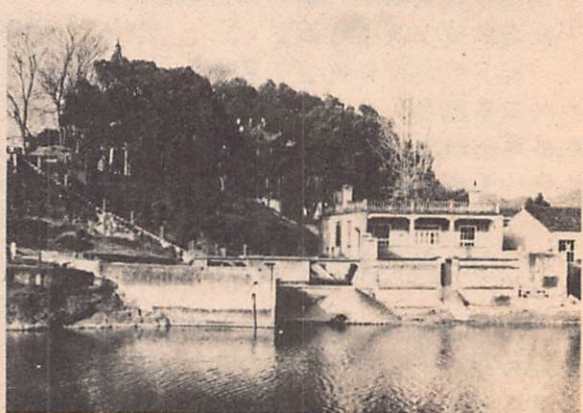
奉化溪口鎮



孫文題「蔣母之墓」的蔣母墓碑



「豐鎬房」內的祖堂——「報本堂」



蔣經國的舊居——武嶺頭「小洋房」

鬼、冤死鬼，至今還沒有人敢提到他們的名字呢。這不是翻歷史的舊帳，更不是煽動仇恨的火，而是希望能正視現實，多做一些切實的改正工作。誠然，從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這二十多年中，國民黨人對共產黨人也曾經實行過軍事圍剿和殺戮、禁錮。但那是在戰爭年代，而這是在和平時期；那是在國家分裂狀態，這是在大陸統一之後。

其二，鄧小平根本無視大陸與台灣人民的意願和力量，而把國家的統一，僅當作國、共兩黨或兩個統治集團的私事。大陸的十一億人民，固然，希望國家統一，更渴望生產發展、生活富裕、政治上享有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台灣一千八百萬人民，固然也不希望國家長此分裂，但更畏懼背信棄義、撕毀協議、遭受迫害，失去較為安定、富裕的生活。總之，海內外的中國人都希望國家統一、富強、人民幸福、康樂。因此，在爭取實現國家統一的過程中，一定要以民主為前提，以人民為主導。要有人民的代表作為公正的仲裁者、監督者和執行者。否則，向來以兵戎相見、仇深似海的國、共兩黨，是不可能第三次合作的；國家的統一，喊來喊去，只不過是統治集團之間進行冷戰的口號而已。

其三，鄧小平在高唱「和平統一」的幌子下，還保留着以大併小，以戰迫和的另一手。且不談中共幾十年來假和談、真備戰、陰一套、陽一套的故伎，只要看看鄧小平提出的「八十年代內實現台灣回歸祖國」這一年代限制，就足以說明問題。何況，他們從來也不願做「不使用武力」的承諾。而如果在可預見的將來，鄧小平真要在台灣海峽動起干戈，那就必然造成海峽兩岸人民的無可估計的損失，必然危害到遠東和世界的和平，而最終，將使中國共產黨人處於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對之中。

八、聯俄與聯美的矛盾

目前，鄧小平在外交路線方面，已經不折不扣地在執行三和一少（對帝、修、反要和，對被壓迫民族的支援要少）的路線，而將毛澤東生前所發明的，由鄧小平在聯合國講壇上宣講了的「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僅僅置之於口頭，而未曾見之於行動了。與此同時，他又將毛、周生前與尼克森、基辛格所達成的中、美、日聯合抗俄的策劃，予以修訂，而採取了聯俄聯美交相使用，或等距離的外交策略。

其實，外交乃是內政的延續。鄧小平其所以對蘇聯採取逐漸緩和的政策，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內部政策方面，執行了與蘇聯同一類型甚至比蘇聯更「修」、更「右」的政策。因此，昔日與蘇聯反目的所謂「反修」問題已不復存在，而且許多人還在重溫五十年代初期蘇聯援助建設一百多項重點工程的舊夢。只是由於越南問題、阿富汗問題、邊界駐軍問題未能解決、重修舊好的步伐放得較慢一些而已。但是，中共統治集團幾十年來所形成的官僚特權階級，與蘇聯的官僚特權階級，在政治信仰、經濟地位、階級特徵，以及血緣關係方面，都有其相似和相通的地方。因此，隨着時間的推移，中蘇兩國、兩黨將會愈益存在着重修舊好，與西方世界對抗的可能。不過，由於內政和外交上的需要，他們雙方目前只能保持謹慎接近的步驟罷了。

與此同時，鄧小平在對美關係方面也在時進時退。這固然是由於台灣問題的攔淺，但也有其內政方面的原因，這就是對美國和西方世界的物質文明和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恐懼和深惡痛絕。他們一方面感到需要美國先進的科技，但也十分害怕中國人民看到了美國在生產力的突飛猛進中所顯示出的民主社會制度的優越性，從而動搖對社會主義的信心。他們更恐懼民主、自由、法治、人權的空氣傳進了中國，從而加速人民的覺醒，加速對極權政治的唾棄。他們在派遣留學生出國這一問題上，也同樣處於進退兩難的困境。他們一方面需要派人出來學習先進的科技，但又害怕這些人接受美國物質文明和民主社會的影響，因而掀起了一陣又一陣鎮壓民主運動的喧嘩，並給民運戰士扣上「裡通外國」「勾結美蔣」等帽子。但是，「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這些封閉民主社會影響的企圖，只能夠激起人們對民主社會的嚮往和追求，而不可能使之窒息和湮沒。

因此，聯俄也罷，聯美也罷，等距離外交也罷，都不過是政客們所玩弄的把戲，而人民將會從一切隙縫中去看清外部世界的真相，決定自己的取捨，決定社會發展的方向，決定國家和民族的前途。

九、反毛與保毛的矛盾

看到鄧小平對待毛澤東的態度和手法，就很自然地聯想到曹操對漢獻帝的故伎：一方面

仍然奉漢朝的正朔，尊漢朝的帝位，用漢朝的年號，當漢朝的臣子；另一方面，却擁有九錫，自稱魏王，開府議事號令天下。這種陽尊而陰奪，明保而暗反，名褒而實貶，外揚而內批的辦法，只有通曉陰陽之術，深諳詭譎之謀的人，才能做得如此到家。

他對毛的陽尊而陰奪，主要表現在權力的轉移和爭奪上。他和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篡權者一樣，和中國近代史上幾個軍事獨裁者一樣，深深懂得「有軍權就有一切」的道理。因此，從他上台之日起，他可以讓掉元首之尊，黨魁之權，而絕不放棄中央軍委主席的實座。他深深懂得，只要牢牢地抓住軍權，就可以保證他對一切問題的決策者的地位。而在這種情況下，「總書記」不過是他的「尊貴的下級」，「國家主席」不過是他的「門生天子」而已。至於以審「四人幫」而逼華國鋒退位，以打擊經濟犯罪而逼葉劍英養老，而後，又給華國鋒留個「中央委員」的地位，給葉選平以廣州市長的職務，不過是對失意者的一點安慰而已。至於以表彰劉伯誠的軍事才能而實際上為他本人樹碑立傳，以宣揚陳雲的經濟思想而實際上為他的路線開拓道路，以肯定周、劉、朱、彭的功績而實際上削弱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以刊載其他幾個老帥的事跡而顯示他的謙抑沖讓，都說明他在手法的運用上不似毛澤東那樣咄咄逼人，唯我獨尊。但事實上，他的地位却正在節節上升。這「鄧小平文選」的出版、發行和「學習」，就標誌着他已經享有比起毛澤東毫不遜色的導師和統帥的地位，而且已有駁駁乎凌而上之的趨勢。

他對毛的明保而暗反，則主要表現在政策的實施上。他在「務虛會」上，大談其「四個堅持」，而在實際上，却已將毛澤東的政策幾乎一一反掃。而在歷史問題的估價上，他則使用了名褒而實貶的辦法。就是說，他雖然一再強調毛在締造黨和國家中的不朽功勳，但對毛生前津津樂道的十次路線鬥爭，只勉強保留了一、二次，而將其餘的七、八次一一加以否定。這就使毛失去了「一貫正確」路線鬥爭的勝利者的歷史地位。而由於他在經濟政策上為一部份人先寫起來大開綠燈；在政治上，則將過去被打下去的人，幾乎全部予以摘帽、平反、糾正，並享之以名利地位，授之以實階權柄，因此，就為他本人製造了大批的堅決的擁護者，為毛製造了強烈的反對派。因此，在許多問題上，他在上面發表宣揚毛澤東的講話，而他的

追隨者們却在下面發表大量的批毛的言論，也就是說，批毛的言論，不用鄧的口直接去說，而由他的親信和擁護者去講。這一上一下，雖然是在大唱反調，却收到了異曲同工之效，豈非千古絕唱，神哉妙哉！

但是，且住。今日的擁鄧反毛派，雖然是鄧小平統治的社會基礎，但也可能為未來伏下了爭鬥動亂的根源。因為，潛在的擁毛派的勢力，也是不可低估的。

十、理論與實踐的矛盾

鄧小平以「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一哲學命題的討論，打破了「兩個凡是」派的缺口；繼而，又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口號，來作為思想路線，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個領域裡沖破禁區、擴大戰果，在宣傳、組織、統戰等各個部門佔領陣地；以致在一九八二年九月的中共十二大，鄧小平提出了一條總路線：「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我國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走自己的道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而正式宣佈了鄧小平時代的開始。

鄧小平在這三個階段的口號提法上，有一個共同點，就是突出了一個「實」字。毋怪乎國外的評論家都稱他為「務實派」。然而，正如斯大林所說：「沒有理論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沒有實踐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鄧小平當今在中國大陸的實踐，除了「四個堅持」這樣空洞的口號外，已經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中找不出多少有力的理論依據；他對於他目前在政治、經濟、文化、軍事各個領域中的所作所為，也提不出一個像樣的理論綱領。因為，在所有制問題上，共產黨的性質，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當前的建設方針以及目前所處的時代特徵等方面，他都遠遠脫離了眾所周知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軌道，變成了一個非驢非馬的怪物。這一方面說明了馬克思主義的末路，也說明了鄧小平統治集團的短視和淺薄，更預示着他目前已到了「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的地步。他的垮台和中國共產黨的土崩瓦解，都是毋庸置疑的。



對實踐論的三點批判

徐
煊

下面是筆者對鄧小平至今奉為神聖的毛澤東最具代表性的哲學論文「實踐論」所作的批判。

(一)

實踐論一開頭就這樣寫道：「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這裡毛澤東不加論證地將「生產和階級鬥爭」命定為「人類社會實踐」的同義語，立論從一開頭就犯了大錯誤。生產和階級鬥爭僅僅是人類實踐活動的一個側面，而不是全部。他完全忽略了人類另一大類不可或缺的實踐活動——消費。人類的消費，包括個人的和社會性的消費活動，是不是人類普遍的日常不可缺少的實踐活動呢？離開了消費的實踐人類能否生存一天呢？毛澤東不懂得正是消費的欲望才是生產活動的原始動力。正是消費的不均衡才是階級產生的根源，才是階級鬥爭的原動力。立論一開始就將人類一大類基本活動排除於實踐之外，這就難免全篇文章的片面性和主觀性。

在人性和人的社會性的觀念上也反映出毛澤東的這種片面性和主觀隨意性。他將「人的社會性」簡單地歸結為階級性，用「人的階級性」代替「人的社會性」，又用「人的社會性」代替「人性」。他甚至武斷地宣稱：「只有具體的人性，沒有抽象的人性，在階級社會裡就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八二七頁）

馬克思曾經說過：「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但是馬克思並沒有愚蠢地說人僅僅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馬克思尚且承認「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人作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二卷第一六七頁）難道人的全部社會關係都是階級關係嗎？難道人的社會關係的總和就等於人嗎？

毛澤東在否定抽象的人性的同時，又說「只有帶着階級性的人性」，試問「帶着階級性的人性」抽不抽象？顯然毛澤東對哲學中「具體」和「抽象」這些名詞的定義並沒有搞清楚，不懂得「具體」和「抽象」之依存關係。

顯而易見，在實踐和人性問題上，毛澤東曲解或者說不懂馬克思是事實，要說他繼承或發展馬克思則顯然是吹牛。

將人性簡單地歸結為階級性，將人類的實踐簡單地歸結為生產和階級鬥爭，並且將這種思想強加給中華民族，這就是導致中國長期內亂的重要原因。階級性取代了人性，其後果必然是否定人權，強調統治階級的特權，使人們受階級鬥爭階級專政的壓迫束縛，從而極大地惡化人們進行生產活動的心理條件。否定消費活動是人類最必要最原始的實踐，必然的結果就是生產的盲目性和主觀性，這就是大陸長期

以來生產效率低下，物資奇缺，人民貧困的政治思想根源。

(三)

(二)

「實踐論」說：「在很長的歷史時期內大家對於社會的歷史只能限於片面的了解，這一方面是由於剝削階級的偏見經常地歪曲社會的歷史，另一方面，則由於生產規模的狹小，限制了人們的眼界。人們能夠對於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於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這只是到了伴隨巨大生產力——大工業而出現近代無產階級的時候，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

這一論斷完全站不住腳，首先馬克思恩格斯都靠剝削為生。恩格斯是工廠主，並以剝削收入資助馬克思，而馬克思完全靠家庭的剝削財產和恩格斯的剝削給濟為生，難道馬克思就沒有「剝削階級的偏見嗎？這不是自相矛盾嗎？毛澤東把十八世紀蒸氣機時代說成是大工業，說成巨大生產力正顯示出他自身眼界的狹小。現在人類已經邁入電腦時代，馬克思生前的時代不是顯得相當原始了嗎？遙遠的將來人類回顧今天的社會生產規模同樣會感到狹小，會覺得今天最複雜的電腦、機器人、穿梭機都只是粗糙的小兒科作品。馬克思主義企圖用「生產規模約束論」排斥貶低人類歷史上在認識上的偉大成就，並不能逃脫自我否定的命運。事實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本身就存在眼界狹小的問題。它把人類社會的存在與宇宙的存在割裂開來看待問題，馬克思在人類文化的一部份成果的基礎上所作的理論研究工作被吹噓成對人類全部文化的總結，這本身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們眼界狹小的證明。

釋迦牟尼在兩千多年以前誠然不可能進英國的大英圖書館尋章摘句，啃大部頭的書，他面對的是狹小的（現在看來）的生產方式，但是這些並不能阻擋他考察和體驗他所處社會的各個方面，並不能阻擋他歷史地全面地了解宇宙人生，達到他那個時代的認識高峰。

中共和毛澤東本人時常情不自禁地歪曲歷史，固然可以視為特權階級的偏見的例證，但是我們却不可以由此而得出結論，斷定不可能出現一位或若干位中共黨員幹部，拋棄黨派私利之偏見，如實地考察世界各國，考察中國的現實，以求得振興中華的正確認識。

「實踐論」寫道：「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又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

毛澤東在這段文字裡將人類認可的「公理」這一概念，與「真理」這一概念混為一談。不懂得地球上的人類的文明歷史只是宇宙歷史長河中的一瞬間，不懂得人類社會實踐在宇宙中的時空上的局限性。毛澤東在上面所引的第二段話裡迴避了一個問題：誰去判定？誰去依「社會實踐結果」而定？主語是誰呢？是毛澤東或馬克思嗎？是整個人類嗎？顯然不論是上述哪一個答案，都無法排除片面性、局限性、主觀性。

不錯，我們可以承認實踐是人類發現真理的途徑，但是不能說通過實踐一定能夠發現真理。在人類歷史中眾人公認的真理被事實證明為謬論的事不是常常發生的嗎？真理是自在的，不以個別人或整個地球人類的判斷而轉移。人類實踐的局限性使其不可能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

「實踐論」宣稱「無數相對真理之總和就是絕對的真理」這句話頗有機械唯物論的味道。真理同時具備相對性和絕對性。真理成立的條件性就是它的相對性，沒有無條件成立的真理。真理的正確可靠性就是它的絕對性。非絕對可靠可信的不能稱為真理。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可以是某些人共同尊奉認可的公理，但是決不具備真理的條件。硬要說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是不可批駁的原則，那只是自欺欺人的神話。

一九八三年九月





統一的中國

共同的信念，

幾年前大陸開始陸陸續續的派出留學生，先是以四、五十歲的中年學者為主，經過了一個短暫的過渡時期，現在已是以剛步出校門的青年學生為主了，我有幸躬逢其盛，得與這些可愛的人們相交往來。

那些早來較年長的學人多已回國，如今仍叫我懷念不已，而更讓我驚訝的是這些後來的年青人，他們的言談舉止，與前者大不相同，他們真是形形色色，有言論激烈者，敢於批評；有不滿現狀者，勇於發言；有思想成熟者，立論持平；當然也有個性保守者，講話拘謹。在在都讓我想起從前在台灣上大學的時候那些心愛的同學們，這些青年和他們簡直是一模一樣，原來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竟是統一的！他們的希望、要求與想法，根本就一樣，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的社會制度與環境下，表面上所養成的一些習慣罷了，這是我在那些年長的學者身上所看不到的。也許他們歷盡滄桑，身世複雜，那動盪而多變的社會已經把他塑造成一個模式，以致於他們的言行、步調一致而缺乏個性。不過在那世故的表面下，他們心靈仍是那般真誠而純樸，這就是他們叫人永遠懷念的地方；年青人畢竟不同！他們熱情洋溢，思想自由奔放，任何壓力不能掩蓋他們！任何枷鎖

編輯先生：

此篇短文「共同信念——統一的中國」將同時寄往：中國之春、人民日報及中央日報等社刊，如蒙採用，婉拒稿酬，任何字句不得刪改。

幽靜

不能束縛他們！國家、社會的重建惟有繫於他們了，年青人的熱情呀！叫人心醉。

每次跟他們談起來，大家的話題總離不開：國家與個人、社會制度、政治氣候等問題，我思前想後覺得有些觀念和問題應該提出來予以澄清：

當然，最容易讓人混淆的觀念是國家與個人的關係。事實上，這其中的問題應該說是政治體制與個人的關係，或者更直接的說，政府與個人的關係。國家當然不僅僅是一個民族或一個群眾，它是有組織即政治體制及社會制度的一群人，還包括土地及其他因素，而世界上也沒有絕對個人這回事，任何一個有反省能力的人遲早都會發現：生命的意義是建立在同情與愛上面的，也就是說，人活著，他惟一的出路，以古人的話便是「盡人之性，盡物之性，進而參贊天地之化育。」以今人的話即是「對自己，對國家民族甚至整個人類及宇宙而負責任。」否則生命便踏入空虛而呈現荒謬狀態。以這個層次而言，國家與個人根本是一體的，互相包容的；再以現實的層面來看，國家與個人的利益也是息息相關，密切不可分的，那麼所剩下來的問題自然是存在於個人與政府之間了。

我們可以說政府存在的惟一意義即在於提供全體國民以一優良的場所，健康的環境，同時保障每個人生命的安全，生活的安定，讓人人有機會充分發揮其創造力，發展其興趣，服務人群，從而建立一具有高度文化的社會。簡而言之，即讓每一個人能夠有尊嚴的活下去。固然，人活著的尊嚴來自於外在的社會制度、風俗民情及人際關係。那麼，所謂優良的場所、健康的環境，或者健全的社會至少必須包含兩個要點——絕對的民主及充分的自由，包括信仰、言論、居住、職業選擇等等。

所有人類文化裏面最重要的部份：文學、藝術、哲學、宗教，沒有一樣不是在自由的氣氛下創造出來的。中國歷史上春秋戰國，那是一個極度動盪、戰亂的時代，然而學術上却極為自由，百家爭言，萬花競吐，蔚起文化上波瀾壯闊的高潮，有誰能說中國的先秦文化不是人類歷史上最高貴而動人的文化，同樣的例子可見諸於古希臘及古印度文化。而美國可以說是當今世界上最好的實例之一，雖然有不少人以各種角度來抨擊美國的社會，但以我在美國生活五年的經驗，深深覺得這是一個有充份自由，能讓人有絕對尊嚴的活下去的社會，每個

人可以選擇他的生活方式，每個人對自己同時也對別人負責。當然今天的美國文化遠遠比不上中國的先秦或是古希臘及古印度的文化，這並不是社會制度的問題，而是世界性的文化低潮，此乃由於近代數理科學高度發展，而把宇宙、人生的一切價值、性質點化成為數量，使得價值中立化、哲學生命喪盡所帶來的結果。然而美國固然由於其有利的天然條件，但同時也因為其優良的社會制度，絕對的民主及充分的自由，而吸引了各地的人才造成其學術頂盛的局面，而居於世界領導地位，則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說到這裏是不能不讓人有萬分遺憾的，以中國人五千年的歷史經驗，到今天仍不能發展出一個令人嚮往的社會，我們還不時的聽到一些不負責任的言論，諸如：三民主義或者共產主義絕對不能放棄，某某制度必須永遠保持等等，簡直荒唐，如果我們能提出更好的方案，沒有一個現行的主義或制度是不能放棄或改變的，這是大家尤其海峽兩岸當局者所必須認同的，只要大家願意放棄成見，徹底檢討，共同提出最好的可行方案來建設中國人真正需要、真正嚮往的社會，則流血可以避免，中國可以統一。

啓事

降低價格啓事

爲了隆重紀念西單民主牆五周年和「中國之春」成立一周年，爲了能讓更多的留學生和新移民能看到中國之春，本刊決定美國零售價降爲 \$ 1.50。

本刊編輯部

徵求刊頭及封面啓事

本刊現在採用的「中國之春」刊頭，是用宋代書法家米元章的字集合而成，根據讀者反映：不能令人滿意。故此，本刊編輯部決定公開徵求刊頭，希望各書法家和書法造詣高深的讀者諸君，能給予賜教。寄來的字樣一經採用，除公開鳴謝外，並奉贈兩年本雜誌之免費訂閱單，聊表謝意。

其次，是每期的封面設計，本編輯部將經常徵求各美術設計家賜教，對於採用的封面設計，將致薄酬以謝熱忱。

華僑要為祖國貢獻力量

李瑞駿

中共應善用國外人才

中國在世界各地都有一些愛國華僑，他們早年出國求學，希能回國服務。其後因國內動亂及其他原因，他們留在國外經營企業或從事教育、工程和醫學等，專業有三、四十年之久，在學識技術和經驗各方面都有相當成就。自從三中全會以後，很多華僑以為可以達到回國服務的宿願。但是因為回國時間短促，對國內情況不夠了解，加上國內對這些華僑也不夠了解，所以失望灰心返來的佔大多數。即使稍有成績的也屬於局部片面性的。在過去四、五年內失去很多利用這批人才的機會，這也使國家受到很大的損失。到目前為止國家還沒有一個具體方針來利用這批人才。

中國大部份工業已有很好的基礎，所缺乏的是尖端科技，適合國情的體制，提綱挈領的經營政策和適合消費者需要的市場經驗。華僑在國外三、四十年苦學勤工所得到的正是國家急需的這些學識和經驗。至望不要讓他們白白的浪費掉。

邀請華僑共商計劃方案

我願提出以下看法和意見，以作參考：

(一)邀請他們以顧問身份參加和他們專業有關的工業、科委、經委、計委各部門，共同討論，計劃該專業的整套方案。

(二)邀請他們擔任該專業駐國外代表，會同國內派出專員及國外企業界共同推廣國貨市場，引進國內工廠缺乏的資料，使國內工廠能生產國際市場需要的優級產品。

(三)邀請他們參加實際建設工作，深入工廠，幫助改革該專業的體制，經理方針及技術等。

(四)邀請他們或通過他們物色到與中國友好的企業家來中國合資設廠，裝配或製造產品，供銷東南亞，歐洲及產油國市場，如此既可建設工業，又可爭取外匯。另一部份產品可供應本國市場的需要，間接的節省了外匯的消耗。

(五)邀請已在國外經營企業或希望與國內合資經營的華僑在國外設立企業，使成為發展中國國際貿易和幫助建設國內工廠的前哨。

(六)對於重工業和重大工程的建設，可以通過華僑，聯繫國際科研，設計機構，會同國內外專家作專題研究及鑑定工作。

(七)華僑專家和國務院科委密切聯繫，實際統計建設四化每項專業所需人才及國內外已有之人才，再有計劃的在國內外培訓所缺人才；

(八)外貿在海外購買器材設備原料及引進技術，因不了解情況吃虧和浪費外匯的數字非常驚人。國外華僑可以幫助調查了解情況，供應資料，這可以減少很多損失。

(九)在美國有一批美籍猶太人集團，他們團結力強，他們一舉一動可以影響政權的選擇、市場的盛衰，尤其是美國對以色列國的政策。因為他們了解祖國的富強和他們個人地位休戚相關，海外華僑也有同感。華僑希望得到祖國政府的支持，幫助他們組織起來，讓他們的力量發揮出來。

(十)邀請合資在國內外設立一與職業介紹所類似的企業，收集國內外人才、工商業、大學、科學研究等機構，凡是願意與國內合作的科技資料，可以儲存在電腦中作為溝通中外技術、工商業對口交流的基本工具。

(十一)人類由個人進化至家庭、社會而至國家，使力量集中增高利益，故利益分配即商業經濟；法制是人類交往的基本法律。祖國對外貿易沒有充份了解和準備，因此壞的外商乘虛而入，好的商人裹足不前。華僑中第二代體會到法律及經營管理的重要性，所以其中不乏這方面人才，國家當邀請這方面人才幫助研究，制定適合國際貿易和合乎我國建設實情的法律和規章制度。

(十二)先邀請高齡退休華僑選幾項專業，與國內幾個點試辦，待稍有成就後逐漸向全美乃至向全世界作全國性的計劃推行。

擬定方針的原則

如果對以上建設認為確有實行可能，擬訂方針時，尚須注意幾項原則，特提出以供參考：

(一)希望指定專門機構和專人儘快和華僑們聯繫，作有計劃有步驟的合作，把這件事推動。

(二)華僑回國服務，經濟方面最低限度不要讓他們貼本。

(三)華僑返國服務私人生活不需要過份照顧。但處理工作時，不可因循舊規，妨礙事業發展。應依照現代化建設的原則，訂立特殊規則，專為方便發展這一工作而且一定要明確果斷，不能因循拖拉，使這樣工作能迅速見效；

(四)很多華僑因當時為了易於適應環境而已經加入外籍，也因為如此才能得到很多西方的尖端科技和處事經驗，但他們體內流的都是中國血，充份了解東西方的人情事物。他們現在可以結合兩方面的科學、文化、人情、哲學等，取長補短，為國家建設四化，務望祖國同胞勿以外人相待。

養民千日，用於一朝。務望祖國把華僑們當作在國外培養了三、四十年的自己的人材。現在正是「用於一朝」的時候，希望國務院僑委科委領導們對此建議有表示有答覆為盼。

從反映實況吸取經驗

(一) 理論與實際未能與情況結合

(一)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南京江蘇省化學學會的聚氦脂技術交流會上，有很多人提出了比較尖端的問題。當時我的印象是國內對該專業很多了解。但是經過深一層的交流、討論，發現大部份知識都是來自國外文章的翻譯，本身卻沒有做實際的工作，所以花了很多時間在理論上鑽研，於是很有可能曲解原文，或原文本身理論不正確（或許不適用在中國的問題上）等情形出現，所以經常得不到正確的概念配合環境所需，以進行建設程序。總之不先做好試驗性的實際工作，是無法判斷理論的對錯與否的。沒有正確的理論也就無法做實際的建設。不能結合理論和實際是國內研究科技的問題癥結所在。

(二) 奢求尖端科技，欠缺基礎

(二)一九七八年五月，在大慶油田設計室。我想替他們解決用聚氦脂硬泡沫作油管保溫的問題。因此我在實驗室做實際示範的研究工作。但他們主要的興趣是希望我提供幾個配方，

然而試驗室的設備和技術還達不到國外中學的水平。他們只期望擁有尖端科技，不注重基本的工作和研究，將過多精力和財力放在不穩固的基礎上，無疑是極大的浪費。例如他們對做保溫管的幾項基本原理都不了解，又在不够格的試驗室裏，即使我給了他們配方，也做不出正確的結果，縱使有了結果，不了解基本原理，就沒有辦法進行下一步的研究工作。

(三) 模式工廠，競爭力弱

(三)一九七九年，我在國內參觀了數十間工廠，其中皮廠佔了十多個。其實看一個就可以知道其他皮廠的情形了，因為他們的設備、生產過程、管理方法、產品、甚至於技術工作都是大同小異。實際上這種情形不單在工廠內存在，其他行業都有這個問題。這對於中國的前途改進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因為，只有一個方式，大家依樣畫葫蘆，一個錯了大家都錯，而且錯了也沒有人知道，因為大家都是一樣，沒有比較，也就看不出好壞對錯來。如果一個單位，既不知道改正錯誤，又沒有新的創作，停頓在一個點上就會被淘汰掉。每一個現代化的企業單位，一定有它的特點，才能與其他企業單位競爭，繼續生存；美國汽車工業面臨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千萬不要讓一個有創作力的出版社變成一個單純的印刷工廠。

(四) 支人工看電視，片面言報私仇

四一九七九年二月，山東省是文化革命遺留下來的重災區。畜產進出口總公司說，最需要我去改革，但却見到許多意想不到的事。

春節時，我住進了青島華僑飯店。飯店裡面的客人，除了我，就沒有見到別的人，而晚上聚在一起看電視的年輕服務生，數了一下有四十多人。飯店裏沒有熱水也沒有暖氣，因為生火的同志春節放假。到了半夜我冷得穿了衣服，和衣再睡。到青島的那天晚上，大概過了八時，返飯店時門已上了鎖，在門外敲了半個多小時沒有人應，最後是請人爬牆進去才找到正在看電視的服務生來開門。我所見到的四、五十個年輕人，實際上沒有替國家做什麼事，豈不是國家把農人辛勤的勞力或用外匯去換來

的糧食來白白的養著他們嗎？我走遍天下沒有見過這種情形的。但是國內的人覺得我大驚小怪，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這樣想過。我要求去見飯店的領導，想反映我的看法，却找了一天沒有見到，據說他由早到晚在忙開會。

在青島，我進了一個有三、四個入口的百貨公司，由進門到出來，櫃台上沒有見到一個服務員，在靠近出口的牆上見到一張紅色獎狀，是為人民服務的優秀人員名單，數了一下有四十五個人，因此提起了我的好奇心，在賣鞋櫃台的後面一間小房內看到二個人正在談天。我問他們是不是賣鞋的服務員，他們說假使要買鞋他們可以接待，我順口就問了他們，店裡四十五個人是否都上了榜？後來才知道，這個店包括後勤的，竟有九十人之多。在離開這個店不遠見到一條很長的人龍，擠着購買食物，而食品店裏大概有十個人，除了二個在照顧這條人龍外，別的都在談天看報，我問了其中的一個，為什麼不把這條長龍分成二、三條，讓那些顧客方便些，我得到的答覆是「你不懂得我們這裡的體制，我們都有不同任務的」。

但是，使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市内很多地方看到大字報。當時在攻擊的是二輕局的一個幹部，內容都是一面之詞，而且牽連到整個家庭，像這個家庭，在青島市内是無容身之地的了；然而，我既沒有見到任何證據，也沒有聽到被攻擊者的辯護，無法批判。但是如果有人用這種方法來報私仇的話，確是殘酷毒辣的手段；在一個法制健全的國家，決不可能有這種事發生，因為用白紙黑字攻擊任何人，如果拿不出確實證據的話，是犯了誹謗罪。所以即使是用口罵人，也要慎重考慮才可出口。我把妹妹李瑞蘭的遭遇來對照一下：在百家爭鳴的時候，我那心直口快的妹妹，在一個高等教育會議上，自我檢討式的提出了幾項高教處值得接受的建議。幾個大學校長認為言之有理，也加入了討論，但她的上司認為她製造炮彈發給別人向他轟炸。所以五八年以右派罪送到寧夏去。在邊疆地區，子女們受不到好的教育，經過二十多年，得了癌症死了。一個多月後，我母親也因為傷心過度去世。我有兩個大學同學都是地下黨員，據說也是受了這種曲辱，最後是以死報國的。希望有正義感的同胞們、領導們，把我們尚正義的精神，復燃起來。豈能這麼忍心，讓這些難能可貴的壯士，就這樣白白的犧牲了？

(五) 大家若肯幹，四化必有望

(五)一九七九年，我在青島製革廠前後停留了七、八個星期，得到工廠上下各方面的支持本來一天祇有二、三小時工作的工廠，變成了每天工作八、九個小時。像做了四十多年皮革的，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張紹本師父，他的經驗和我的理論結合起來，往往使我們兩人都恍然大悟，獲益不少。還有年輕的紀廠長和一位工廠主任，不但釘着我問問題，而且和我辯論，再偷偷的回工廠做試驗，來鑑定我的理論。他們說我的精神、幹勁把他們整個工廠鼓舞起來了。我離開後，他們仍然日以繼夜的依照我的方法改革；當我回來時，看到他們的成就，使我感動得流淚。我每和員工講一次話，他們就發表一次決心書，而且一定做到，他們說「我們不這樣做會對不起你的」。所以在短短的三個月裡，把整個工廠變得煥然一新。我們請熟悉這廠的建委、計委等來參觀比較。二輕局的劉華局長說，本來這個廠是青島輕工的一個包袱，現在變成了一輛拖拉機。我把改進後的新產品拿到國際市場上去評價，外商紛紛前來要求合作，當時怕一下做得太大了，不能承擔，因此祇接受了三個客戶的要求，如果進行順利，初步訂單可以爭取到三百萬美元的外匯。這是我與青島製革廠為建設四化打了一個大勝仗，但最重要的是加強了我們的信心：我們的工業基礎不是那麼落後，祇要大家肯幹，很快可以達到世界水平的。（我看了天津、上海、青島七個皮廠後，將我的感想報告畜產公司霍雙印處長；也告訴他青島製革廠的體制、作風是最落後的，問題也最大最多。他就建議我先去青島製革廠）。

(六) 制度不健全，公司營私利

(六)一九七九年十月，我和青島製革廠合作的計劃是「來料或來樣加工」。如果需要機器的話，就用補償貿易的辦法；技術有問題，我負責解決。這樁買賣不需要國家花一文外匯，就可以把工業建設起來，爭取到國際市場和更多外匯，更可以解決國內過剩的勞力。成功的關鍵是售價一定要比國際市場低，才能吸引外

商前來購買。雖然這工作對國家有利，但是和山東畜產公司的政策發生了矛盾；因為既不要外用外匯進口原料機器也不需要他找客戶出口產品，他能控制工廠的法實都失了效。他對這件事的措施是不發邀請書，造謠離間以經濟支持我的溢達公司和我。使我不能繼續進中國工作，把我在國外爭取到的來樣、訂單和請來的技師都送到煙台製革廠去和青島唱對台戲。山東畜產公司不但自己從中取利，而且其他外貿單位像香港的德信行等等都插進來分利。溢達公司認為即使他自己虧本也要把這事完成。所以和畜產簽了合同，讓我去青島。但是進了青島製革廠無法推行工作，因為畜產公司既不分配生羊皮原料，又扣住了全部訂單；工廠不能做羊皮的訂單，而豬皮的成品既不能自己出口，又不能全部往庫房裡送，就這樣全部停頓下來了，煙台做出來的樣品都不能過關。這件事讓山東畜產打了一次大勝仗，但是在中國和美國的外貿史上又多了一個黑點，以為是打了一次大勝仗的青島製革廠反而受到了制裁。這是不合理的，責任在誰，十分清楚。

(七) 自犬作風，招致損失

(七)一九八一年六月，我七九年在山東受的打擊不小。當時寫了很多報告給科委、經委、計委、財委的領導們，反映事實，希望能有所改革。結果是石沉大海，沒有得到一個答覆，這是最使愛國華僑灰心的地方。不知是底下的人把文件扣壓起來，還是領導們看了沒有表示。友好們對我說「你在山東吃的苦，就是因為你太熱心，正義感太強。工貿的矛盾大家都知道，你有龍虎精神也無濟於事」。

我體會到文化革命破壞最大的是人心，人心死了是最可怕的事。真正愛國的人，不該有獨木難支的想法，尤其是領導們。去年六月，先經友好單位向上海進出口公司打了招呼，我把美國客戶的衣樣配件全部帶去，要求上海畜產公司用國產的皮和人工做製幾件。一個月左右在美國收到了衣樣和價格的報價，客戶的評價是做工皮料比原樣還要好，定價也很公道，祇是衣服穿在暖氣房內聞到一些臭味，他們害怕如果訂了大批貨而客戶有同樣意見的話，問題就會很大。我立刻把這評價報告上海畜產公司。信上大大的讚揚了他們一番，和建議了幾個解決臭味的方法，如果能解決這個問題就可

拿到一千件樣品定單，這是準備做一九八二年春秋季的生意。去年這件式樣的銷售總數是二萬件，約值美金六十餘萬元，這筆不算小的買賣應當不難達成。但是上海畜產公司始終沒有答覆我的信。客戶幾次來催促我，我却不知如何答覆他們。我們用這種大老爺的作風做外貿，其前途是無法樂觀的。

(八) 竟將皮革工業讓給人家

(八)一般新發展皮革工業的產皮國家，在皮件尚未到市場時往往禁止生皮出口，使缺乏生皮市場的顧客來購買成革，待皮件市場打開後又禁止成革出口，來提高皮件的出口量。這樣就充份利用了國內的勞動力。中國的生羊皮有左右國際市場上的地位，但我們的畜產公司反而把我國最好的生羊皮出口，不但把我們的皮革工業打下去，而且把我們急切需要利用的勞動力（鞣革和製造皮件）都讓給人家去了。

(九) 不求甚解，皮革做了垃圾桶

(九)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在國內工廠見到進口的機器設備原料，十之八九是擱在旁邊沒有利用。我統計過這種浪費外匯的數字非常驚人。考其原因還是在外貿。因為工廠需要進口東西，必須經過外貿。外貿的工作效率低，若訂批貨，最快也需時六個月；如果真正迫切需要的東西就無法讓外貿經手。所以一般工廠往往在某種條件下分到一筆外匯，因為不願放棄已得權利才去訂一些可能要的東西，外貿業務人員對貨品無實際應用經驗，有的連貨品的外文名詞也不知，更不必談看說明書和了解貨品性能。在這種條件下就可以想像到外貿進口的是什麼貨，即使是可用的貨由於看不懂外文，不敢操作；有些僥倖發動了機器，又不知如何維修。凡此種種，工廠明知外貿犯了太多的錯誤，但不敢隨便提意見，因為怕得罪了外貿，以後連類似的貨品也拿不到了。外貿得不到反映，下一工廠訂貨時，就依樣畫葫蘆犯錯誤。中國畜產公司在美國 Feuer 皮革公司低價訂了巨量的黑色牛皮革，合同說明皮公司有多少皮就運多少到中國，一直到中國通知停止為止。我在國內就聽到皮廠和皮件廠對這批皮感到

不滿。回美國時才知道這事在美國變成在皮革界盛傳的笑話。「Feuer在中國找到了一個垃圾桶——他收買在美國不能用的黑色牛皮革倒向中國。」但是中國的畜產公司還蒙在鼓裡，不知被騙。畜產公司及在美國的使館都認識我，而且和我有過交往，但都不來向我收集資料作為參考。

(十) 千百萬元買日人棄機

(十)中國外貿本身不健全，因此存心不良的商人乘機而入欺騙賄賂。正當商人對國家有利，但是對業務人員本身沒有利益，因此辦事困難重重。我認為如果外貿上正軌的話，恐怕中國不會有一百二十億的赤字。下面我舉幾個實際的例子。

煙台花了一千幾百萬美元向日本買了一套用聚氨基脂做人造革原料的設備。因為日本知道現在有一種既容易又便宜的新方法（我在美國的老鄰居向斯達，也是愛國華僑在設計這新方法的公司的公司工作）。所以把這套上二十多年年紀的舊機器處理到中國來。中國很可能是日本未來國際市場的勁敵，他那裡肯來培養他的競爭者。

另一個例，當中美關係尚未正常化的時候，國內就開始向美國 Digital 公司談判購買計算機，由於中國需要的機器美國不准出口，所以訂了一架已經停止生產的老式機器。需要派兩個技師來學軟件和硬件的。這大概花一、二萬美元就夠了，但是國內可能找不到識英文的或是要出國的人太多了，所以連翻譯領班的一起來了十個人。因此生活費用不能像訪問學者那樣簡單，六個月吃住在旅館、飯店、出租車，再加學費和旅費，總數增加到數十萬美元，總共花了大概二百萬美元買一架不是真正需要的機器。據我知道到去年年底為止那架機器還沒有運到中國。同時在接受訓練，準備要買計算機的單位有化工建築公司、海關、科學院、西北大學等，現在還有別的單位來 Digital 受訓，走同樣的路。以整個國家來講，花在這架美國已經停止生產的計算機上恐怕是一千多萬美元。（請參考中美軟件工程合作的設想附件）

(十一)一九八一年，我爲了溝通中美兩國皮革工業，及爭取一百萬美元的外匯，想在國內舉辦一個中美皮革皮件綜合工業技術交流展覽會。當八〇年十一月美國在北京機器工業開展覽會時，我的女兒李和敏和貿促會來展部的張生慧聯繫。當時得到的答覆是你們美國人來花錢開展覽會，當然歡迎，祇要你父親組織好通知我們就可以拿到請帖。我得了消息就積極籌備，化了很多精力財力，得到美國商務部的支持，美國皮革業的擁護，在八一年的一月份通知貿促會來展部，估計有二百人參加，五十個工廠希望去上海展覽，但是始終沒有得到答覆。我六月到了北京打了很多電話，來展部都沒有人辦公，最後經過外事處才聯繫上。張生慧口頭答覆，說開展覽會事不准。我要求書面答覆，而且要說明理由，並詢問是否代表上級意思。她的答覆是上級都聽從她意思處理事情，即使美國大使館來，也不需用書面答覆。她這種專橫的態度表現出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竟讓她靠了鐵飯碗的保護，無法無天的代表國家，在國際上亂攪，傷害國體。這怎能讓國際上交往的國家相信，中國將會成爲現代化的強國？怪不得在美國商務部一提到貿促會的名字，大家都搖頭。反過來講，像貿促會張生慧這種對國際間交往最基本的一種禮貌（答覆對方的信件）都不知道的在中國是普遍現象，包括我們的使館。

(十二)一九七九至一九八一年，朱琪瑤是美國王安計算機公司兩個創辦人之一。他一九七八和七九年去中國想幫祖國計算機工業做一點貢獻，結果像我一樣碰了很多釘子。由於他有條件，我請他再出來爲國家貢獻。以前的經驗使他非常灰心，所以堅決拒絕了。像他這樣情形的愛國華僑很多。其實很多人有像「苦戀」裏畫家的心情，但是不能像畫家那樣能堅持下去。舉例來說：在美國的華僑家庭很願意幫助國內來的訪問學者，我們把這個意思告訴大使館，希望學者來之前先通知我們一下，可以有一個準備，大使館的答覆是大使館的工作很忙，而且沒有這個必要，因爲學者自己都有了安排。其實學者是非常需要我們的幫助。當他們聽到幾個碰到困難，感到六親無靠，害怕不成功無法回國報賬而自殺的學者。他們將怎樣向學者的家屬報賬呢。我們對國內自然災害表示關心，籌款救災。波士頓雖然祇捐了四千元，數目不大。但是是華僑一片愛國心意。大使館對我們說，大使館並不鼓勵你們做這種事，如果你們有錢寄來，我們幫你們轉繳是可以的。我和使館有幾次交往，發現他們把國內的官僚作風都帶到國外來了。這到底是國內選拔使館業務人員有問題，還是中國實在沒有人才？

以上所提意見，出自愛國熱忱，衷心盼望國家快快富強，如果萬一措詞失當，望多諒解。凡此妥當與否，務請答覆。

李瑞駿 Raymond T. Lee

中國留學生之歌

• 言 午 •

從北貝加爾湖到南中國海，
從西藏到澎台，
是我曾經生長的空間。
（歷）五千年的世代，
我繼續開來！

泰山的奇雄，
教我在美利堅高瞻遠矚；
崑崙山的迤邐，
使我在歐巴羅守望相睦；
長江的浩瀚，
是中國學生的面目。
黃河的奔騰，
是民運戰士的心曲。

啊！美麗的山河。
我想着你，
你想着我，
快把春光來散播，
快快把春光來散播。

爲了我們

的姐妹

王勳安 鄒期林

朱元英，貧農的女兒，四歲就過繼給叔父做養女。如今年滿二十，不僅身強力壯，風華正茂，而且人品出衆，性情溫順。年過半百的父母只有這一個孩子，他們把她當作相依爲命的精神寄托，還在她蹣跚學步的時候，就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與墾場公社孔愛華訂了婚。元英長大以後，覺得這門包辦親事不如意，因爲她與孔愛華素無交往，根本沒有感情，又看到孔身材瘦小，勞動力不強，腿還有點毛病。

孔家得知消息，唯恐夜長夢多，於七六年春季趕緊前來朱家求婚。五月端陽、八月中秋，還特意給朱家送來了節禮。這節禮，實質上是買賣婚姻的預付定金。國慶剛過，孔家就提出要領結婚證。這時，元英無法再在父母面前表現“溫順”了，她公開表示反對，這引起了和睦家庭的軒然大浪，奶奶搗着拐棍罵她，哥哥操起扁擔打她，生父養父瞪着眼睛吼她，生母養母含着泪水勸她。盡管女兒哭腫了眼睛，家長們也并未覺察到自己思想陳舊，辦事糊塗。因爲從古到今，當地許多做父母的就是這樣對待兒女的婚事，他們也就毫不例外，心安理得。

元英越哭越傷心，除了討厭孔家這門親事外，還另有一層意思，就是不願意拋棄自己早就選定的意中人。粗心的父母哪裡會知道，女兒已經深深地愛上了四隊的副隊長李良松。

良松和元英同年出生，高大魁梧的身材，活潑開朗的性格，爲人忠厚老實，幹活吃苦耐勞，所以在當了幾年民兵排長以後，又被社員們選爲副隊長。上小學時，他與元英同班同桌，一塊學習，一塊玩耍。“青梅竹馬，兩小無猜”的孩童生活爲以後的愛情奠定了基礎。兩人的父親同是當年的土改根子，農會幹部，感情一直較好。元英和良松長大後經常一起上水利工地，元英總是抽空幫良松洗衣服，做鞋襪，良松也時常幫助她，愛情的種子就這樣在兩人心田裡發芽、生根。但由於兩人都有從小包

編者按：

今年九月，在北京召開了第五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目的意義都很明顯——提高婦女的地位，克服重男輕女的封建思想。

本來，台灣海峽兩岸政府近數十年來都做了不少這類工作，但從現今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常見事情來看；至今收效甚微；買賣婚姻、虐殺女嬰等事件層出不窮，封建思想仍籠罩整個大陸。這不能認爲是個孤立的問題，我們必須要從中國共產黨多年以來推行封建主義，反對自由、民主、人權、法治來尋根，否則這類悲劇仍會重演。

下邊的：「爲了我們的姐妹」一文，是轉載自中共內部出版的「春風化雨集」一書。我們把它全文刊登，也好作爲九月十三日勝利開幕的第五屆全國婦代會的一個註腳。

偉大的無產階級文藝戰士魯迅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禮教吃人！這個吃人不吐骨頭的魔鬼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裡究竟吃了多少人，誰也無法統計。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對這個魔鬼進行了長期的圍剿，使他成爲一具萬人唾罵的僵屍。但是，由於林彪、“四人幫”的十年浩劫，這個魔鬼竟然在某些地方得以借屍還魂，又張牙舞爪地撲向了我們的同胞，尤其是那些年輕的姐妹。

爲了我們的姐妹不再遭受這個魔鬼的摧殘，筆者蘸着血淚，寫了下面這樣一篇真實的報告。

(一)

一九七七年臘月三十的晚上，夜色深沉，北風呼號。江漢平原南部縱橫交錯的河渠港裡，冰封雪蓋，一望無際的原野上，路斷人稀。

夜半時分，一條坎坷不平的沙石公路上，并肩走着兩個年輕人。他們是一對爲逃避包辦婚姻而在除夕之夜被迫出走的戀人。姑娘名叫朱元英，小伙子名叫李良松，都是湖北省監利縣分鹽公社河山大隊的社員。

辦的對象，因而又不敢一下子就把這種關係公開。

由於父母哥嫂的軟硬兼施，元英含着悲憤的淚水，被嫂嫂帶到龔場公社去領結婚證。因為她和孔愛華都不到晚婚年齡，結婚證沒有領到。這意外的結果，使元英破涕為笑，回來後趕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了良松。

孔家着急了，慌忙托人說情，找幹部“開後門”，想盡早把結婚證搞到手。孔愛華的父親，是龔場公社水工部的採購員，不僅在龔場公社與領導很熟，而且與分鹽公社的黨委副書記柳德銀、孔祥良，分鹽人民法庭副庭長曹亮高都是同鄉、老熟人，孔祥良還是同姓同族，關係非同一般。河山大隊的公章掌握在會計手中，而會計的愛人是孔愛華的姑奶奶。孔家通過這些實權人物，很快就搞到了一張將朱元英出生年月由五七年謊報成五四年的假證明，上面居然蓋有大隊和公社的大紅公章。

沒隔多久，孔愛華又來約朱元英去領結婚證，元英借故推辭。孔胸有成竹地說：「這次只要你去一趟就行了。」原來，孔也搞到了一張虛報年齡的假證明，他父親又通過龔場公社一位副主任給民政幹事“通了氣”。元英還沒走到公社，孔愛華就把結婚證領出來了。朱元英簡直不相信這是真的，恨不得一把撕個粉碎。

按理說，結婚證具有法律的嚴肅性。可是，這種弄虛作假、違法亂紀搞到的結婚證却是對法律的莫大諷刺和踐踏。它對於朱元英來說，無異於一紙賣身契。

朱、孔兩家父母商定，七七年正月初四辦婚事。婚期一天天逼近，元英吃不下飯，睡不着覺，不知如何是好。去向父母訴說？不行。去向社隊幹部求情？也不行。怎麼辦？於是，臘月廿九的晚上，她把良松找來，站在躍進河的拱橋上，商量着如何逃脫即將臨頭的災難。望着橋下的流水中倒映着的牛郎星和織女星，他們更加心亂如麻，牛郎織女是傳說中的神話人物，難道這樣的神話竟然要由我們來變成現實嗎？商量來商量去，還是左右為難。於是兩人決定，第二天吃過團年飯後，一起逃走，避過了婚期再說。

現在，兩人被“逼上梁山”，狠着心逃出來了，可一共只有二十一元錢，七斤糧票，何處是歸宿？以後怎麼辦？天蒼蒼，野茫茫，只有咬着牙齒往前走。走了一天一夜，來到了東荆河邊，肚子早已餓得咕咕叫，元英的腳也打起了血泡……

就這樣，他們流浪似的度過了粉碎“四人幫”後的第一個春節。患難見真情，他們的心貼得更緊了，以致同居了。正月初五的晚上，他們提心吊膽

地回到了大隊，準備迎接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

(二)

元英和良松逃走以後，不僅朱、李、孔三家屋裡鬧翻了天，而且分鹽、龔場兩個公社也搞得滿城風雨。

正月初二，氣急敗壞的孔家父子找到分鹽公社副書記孔祥良家裡，求這位“族人”再次幫忙。孔祥良要他們去找河山大隊支部解決問題。孔家父子便來分鹽找公社黨委副書記兼河山大隊黨支部書記徐祥新。剛剛說明來意，徐就代表大隊支部表態說：「李良松與朱元英外逃是奸夫拐帶，歪風邪氣，支部一定要嚴肅處理。」千錘打鑼，一錘定音，問題的性質就這麼定了。公社副書記柳德銀正月初三也趕到河山大隊，表示了對這起“奸夫拐帶”案的高度重視。“奸夫拐帶”，這是封建時代蔑視自由婚姻的習慣用語。有人說這個詞是舊觀念。可是，孔祥良却在公社幹部大會上說：「舊觀念就不能用？！解放前早吃飯，解放後還叫吃飯，你怎麼不叫吃屎？」

朱家着急，李家害怕，只好向“兩級書記”徐祥新下跪求情。徐理也不理，轉過面來對孔家父子說：「如果你們要人，我們給朱家做工作，如果不要人，我們就要朱家退錢退東西。」在這位「鐵面無私」的書記眼裡，朱元英純粹是件“貨物”，可以任憑孔家選擇取捨，而他們自己儼然是交易所的經紀人。孔家表示不要人了，徐當即宣佈了處理決定：「李良松到我蹲點的隊裡辦學習班，邊勞動，邊反省。朱家向孔家賠償從三歲訂婚受的禮品到準備結婚辦的酒菜的損失費一千零一十八元，限期交清。」徐還指着他們鼻子罵了一通。

朱、李兩家挨了書記的罵，只好把一肚子怨氣發洩到元英和良松頭上。當元英被哥哥按倒在床上毆打時，她哭着喊叫：「你們就是打死我，我也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元英把話說絕了，她的父兄才開始意識到，由於過去的愚昧和草率，既坑害了元英，也搞苦了自己。

公社派政法組負責人、公安特派員鄧承毅處理此事。朱元英對鄧說：「如果要把良松弄去坐牢，那我就等他回來再結婚。」鄧承毅通過調查分析，認為朱、孔確係包辦婚姻，就以公社政法組的名義進行調解，廢除了婚約，收回了那張利用非法手段搞到的結婚證。同時，處理朱家退還孔家禮品費叁百貳拾元。後經大隊政法主任調解，由李良松拿出了這筆錢。

朱、李、孔三家的矛盾解决了，元英和良松爲了追求婚姻自主，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衝破了家庭阻攔這張羅網。可是，社隊某些幹部向他們佈下的那張更大更嚴密的羅網却依然籠罩着。

鄧承毅把處理意見向在家主持工作的黨委副書記柳德銀作了匯報，柳聽完之後，就給鄧下指示：「要以公社政法組的名義發個文件，明文規定不准朱元英、李良松這對流氓東西結婚，不能讓他們搞壞了地方的樣。」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政府還可以發文件限制一對自由戀愛的青年結婚，這豈不是明目張膽的踐踏婚姻法嗎？

李良松由大隊升級到公社住了半個月的「學習班」，在「三八」婦女節的慶祝大會上，公社黨委還批准把他弄去進行了「亮相」和批鬥。書記們哪會知道，台上李良松在批鬥「示衆」，台下許多姐妹都感到心寒齒冷，尤其是那些不滿意包辦婚姻而打算自由戀愛的姑娘，簡直覺得自己是在「陪斬」。

良松釋放回隊以後，和元英一樣，積極投入了春耕生產。可是由於元英已經身懷有孕，害怕「出第二次醜」，只好央求兩方家長及早辦婚事。朱、李兩家多次找大隊寫證明領結婚證，大隊以不夠晚婚年齡爲藉口，拒絕出具證明。

「要想菩薩顯靈，就要磕頭燒香」。於是，李家辦了兩桌酒席，邀請大隊幹部，除了徐書記外，幾乎所有的大隊幹部都到了。酒過三巡，李家提出要結婚的事，在場的幹部都表示默認和許可。這樣，朱、李兩家就定於四月十九日辦婚事。

四月十九日下午兩時，徐祥新從公社開會回來，得知朱、李兩家正在辦婚事。他堅決按柳德銀「不准這對流氓結婚」的方針辦。於是，他一面通知大隊幹部到大隊部集中，一面用電話向公社黨委進行匯報，得到了黨委的同意和支持。

天黑以後，徐祥新向大隊幹部宣佈了「攔婚」的決定和行動計劃，並且馬上派人守住了朱家送親的必經之路。

九時左右，漆黑一團，朱家送親的小船小心翼翼地經過大隊部，徐祥新帶領「伏擊」人馬早已嚴陣已待，只聽書記一聲吼，幾隻雪亮的手電光同時照到船上，幹部們又是吼，又是罵，殺氣騰騰，幾個送親的姑娘早已嚇得魂不附體，未等船攏岸，就落荒而逃。元英和兄嫂一看來者不善，也趕忙跳上岸，鑽進了附近的麥田。

已至凌晨兩點，朱元英才帶着滿身泥水，跌跌撞撞地摸到了李家。剛在床上坐下，驚魂未定，徐祥新又帶着幾名大隊幹部闖進屋來，一眼就看見了元英，終於把她抓到了大隊部。良松躲藏未被抓住

。

四月二十日，天剛蒙蒙亮，良松回來後只得聽徐書記的命令到大隊部「自首」。他背起母親打好的小包袱，包袱裡放着「罪證」——八件結婚新衣，然後拖着沉重的雙腿到大隊部去。

徐祥新派專人把「犯人」押送公社。

陽春三月，春光明媚，蜂飛蝶舞，鳥語花香。家鄉的春天是多麼美麗呀！爲了改變家鄉貧窮落後的面貌，元英和良松毫不吝惜地付出了熱汗，他們七、八歲起就爲隊裡放牛，十一、二歲就棄學務農，頂着烈日插秧割禾，踩着冰凌挖河修渠，艱難辛苦磨煉了他們的筋骨和意志。粉碎了「四人幫」，使他們更加充滿信心和力量，更加熱愛家鄉，更加憧憬未來。就在前幾天，元英還和五、六個姐妹一道，像牛一樣地拉着犁、拖着耙艱難地行進在沒及膝蓋的泥水中，耕田耙田。儘管強烈的妊娠反應使她頭暈目眩，但她仍和往常一樣，十分賣力地拽着纜繩。如今，他們只能用淚眼看着眼前的春光和路邊勞動的鄉親。「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鄉親們都以同情的眼光目送着這兩個無罪的「犯人」。美麗的家鄉，善良的鄉親啊，哪裡會想到這是元英和他們在作永別？！

到了公社，交了「罪證」，早已等得不耐煩的曹亮高就提審「女犯」來了。他要朱元英「老實交待」。元英沒有半點隱瞞，連已經懷孕的「隱私」都交待了。

曹當即提出：「你這是非法私孕，必須刮宮引產。」根本不容當事人申辯，曹提筆一揮，「經本庭審理查明，朱元英前往醫院引產」的「判決書」就寫好了，接着從褲子口袋裡掏出「監利縣分鹽人民法庭」的公章蓋上。於是，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就產生了。但人民有權質疑，如此胡作非爲的「人民法庭」豈能不褻瀆法律、草菅人命、坑害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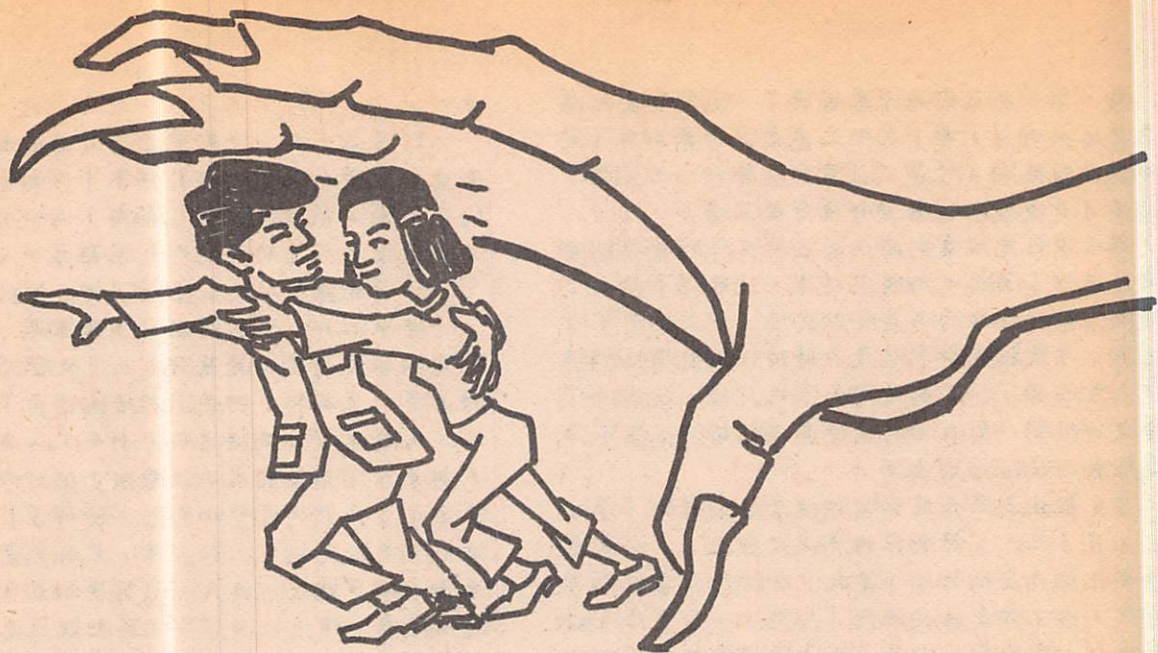
曹亮高連「男犯」也來不及審問，更談不上徵求家長和有關領導的意見，拿起「判決書」就趕到公社衛生院，找到助產士涂某，要她爲「懷私孕」的引產。

由於助產士當時有事，曹只好將朱元英引到旅社，交人代爲看守。曹前腳走，朱元英後腳就跑出了旅社，躲到了親戚家中。

二十一日晨，曹發現朱元英走了，就到處大喊大叫，氣勢汹汹地命令良松及其父親、親友馬上把元英找回來！

下午，元英又被迫回到「學習班」。曹亮高還是逼着元英往衛生院去了。

朱元英到了衛生院，曹就把她推到助產士的寢



室，拍桌打椅，大吼大叫，非要她引產不可。衛生院的職工十分反感地說：「曹庭長把法庭搬到醫院來了。」元英有口難辯，被曹推推攘攘地「送」進了手術室。

助產士未對朱進行認真細緻的檢查，就草率地施行水囊引產手術，結果錯誤地判斷了懷孕月份，過量的往水囊中注液。在沒取出水囊之前，又過早注射催產素，致使子宮破裂，腹腔大出血。待縣醫院連夜派人前來搶救，手術時發現，由於子宮破裂長達十八個小時，腹腔積血約一千五百毫升，子宮已經部份壞死。可憐這個身強力壯、平時穿着木屐挑百多斤也能健步如飛的「鐵姑娘」，如今已被搞得奄奄一息。

四月二十五日下午七點半鐘，朱元英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朱元英死了，李良松還被曹亮高監禁在「學習班」裡，鄧承毅派人把他叫來。他如瘋如狂地奔進病房，一步撲到床前，昏倒在地，兩個多小時人事不知。元英的三位父親（生父、養父和良松的父親）老淚縱橫，捶胸頓足；三位母親和七、八十歲的老奶奶伏在屍體上，呼天喊地，哭得死去活來。

朱元英死了，噩耗像閃電般地傳到四面八方，社員們扶老携幼、成群結隊地趕到衛生院。看到這生離死別的情景，聽到這撕心裂肺的哭聲，誰不心痛胆寒？青壯年男子怒吼痛罵：「這簡直像國民黨、土匪幹的事。」「走，找公社黨委評理，找曹亮高算帳！」憤怒的人們勿須誰領頭，一窩蜂地湧向了公社。

火山爆發了，成千上萬的人在怒吼。嚇得那些平日在群眾面前張牙舞爪的人胆顫心驚，逃避三舍。

「生是李家的人，死是李家的鬼。」爲了讓元英的遺願得到滿足，家屬們商定由李家安葬死者。公社黨委的某些領導却提出「朱李生前的結合是非法的，死後也不能讓她埋在李家。」於是下令由朱家安葬，并要大隊支部監督執行。家屬不予理睬，強行把死者運到了李家。

下葬時，天降滂沱大雨。無數圍觀的群眾都說蒼天有眼，這既是爲枉死者傷心落淚，也是用天河之水洗刷強加在元英身上的罪名，證明她的清白無辜。一連好幾天，監利、洪湖兩縣的許多群眾絡繹不絕地來到元英墳前，表示同情和悲哀。這件不大的事情，不是也說明了「得道多助」嗎？！

李家強行埋葬元英，引起了公社黨委的「高度重視」，公社一把手親自主持召開了黨委會。副書記孔祥良搶先發言：「李家安葬朱元英，是公開與黨委對抗，我們必須針鋒相對，寸步不讓，挖屍重埋，主動出擊。」另一副書記柳德銀立即表示贊成，還有幾個委員附和。列席會議的鄧承毅表示反對，認爲「如果挖屍重埋，無異於火上加油。事態不宜擴大，要多做正面工作。」一把手怕事情再鬧大，不好收拾，便沒有贊成「挖屍重埋」，但認爲「主動出擊」還是很有必要的。

向誰「出擊」？當然是向死者家屬和同情死者的幹部群眾出擊。可是這個面又太寬，還必須抓重點，槍打出頭鳥。於是，黨委就積極物色出擊的重點目標。

爲了減輕曹亮高的壓力，縣法院派來一名幹部，未作深入調查，就按照公社黨委的意見，認定朱元英之死純粹是由於醫療責任事故，與他人無關，只是給予助產士行政記大過的處份。

縣法院作的這個草率而片面的結論，掩蓋了事實真像，混淆了是非界限，包庇縱容了違法亂紀的幹部，更沒有為蒙受冤屈者伸張正義。

路不平，有人填；事不平，有人管。不僅死者家屬要上告，就連鄧承毅、公社婦聯副主任柳家芝和許多大隊的婦女主任也聯名寫信，向省法院和省婦聯提出控告。

公社黨委還是一意孤行。他們經過反覆研究，選定了鄧承毅作為「出擊」的重點目標，主要原因是「支持朱李非法結婚」。在一陣緊鑼密鼓的策劃後，突然對鄧展開了批判。指責鄧是「分鹽公社不得安寧的總禍根」、「架空黨委的野心家」。同時，還點名批判了柳家芝，認為她「寫黑信、告刁狀，支持歪風邪氣，與黨委離心離德」，要她在「三大講」時，搞了一個多月的「說清楚」。公社還召開廣播大會，進行點名批判，整一警百，全盤照搬了「四人幫」整人的一套老辦法。

對寫控訴信的人，黨委指派曹亮高組織專案班子，進行追查。曹對揭發他的人，早已恨之入骨，

於是採取「寧可錯抓三千，也不放走一人」的辦法，大抓「嫌疑犯」，先後有三十多人被公社和大隊抓進「學習班」審查。這種「學習班」有民兵看守，不准亂說亂動，與家人隔離，白天強迫勞動，晚上審訊交待，有的挨打，有的挨罵。與其說是「學習班」，不如叫做「集中營」。

李良松的父親正含着眼淚在插秧，也突然被徐祥新抓進學習班，連夜審問，又打又罵，硬要他交待鄧承毅是如何支持他的兒子結「黑市婚」的。

凡是支持和同情了朱元英的人，都受到了審查和批判，有的還被撤職下放。

(三)

死者冤未伸，活人又受屈。該找哪裡告狀？該向誰去申訴？

為告狀，元英的父親和哥哥賣了房上的瓦、欄裡的豬、床上的蚊帳和棉絮、屋裡的衣服和家具，直至賣掉口糧，七拼八湊弄點路費。

縣裡不理睬，他們就越衙上告，到荊州地區去申訴。地區給縣裡打電話詢問情況，回答是「純屬誣告」。於是，元英的父親只好含淚去，哭着回。

地區告不准，就上省裡告，元英的父兄先後六次去武漢，到省法院上訴。省法院給縣法院打來電話，縣法院竟指派曹亮高回話，曹亮高回答「此案早已了結，家屬無理取鬧」。於是，省法院要死者家屬回去。他們不甘心，只好露宿街頭，乞討為生，天天到法院門口去坐一會。後來被公安機構收容、遣送回鄉。

受害者在傾家蕩產地告狀，被告者却在平步青雲地升官。柳德銀由公社二把手普升為一把手；徐祥新由不脫產變成脫產的黨委副書記兼一個管理區總支書記；曹亮高由公社副庭長選拔為聯社中心法庭副庭長。

狀告不准，冤沒法伸。元英的奶奶為咽不下這口氣而咽了氣，元英的生母和養母，思兒成疾，完全喪失了勞動力，只有天天嘆息，夜夜落淚，幾次要自殺。

良松呢，由於殘酷的打擊，神經受到刺激，變得沉默寡言，精神恍惚。

黨中央關於認真落實政策，堅決平反冤假錯案的決定，使他們增強了信心和希望。他們多麼想到北京上訪啊，可又實在沒有那麼多路費。元英的二哥聽說有個熟人要上北京告狀，他趕忙找到這位熟人，求他幫忙帶一份狀子到北京去，交給黨中央。

秋高氣爽，風和日麗，香山楓葉正紅。「狀子」到北京去，交給黨中央，轉到了中央處理上訪問



題領導小組，辦公室的負責人當即指示正在湖北檢查工作的中央處理上訪問題檢查組查清此案。七九年十一月，中共湖北省委指示荊州地委、監利縣委組成聯合調查組，配合中央檢查組的同志，直接深入社區進行調查。

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傳得飛快。「北京派人來了！」「朱元英的案有希望翻過來了！」群眾奔走相告，受害者和廣大群眾紛紛向調查組反映情況，揭發問題。事實真相終於弄清楚了，調查組的同志無不感到悲憤交加。他們及時向地、縣委提出了調查報告和處理建議。半年以後，中共監利縣委作出決定：徹底推倒強加在朱元英身上的污蔑不實之詞，給予徐祥新、曹亮高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并建議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給予柳德銀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處分，同時安撫了死者家屬。

朱元英的案子總算平反了。如果人死之後真有靈魂存在，她一定會含笑九泉。

為了從朱元英的悲劇中總結教訓，地委又派人到了分鹽公社。他們在調查中看到和聽到的許多觸目驚心的事情，雖然已經與朱元英沒有關係，但是與她的姐妹——應該說是我們的姐妹——緊密相關。

據有關部門統計，目前這個公社十五至二十五歲的青少年中，文盲竟占百分之七十六，其中絕大多數是我們的姐妹。

在這裡，包辦婚姻和買賣婚姻似乎已經合法化，無人過問。據說，這個公社百分之七、八十的青少年都是從小包辦訂婚的。許多姐妹不甘心像商品一樣被人出賣、任人擺佈，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自殺的悲劇屢見不鮮。僅最近兩年，分鹽公社共發生自殺案十起，死亡十一人，其中大多數都是包辦婚姻的犧牲品，包括兩名大隊婦女主任、一名中學教師。集體自殺的惡性事件在這裡也一再發生。

僅在去年四月中旬的六天時間裡，這個公社連續發生三起四人自殺的慘案，受害者全是我們年輕的姐妹。南廟大隊婦女主任兼團支部書記吳桃元（二十歲），因為堅決反對父母包辦婚姻而遭到家庭的毒打和辱罵，在得不到支持的情況下服毒自殺。她用血淚寫了下面的遺言：「大伯、小伯、大哥、小哥、大姐、小姐，你們都好，只怪我狠心拋下了你們，希望你們對待我的侄兒侄女不要像對待我這樣。我這是一滴眼淚一個字寫出來的。」

這是多麼悲慘的呼聲！這是對封建禮教何等沉痛的控訴！

為了我們的姐妹，筆者要大聲疾呼：書記、主任、父老兄弟們，都從血淚中吸取一點教訓吧！不能讓朱元英式的悲劇再重演了！

原載大陸內部資料
「春風化雨集」（下）

徵求廣告



徵求廣告

		全頁	半頁	1/4頁	1/8頁
封底	黑白	\$ 600	\$ 375	\$ 200	
	彩色	\$ 1,200	\$ 975		
封底裏	黑白	\$ 400	\$ 250	\$ 150	
	彩色	\$ 1,000	\$ 650		
內頁	黑白	\$ 200	\$ 110	\$ 60	\$ 30
	套色	\$ 240	\$ 150	\$ 100	\$ 70

* 長期廣告價錢另議

** 彩色廣告要供應彩色底片，否則價錢另議。





我驕傲， 悲哀地驕傲……

華流

如同絕了六慾的小和尚
見到艷婦
我悠悠地掏出
一個二十五分的硬幣
向報攤
買了一份香港出版的日報
向「幹部同志」
狡黠地笑笑
頭昂起來——

咳，你們同胞的統治者
可能看到真實的世界？
我能夠！
我不必關緊了房門
再旋低美國之音的音量
不必在情信中
用隱語咒罵活着的神
不必在政治學習會上背書
打着呵欠
心在咀咒嘴吧的謊言

是的，在唐人街
人們像上緊發條的古老鐘錶
遠行者
爲了衣食，爲了分期付款
爲了發財
每天幹十幾個鐘點
筋疲力盡
政治是奢侈品
政治關連着身家性命
但並非面目猙獰
在烟霧騰騰的茶樓裡
在太陽晒着的花園角公園
人們談論政治，海闊天空
像談論麻將局一般輕鬆、自由

可是，政治
是中國可怕的瘟疫啊
屠殺了多少肉體
爲了政治

午間，我匆匆地
在掛滿漢字招牌的唐人街上
穿過
着露背裝的，戴太陽鏡的，穿牛仔褲的
黃種、白種、黑種人
到中國餐館渾濁的廚房裡
去上工
身邊，幾位從故國來的
官方人員——
不大大稱身的灰色西裝
蒙上了塵
拘謹地東張西望
街旁的報攤位
琳琅滿目的報紙雜誌
紅字的頭號新聞標題
多麼惹人注目
動盪的世界匯聚在這裡呢
我的同胞放慢了腳步
向報紙投入的一瞥
無人覺察的——
急急地走了

統治者把中國做成一個
密封的油罐
那一年夏天
我和朋友
騎單車到遙遠的山裡去
爲的看看
香港的電視節目
(人說那兒的魚骨天線十分靈敏)
我的一個
友人從香港偷帶進來的
「爭鳴」「中國之春」
人們(從官兒到百姓)
傳閱着
只一天，便變成了爛紙一團

我曾像
囚於密室的死囚
渴想藍天，飛鳥和人語
那渴望
撕扯得心發疼！
我有若
居住在無日無夜不籠於濃霧之中的
小巷，我奔逃着，掙扎着，要跑開去
只爲了
一睹萬物的真象
可是，怎麼能夠
政治
是一位無處不在的死神，
把並不愚魯的頭
獻給異邦
僅僅爲了謀生

我說——
我已絕望了
我不想爲了
垂死的革命
打一劑強心針
我要遠遠地
看着
一種乖謬而極有魅力的主義
——它誕生於萊茵河畔
——一個狂人的夢和推理中
怎樣
終於滅亡在東方
却拖累了一個古老的種族

我驕傲着
爲了在自由神的裙子下
每一口新鮮的帶着海洋氣息的呼吸
可是
我的驕傲是悲哀的呀
因爲
我的脚下
不是軟而貧瘠的黃土
和我相處的
不是操着鄉音的童年伙伴
再也
不能見
村頭的霜粘着楓葉

再也不能在湖畔
做廣播操
操一把腥紅的鎌刀
把青春收割下來
獻給虛偽的夢
和一位笨重而冷漠的官僚階級

是的，在太平洋這一邊
我的路也是
荆棘滿目(又那麼陌生)
我憂慮失業，憂慮疾病
憂慮黑夜街頭的罪惡
可是，我看到了
沒有「語錄」的世界
我看到的
都未經政治的利剪闖割
我自自由地用我的心觀看着
在敞開房門的廳裡
大聲數說着，抨擊着
我痛恨的主義
不必掩藏我真實的憤怒了
也不必抵住我感受了多少年的嘲笑
爲了這自由的目光
這自由的嘴吧和腦袋
我寧願
肉體淪於地獄呵！

是的
我的不敢讀「非黨報刊」的
革命的同胞
你會憤憤的自責——
祖國正在復甦
當彎曲多年的脊背剛剛伸直
你却離去

唉，扶桑花在鳥聲中開放
連我的記憶
也只好封存在
故園的一個木箱子裡

我失去了一切
等來了一個
悲哀的驕傲

一九八一·八·二寫
一九八三·五·十九改并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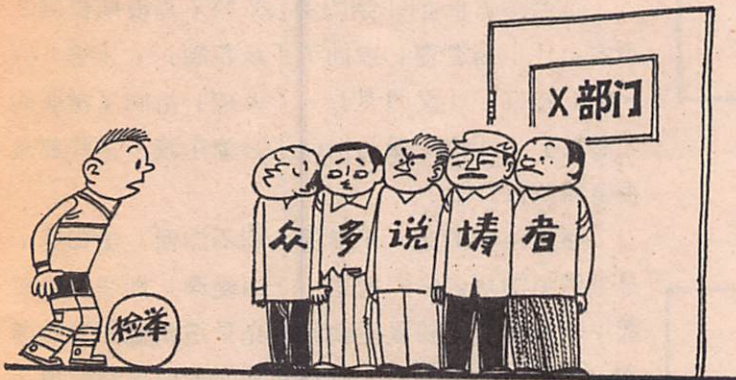
漫画选

本版作品选自《吉林日报》、《南京日报》、
《北京晚报》、《讽刺与幽默》、《光明日报》
《工人日报》、《漫画》、《讽刺与幽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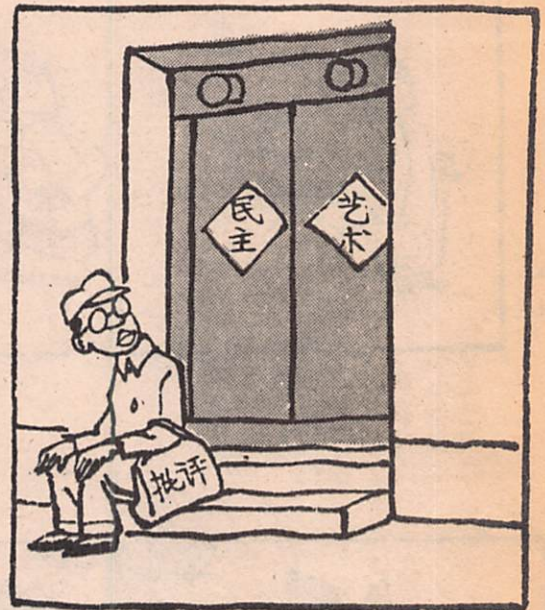
等……

蔡青



人墙

沈天星



闭门羹 (某高所见)

八年八月
华君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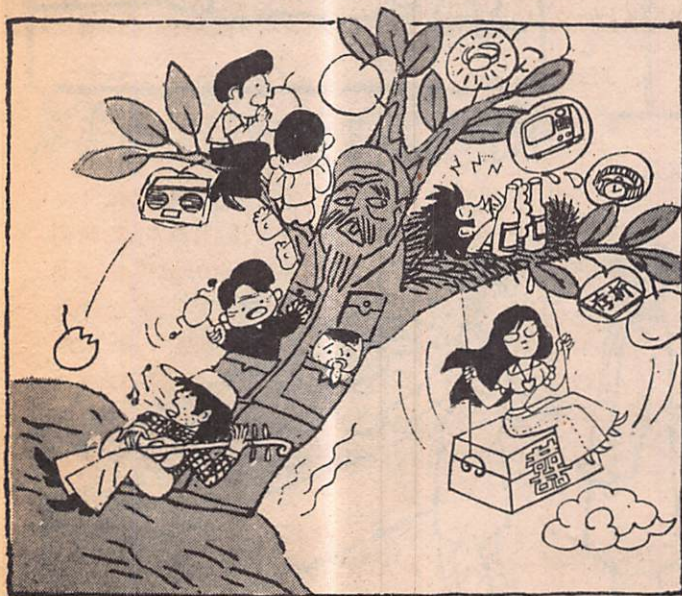
复印机

王复羊



——我包的指标已大大超过了，发奖金吧！

韦启美



这棵大树不能倒

冯健男

編者按：

國內這幾年來，很少見到生動活潑的作品。中共中央文件下來，民刊爲之肅殺，剩下文藝在浴血奮戰，白樺等事件一出，連這個民主孤島也守不住了，只能見到的，就是漫畫還「時露崢嶸」。

漫畫這個東西，亦莊亦諧，幽默、諷刺，攻擊之間的界限本來就很不容易分得清。刺過去又痛又癢。結果是，小百姓哈哈大笑，當局者「啞吧吃黃蓮」。

試看華君武的「閉門羹」，矛頭不是很明顯嗎？還有，「小指割傷」指向了「承包制」，「等……」指向了「文明月」，「人牆」指向了當前的「肅反」，「復印機」指向了官僚主義。這些都是很應時的好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這棵大樹不能倒」這句話，是毛澤東對周恩來的批語，「四愛圖」則明點當前鄧小平的「五講四愛運動」，光是這兩個標題的運用，就足以鼓動人心，姑無論畫面如何指桑罵槐了。

看完了漫畫，笑完了之後，人們也不必過份地指責街頭搖扇的醫生，亂包紮病人的護士，躺在復印機上的幹部和抱着錢幣的文人……，在另一方面的意義上說來，他們是對的。魯迅說：「上有愚民，下必有愚君」，你要「四個堅持」愚弄下面嗎？下面沒有反抗的武力，也有愚弄你的辦法。終有一天，這種「上愚下、下愚上」的局面，將斷送了共產黨的一黨專政。

勿謂言之不預也。

在西雙版納

的日子裏

蔡可風

第三章：到西雙版納去

『西雙版納』這名字於我又神秘，但又不算陌生。記得念中學時，一位同學向我介紹一部電影：「在西雙版納密林中」。初時，我還以為是一部外國的電影。看過電影之後，我才知道：在中國西南邊陲，有這麼一個神秘的地方。影片裏展示的動植物世界、少數民族的生活令我無比神往。以後，凡是有關西雙版納的電影，如「蘆笙戀歌」、「摩雅傣」等，我都不願錯過。但是，我從沒想到：有一天我會到這個地方來；更不曾想到，我此生的思想突變，是在這地方開始的。在這地方我改變了一生的思想。

當天晚上，我們實在忙個不休。剛剛搬到另一個新教室，就來了一個解放軍軍官。他自我介紹姓陳，是這次專程來接我們的。現在，他是我們的連長。接着，我們附近的幾個教室

的學生又集中在一間大教室裏，再加上了三十多位女學生共一百四十多人，聽取陳連長的講話。

陳連長告訴我們：很可能明天就起程了，所有同學都不能在外邊渡宿，還沒有回來的同學必須設法通知他們。他把一百四十多人分為十二個班，每班隨便唸了兩個人名作為臨時的正、副班長。他的劃分，是根據性別和原來所在的學校劃分的，而呂哲剛好是我們班的正班長。對於陳連長的安排，我倒相當滿意，也佩服他在這麼倉促的情況下處理事情那麼有條理。幸而第二天不曾派出車來，否則真有幾位雲南本省同學，要直至深夜才回來獲悉這消息呢。若真是如此，他們連與父母或情侶告別的時間也沒有了。

一月六日的清晨，我們按原來的計劃安排出發了。因為我們這次來雲南是打算永久定居的，行李自然不會少。我自己的行李就有七大

箱之多，其中四箱是書籍，搬動起來倍加吃力。連長命令我們：除了打成背包的隨身行李之外，一切衣物、雜物全部放在行李拖卡之內。結果，一百四十多人的行李把六個掛卡都堆得滿滿的。每一部『解放牌』貨車都得拖上一個拖卡。人就分別乘坐在貨車的車廂內。到真正出發時，已近晌午了。

從昆明經思茅、允景洪、勐海等地，到打洛鎮出緬甸這條公路，據說是法國人修建的。在瀾滄縣有一間冶煉廠，本來也是法國人經營。這條滇南公路，雖然也有好幾十年歷史了，但仍然是老樣子，沒有得到加濶和修葺。由於這公路要經過哀牢山區和無量山區，公路不得不沿山修築，徙折蛇行。在地圖上看昆明到西雙版納自治州的首府『允景洪』，至多只有三百公里之遙，實際路程則達到六百多公里。加上不斷的上坡和下坡、拐彎，車行速度一般少於每小時二十公里。而今，我們所乘的六部貨車，都掛上了拖卡，司機都習慣於運貨而初次載人，自然心理負擔很大。陳連長更是責任重大，他坐在第一輛貨車的駕駛室內，不停地提醒司機小心，貨車之行駛速度，真是慢到極點。

我被分派到第一輛車上。眾人都用自己的背包放在車廂的木地板上，墊着屁股，靠着四周的欄柵閉目養神。我所在的車前廂因為放着兩個很大的汽油罐，不時在蓋子縫有汽油冒出，散發出一陣陣的汽油味。故此，大好位置却無人問津。我實在不能忍受車廂內過份沉悶的氣氛，就把我的背包移到車頭的油罐上面，自己也爬了上去坐着；並把蓋車的帆布揭開了個小洞來看風景。

車一離開昆明市區，就立刻進入相當荒涼的地區。由於這公路是黃沙泥路，一路上只見黃土飛揚。幸而我們是第一部車，後面跟着的幾部車一定飽吃黃土了。但是，這仍不能削弱我的豪興。不久，我們就到達了晉城。陳連長就命令停車，在這小鎮內用中午飯。

飯後，我們就在這小鎮內各處走走。這小鎮也有大大小小數十間商店。因為此鎮就在滇池旁邊，風景倒也不錯。路旁，還可以買到滇池的蛤貝。如果你喜歡，他們可以在你的面前把一個一個蛤貝撬開，把肉裝成一小碗，拌以蒜泥供你享用。我們當然也買了一小碗，但被幾個老昆明警告說有寄生蟲，這麼一嚇就再也不能下咽了。

良久，我們又再出發。不知道是否剛才的

蛤貝之作用，還是心理作怪。我很快就感到肚子內水火交攻，只好把駕駛室頂板搗得震天價響。陳連長不得已停車讓我們方便去。此後，我們每行車兩小時左右，就停車一次，讓各人下車運動運動，方便方便了。

我們的車隊到達玉溪時，已是黃昏時分。我們就在這縣城內渡過南行旅程的第一夜。

玉溪是一個人口較多，相當發達的縣。當然，以它來跟廣東珠江三角洲的任何一個縣相比，則相去仍遠，但在雲南來說，可以算得上較大的縣治了。玉溪鎮內，也有數十間頗為漂亮的商店。也有不少中小型工廠。出產「春城」牌香煙的卷煙廠也設在這裏。但是，我們萬不能想到：一年之後的滇南大地震，這玉溪是受災最嚴重的縣分之一。到我們接受再分配而重回昆明時，途經此地，只見滿目瘡痍，很多房舍因地震而倒塌，很多人在這次地震而喪生、殘廢。我們回到昆明後，還經常被地震的警報干擾。

從玉溪再往南，便是哀牢山區和無量山區。這時的車行速度極慢，爬坡時竟是每小時五公里左右的車速，但路兩旁的景物更加誘人。這天，剛好霧氣很大，我們的車輛不得不開大了霧燈行駛。當我們穿過雲霧，直下平川低窪之地時，回首看見其他車輛一部一部在雲霧中衝出來的奇景，令我終生難忘。

一次又一次地，我們的車在雲霧裏穿來穿去，其中有一次的雲霧分外濃厚，我們的車輛鑽進這烏雲中時，但覺陰風陣陣，寒氣迫人，忽然暴雨傾盆。我們猝然不防有這樣的變化，爲了便於欣賞風景而掀開了的帆布，此時又只好手忙腳亂地掀回來蓋上。可是，我們剛剛忙完，却又雲收雨霽。但見公路兩旁的樹木，洗盡了覆蓋在樹葉上的黃土，顯得蒼翠欲滴。在這臘月時分，北方早該是木葉盡脫，或風雪迷漫的季節了；所以一些北方來的學生，忍不住喝起彩來。

我高坐在汽油罐上，時而哼幾首廣東小調，時而靜靜地沉思或尋詩覓句，倒也怡然自得。突然，一陣猛烈的震動，把我連人帶行李包從油罐上摔了下來。全車的人都站了起來，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這時，車早已停了，其中有兩個性急的學生跳下車來，却立刻向車上的人招呼道：「好險！好險啊！」

車上的人一下子全跳下車來，後邊那幾部車也相繼停下。原來，我們的車子正橫着停在

路中心。那司機正指着一顆大樹說：「全靠它擋了一擋，要不剛才轉彎時，整部車子飛了出去……。」

陳連長也捏了一大把汗，他在爛泥路上來回度了幾個圈子。有些人開始懷疑司機的技術。但陳連長說：「一方面是剛才的彎太大，其次是剛才的陣雨把道路沖爛了，只要以後車速再放慢些，就安全了。」

我們服從連長的命令又上了車。這次車行速度只可以跟走路相比，該說是爬行了。但走了不到半公里，嚇然看見在路旁停了兩部毀爛的貨車。顯然，這兩部車是不久以前翻掉、撞毀的遺骸。我們都不禁從心底打了一個寒慄。我坐回汽油罐上，却再也不能安下心來。

當汽車在另一個斜坡向下慢駛時，一種本能的警覺令我站立了起來。我發覺車的行駛很不對勁了！它像個醉漢似的，忽而偏左，忽而偏右，最後，向一個數十公尺深的山谷方向滑了過去，然而我却沒有一聲驚叫，也沒有絲毫應急的本能反應，只是眼瞪着一場車毀人亡的慘劇即將發生……。

又是一個小小的樹墩救了全車人的生命——當滑了下來車輛碰到這樹墩時，車就自動地停下來了。如果不是超慢速的行駛，如果不是這個樹墩，我們非步上前面那兩部殘骸貨車的後塵無疑。這一次，全部車輛、全體司機、軍人和學生們都下了車。陳連長也不願再冒這個險，他命令全部車輛都得裝上鐵鏈，而人就在那泥濘的公路上步行一公里餘，到脫離這段「危險地帶」之後再上車。因此，我們的車隊也錯過了宿頭，只好到峨山縣的一個解放軍團部去投宿。

在峨山團部，我們掏出了地圖來看了一下，不禁大吃一驚，我們趕了大半天路，在地圖上的直線距離按比例還不到五十公里呢。由於天色太晚，我們無法離開團部到縣城去蹭躑。一年之後的大地震，峨山縣是處於「震中」。整個峨山縣城被摧毀了，這個團也無法倖免。因為這一帶的房子大都是用未燒過的泥土磚蓋的，磚質脆弱而重量非輕。因八級的地震而倒下時很容易致人之命，所以更加劇了這次地震的災情。至於這個團部的受災情況，我却無法知曉了。

次日，天還沒亮，我們就被趕上車。陳連長還說：以這樣的速度，十天也到不了思茅的。我們也只有服從。這一天倒也相當順利，中午時分，我們就到達元江。

元江也是較為發達的縣之一，縣城在一個相當大的壩子裏。（雲南人稱盆地為壩子的）據熟悉這裏的人說：在這元江壩子，你可以吃到土產的荔枝和龍眼，也可以嘗到元江出產肥美的魚類。我們在這裡停留了一個多小時，這裏的農村風味與廣東頗有相似之處，給我們帶來了依鄉情切似的親切感，而一向鄉土觀念甚重的韓修賢，更說出了希望將來能到這壩子工作呢。

午後，我們很快到達了墨江。當連長告訴我們該晚會住宿在墨江，明天抵達思茅時，我們都覺得要好好洗個澡了。但是，旅店是不設浴室的，我們也無可奈何。一向愛清潔的呂哲却大不甘心，不知向誰打聽到附近有一口古井，令我喜出望外。

從旅店向山下走了千餘步，就有一個古井。井的一面依山，一面向田野，附近了無人家。依山的壁上刻有幾個字，却被水泥覆蓋了。看來，這該是寫着井的名字了。大概因為這名字也有封建味道或紀念某位古人吧？我們却無可查考。井水十分清涼甘冽。我們不忍弄髒它，就提水到較遠的地方淋浴。但從滇南人對諸葛亮的崇拜來推想，我懷疑這井與諸葛亮有關。所以，我們受了此井的恩惠後，我們把這井戲稱為「孔明井」。只可惜回昆明時我們沒有住宿墨江，也沒有重訪這「孔明井」了。

從墨江經通關、磨黑，就到思茅。磨黑是一個重要岩鹽產地。我們中午在這裡停留，看見商店裏出售一種白色、有一百斤重的六塊東西時，我初以為是白色的石蠟。但又覺得不太合理，向老鄉們詢問，才知道是「鹽巴」。原來這地方的居民所食用的鹽，都來自於這裏的



地下。地下深處蘊藏著岩鹽礦。當把水泵到地底下，再把鹽溶液抽上來煮乾，加上碘，就成為可供食用的鹽巴了。由於煮鹽時用的是大鍋，蒸乾之後，整塊鹽巴也成了鍋的形狀。售賣時也就把這些鍋狀的鹽巴砍成一塊一塊，按重量出售。這樣整塊的鹽巴，攜帶起來也很方便。用時粉碎或否，則任君選擇了。

當汽車駛入思茅壩子時，但見公路兩旁盡是整齊的尤加利樹，樹外是兩列池塘和甘蔗田。我和韓君都是廣東順德縣人。順德以魚塘、甘蔗和桑林稱著。這思茅的景色，真不下於三千多公里以外的故鄉。我和韓君都十分興奮。想不到在這重重疊疊的山巒中間，會出現如此酷似我們家鄉的地方。到我們全車隊到達思茅軍分區，第四十二師的師部營地時，一群老廣東聚在一起，都有同樣的感覺。

思茅，又名邊城，原是一個商埠。其縣治所在地稱為「復興鎮」。據說，思茅這個地名，是紀念諸葛亮的。當年他來到此地，緬懷他以前的故居、他的茅蘆。故有「思茅」之謂。思茅的復興鎮比我們從昆明來時途經的任何城鎮要大得多，也興旺得多。全鎮大大小小共有上百間商店，供應的商店也較為豐富和多種多樣。在趕集的日子，還可以買到不需憑肉票的豬肉、花生之類的物品。當時，我們認為：這大概是因為少數民族兼邊疆地區而得到照顧的緣故吧。看來，我們即將進入的西雙版納——比這裏更為邊遠，少數民族更為混集的地方，必然有更為優裕的生活環境了。

我們的車隊進入師部之後，當晚，陳連長就告訴我們：我們將在思茅停留好幾天，大家可以把一部份行李取下來，好好洗個澡，換上一套潔淨的衣服，等候上級的安排。當我們問他，我們將到西雙版納的什麼縣、什麼農場時，他却不能回答了。但他却告訴我們：幾個月前被分配到雲南的高一屆的大學畢業生，正在距離思茅不到四十公里的一個軍墾農場鍛鍊，我們也有可能被派到同一地方去的。陳連長的話頓時令我驚恐萬分——思茅雖然不錯，究竟不是西雙版納。我所希望到達的是西雙版納啊！

這一天晚上，幾乎全體學生都相當鼓躁。原來，我的想法十分普遍。一百四十多名學生，不論是雲南本省的或是外省的，幾乎全部從沒有到過西雙版納。今日適逢其會，來到這個神秘的地方之後却不能進入，真是天大的遺憾。有幾位性急的同學竟草擬了一份「決心書

」，勸全體同學簽名。決心書的內容，自是突出一個中心：西雙版納才是最艱苦，最能鍛鍊人和最有利於改造人的地方。我們堅決要求到西雙版納去！

第二天清晨，我們被軍號聲驚醒。接著，是一陣又一陣的「東方紅」歌聲，背誦毛主席語錄的聲音。我們班的班長，呂哲倒也機靈，立刻集合我們全班十二人，也照着他們的次序：唱「東方紅」歌，喊：敬祝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我們最最敬愛的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萬壽無疆。祝毛主席的最親密戰友，敬愛的林彪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跟着，領導我們唸了幾段毛主席語錄。

其餘房間裏的同學也不敢怠慢，紛紛模仿這程序幹了一趟。

陳連長好不容易才等到十多個班都做完了這「早請示」儀式，才把我們集中到操場上。他笑容可掬地誇讚我們：能主動地向解放軍學習！跟得快，跟得上！他還告訴我們，軍隊裏早已實行了「早請示」，「晚匯報」。就是每天起床後和睡覺之前，都要做兩次這樣的儀式。最後，他告訴我們一個可能的消息：我們不到近思茅四十多公里的農場了，我們會到「佛海」去。

那裏是「佛海」？「佛海在那裏？」，陳連長的話剛落音，操場上的隊伍馬上亂了形，把他困在核心：

「那麼，不去西雙版納了嗎？」

「昨晚那份決心書幹嘛不早點貼出來？現在遲了！」

「還沒決定嘛！」

「佛海不就在西雙版納嗎？」

「胡說，地圖上寫得明明白白，西雙版納只有三個縣：景洪、勐臘、勐海。」

陳連長被壓得喘不過氣來，只好提高聲音大叫：「佛海縣就是勐海縣嘛！」

「萬歲!!!」我們好久沒有從心底發出這聲歡呼了。剛才無法彈壓得住的隊伍，立刻自動地重新排好，一個個同學臉露歡笑，我們只望這可能的消息能立刻成為真實的消息，向我們宣佈。

思茅軍分區和中共第十四軍四十二師的師部都設在距復興鎮不到兩公里的地方。師部的戒備不算森嚴，但一般老百姓却不能隨便進入師部的營地。在師部，有一個團的軍隊駐紮在那裏。中共軍隊的編制是：一般十至十二人為一個班。班內設正、副班長和組長各一名。三

個班組成一個排，排內設正、副班長和組長各一名。三個班組成一個排，排內設正、副排長各一名。三個排組成一個連。但有時會加上一個「炮排」的，就成了加強連了。一個連設正、副連長各一名，正、副指導員各一名，司務長一名。（其中司務長屬排級官階）一個連設一個「黨支部」。指導員多任黨支部書記。所以，一個連往往可以看成一個最基本的單位。然後，一般三個連組成一個營，營內設正、副營長和正、副教導員及股長，股長屬營級幹部，主管生活。營以上是團。團內設正、副團長、正、副政委和正、副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及處長。一個團內設一個黨總支部。有時，一個團不只有九個連，有時會加上一個砲連、裝甲連等。團以上是師，「旅」早已廢除了。師部大多數設在專區所在地。思茅縣就是思茅專區地委的所在地了。

陳連長把我們分成三批，其中一批到師部的澡堂去洗澡，其餘兩批自由活動。但要按時回來洗澡和集中點名。我們除了到復興鎮溜躑了大半天外，還到理髮店去整理一翻。有些同學把外衣脫下，洗去這幾天的塵土。我對那浴室懷有很大的興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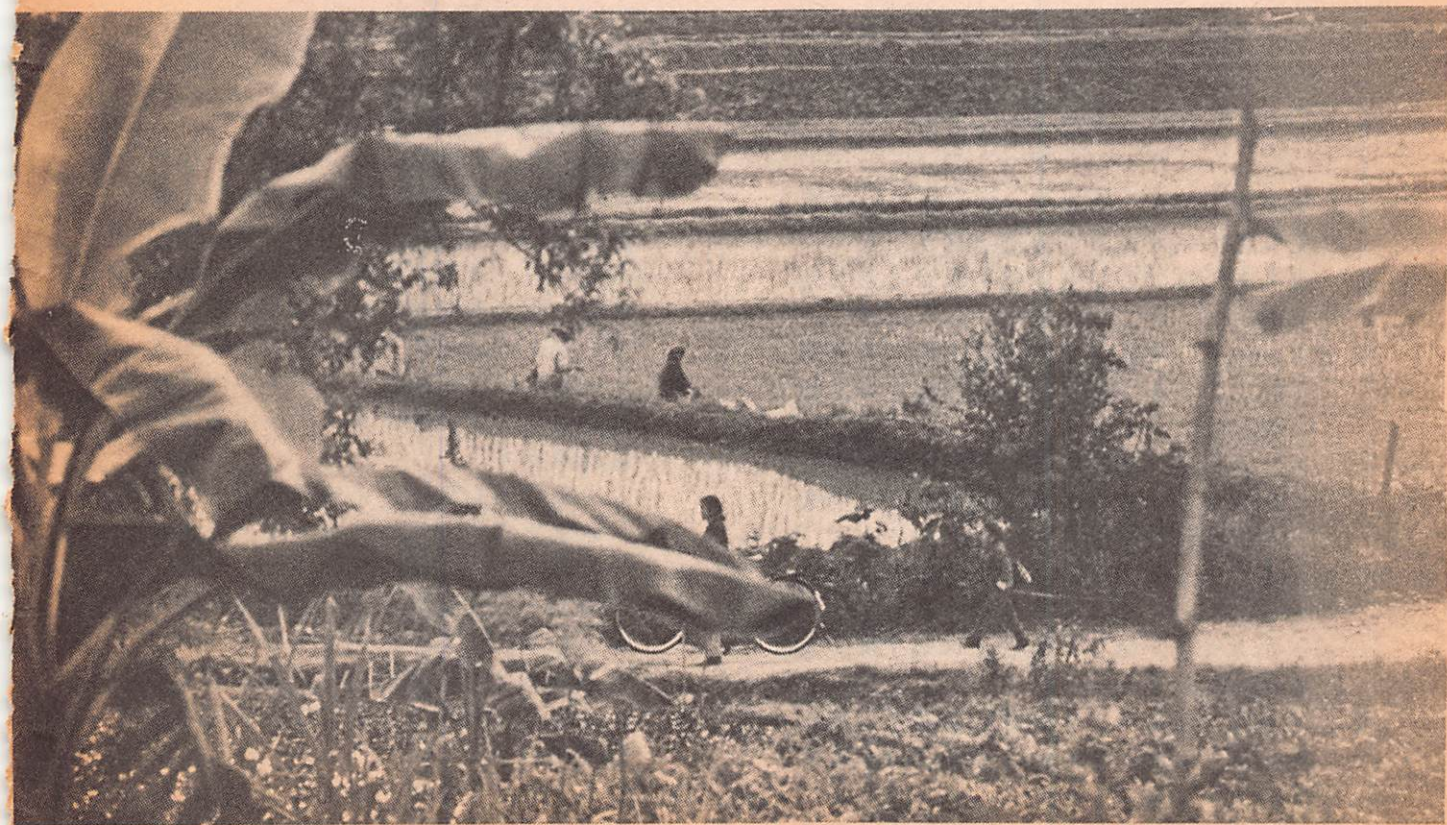
這澡堂裏面是一個長寬約十餘公尺的大浴

池。浴池的一端設有一道閘。閘內埋着幾個直徑一公尺以上的大鐵鍋。池水流向鍋上面受熱，又流出閘外。人可以在池內自行選擇合適的溫度置身其間。加熱的爐，是設在室外的。至於池水要多少天才換一次，却非我所知了。因為他們用的都是井水，用人力來挑。要灌滿一池水可不容易哩！

我們在思茅停留了三天，終於盼到了陳連長正式宣佈：「我們的目的是西雙版納佛海縣，明天出發！」

我們一慫命運的安排，我們也有對命運寄以希望。但是，那幾位草擬「決心書」的同學，始終沒有把決心書張貼出來。他們清楚知道：自己對自己的去從，是沒有選擇的權利的。我們對自己即將生活在哪裡，過多的追問已經犯上不服從的嫌疑了，在「知識份子要自覺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的壓力下，加上了姚文元的一篇文章，把所有的知識份子指責為「臭知識份子」。我們還有什麼表示自己意見的權力呢？他們那份「決心書」盡管寫得巧妙，如果上級不計較，當然不算什麼。追究起來，也不見得太平無事的。然而，我們總算能到西雙版納了，謝謝蒼天的安排！

（未完待續）



(電影文學)

王希哲

作者：小楓

路漫漫其修遠兮

吾將上下而求索

——
屈原

(續)

李：王希哲，這幾天考慮得怎樣了？

王：……

李：我們看了你的「檢查」，雖然離深刻認識還很遠，不過總算「態度」好了一些，……

王：我總覺得我們之間談不攏，我只是在理論上……

李：不要什麼「理論」不「理論」的，我們談實際，你不是不再堅持「李一哲」大字報是對的嗎？

王：不，我沒有這樣說！要求「民主與法制」還是對的，但可能發表的時候未到，不合毛主席的戰略部署。

李：你應該說：你們干擾了「安定團結」的戰略部署。

王：我們主觀上是想……既然主席表了態，我寧願相信他是對的。

李：（走近，逼視着王）你說「寧願」，那你是對毛主席還有懷疑囉？如果你心裡還有懷疑，說出來呀，說呀。……

（四目對視，李的目光冷冷而陰險，王希哲却痛苦而麻木）

李：（厲聲地）說呀！

（王強嚥一下口水，別過臉去）

（李突然又換回笑臉）

李：好吧，我們換個題目吧，既然你「寧願」相信毛主席和我們，那你就應該老老實實告訴我們，你和李正天、陳一揚當時是怎樣商量的，清華大學落實政策辦公室有個經驗，承認錯誤要像「竹筒子倒豆」……

（王霍地回過頭來，眼裡閃過一絲警覺）

李：（口氣很軟）你應該回憶一下你們思想的形成過程，討論的過程，然後才能深挖錯誤的根源。

（王希哲站起來，在來回地走着。李和審訊室軍官望着他的背影。王回過頭來）

王：（平靜地）我不能告訴你。

李：（臉色一沉）這就是說，你對毛主席不忠，你要「請罪」……

王：「早請罪」「晚滙報」是一種宗教式的……

李：（翻臉）住嘴！你不要忘了，你現在的身份是犯人。

王：（急了）這是宗教……

（李用眼給了審訊官一個暗示，審訊官按桌子面上的電鈴。跟着進來兩個虎背熊

肩的衛兵，抓住王希哲)

王：(掙扎)你們要幹什麼，你們要幹什麼？
.....

(衛兵又推又拉地把王希哲拖進一間小房，陰沉沉的小房；沒有桌椅，牆壁上掛着巨幅毛澤東像，兩側五星旗，上面是橫額三個大字「表忠室」)

衛：(喝道)跪下。

王：不.....不.....

(衛兵又打又踢，王希哲不肯就範。衛兵把他的手扭到背後，用腳壓住王的腳彎。終於把王壓跪在毛澤東像前)

王：不.....不.....，主席是不同意搞「個人迷信」的.....

(帶着慈祥笑容的毛澤東像)

(因痛苦而扭曲的王希哲的臉)

(紅色的巨大的「忠」字)

(因憤怒而淚流滿臉的王希哲)

(衛兵抓着王希哲的頭髮，強力地按他低頭懺悔。王頑強地掙扎，最後，衛兵揮拳猛擊王的後腦，王眼前一黑，向前倒下。)

(電閃雷鳴，一道電光劃過暗室)

(不知過了多久，王希哲慢慢蘇醒過來，衛兵不知那裡去了，「表忠室」大而空，陰森又恐怖，夜風把兩邊牆上的大標語紙吹得習習作響，一邊牆上的標語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一邊是「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萬歲！」。王希哲淚眼模糊地轉回正牆上的毛澤東巨像。他看到的是，變幻多端的毛澤東的臉容：

一道電光閃過，這是慈祥的笑像，

一道電光閃過，這是帶着冷笑的臉)

.....

王：(一手撐地，一手伸向毛澤東像，痛苦地說)爲什麼？.....這是爲什麼？.....你說呀.....你說呀！

(他想掙扎地撐起來，眼一黑，左手一軟，又仆了下去)

(只有那只高擎無助的右手，凝在畫面中。)

(八)

(字幕：一九七六年。這一年，在中國歷史上是重要的一年。這一年，中國大陸上死了三個要人：周恩來、朱德、毛澤

東。這一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天安門事件」)

(四月五日，廣州，劉華的家。單身漢的房子，有點混亂。鄭明在劉的房子裡洗臉刷牙。看得出來，他們有了更進一步的親密關係)

(鄭明對着鏡子洗臉，突然地，她望着鏡子中自己的臉，良久，良久，漸漸地，眼睛有點紅了。)

(劉華從後面走過來，搭住她的肩膀，望着鏡子裡的她)

劉：怎麼啦，你？

鄭：沒什麼。

劉：又在想他？

(鄭默默地點點頭)

劉：說實在，我的直覺一直在告訴我，他並沒有叛變.....

鄭：(眼睛潮濕了)別說了。

劉：他只是理論上暫時混亂了，他會走出來的。.....

鄭：(走離鏡子。她走到房中間一個正在整理的大花園面前，花園中央一個巨大的周恩來像，兩邊是白布輓聯「我哭豺狼笑，揚眉劍出鞘。」，她坐下來，慢慢的整理白花。說：)

今天我和小鐵他們要到烈士陵園的廣場送花園。

劉：我總覺得，周恩來這個人.....當然，作爲一種引發點是可以的。.....

鄭：(打斷他)好了，好了，你總是「懷疑一切」。你說，你去不去嘛！

劉：我當然去。

鄭：哼！(得意地笑了)

(廣東省粵北地區，貧瘠的土地，矮小破爛的泥房。)

(一條大道旁，王希哲、大個子等一幫子囚犯不像囚犯的人群正在做修路挖土，遠處有荷槍實彈的兵在嚴密監視着，這是一支特殊的「勞改隊」在做苦工。大道上來了一大群衣衫襤褸的逃荒的農民。)

(農民沿途向行人和囚犯討吃的)

大：喂，老伯，哪裡來的？

老：河南。
大：怎麼來的？
老：火車。
大：坐火車逃荒？
老：（看不起的口氣）滿車都是，抓得了誰，真是少見多怪！
（王希哲向一個小女孩招手，在口袋掏一個硬饅頭，這是勞改隊發的午餐，塞進女孩乾瘦的小手）
老：（喃喃自語）是犯人，真倒霉。光棍遇上了沒皮的柴。（一面說，一面轉過身）
（衛兵注視到了，趕緊過來干涉）
衛：幹什麼，幹什麼，走開，走開……
老：我說解放軍同志，他只是給小孩一點吃的。
衛：關你什麼事，滾。
老：哎，你得講理呀。
衛：你是什麼人？滾。
老：（也火了）什麼人？老貧農。
衛：他媽的，什麼老貧農，你這老叫化子，拿出證件來。
老：什麼老貧農？我三代貧農，四代當討飯的。我是生產隊裡的貧協主席，這是證件。
衛：當幹部也帶頭出來討飯，可見是個老混蛋。
老：（氣得發抖）哼，有吃有住的，誰願意出來丟人現眼，地裡沒收成，上面又不管，那麼多年了，怪得了誰？一年到頭拚命幹，還够不上這些囚犯有個饅頭吃，這是我混蛋嗎？
衛：好哇，你敢污蔑社會主義，給我細起來！
老：你細你細，反正也沒活路了。當兵就不講理嗎？我的兒子也在部隊裡！
（其他衛兵和旁人把吵的雙方都勸住了，衛兵悻悻地走開，人群也慢慢散去。一個犯人趁衛兵不注意，撿起了他丟掉的烟頭，一轉身，却又被那滿臉橫肉的犯人搶去了。）
（王希哲凝視着蹣跚走去的老人和那衣不蔽體的小女孩的背影，目光充滿了悲憤。）
（他看見腳邊有一本髒髒的小紅書——毛主席語錄，大概是那小孩在混亂中掉到地上了罷？王希哲看看四下無人，一脚把它踢到水坑裡去了。）
（誰知大個子正在注視着他。接着，走到了他的背後。）

大：（輕輕地）你恨他？
王：（大聲地）不，我恨我自己！（看都不看大個子一眼，抓起修路的工具，轉身就走開了。）

（勞改場的牢房裡）
（滿臉橫肉的那個犯人正在想方設法地點着他的烟頭，在牢房裡要點烟實在是一件很複雜的事，他用繩子穿過一個銅鈕扣的兩個眼，然後向左右兩方扯動以使銅扣急速地轉動，再讓急轉的銅扣碰撞石窗台去打出火星花，以點燃準備好的從破棉襖中扯下來的棉花）
（他點着了，得意洋洋地把頭湊下去點烟）
（王希哲和大個子則躺在一邊，一邊注視着他，一邊小聲地談話）
大：聽說「四人幫」倒台了，要放一些人。
王：真的？
大：很確實。華國鋒上台了，「新君上台必大赦」，中國歷來如此。有些人還會減刑。像他那樣的案情（朝「橫肉」啣嘴）。

（牢門「砰」一聲打開，軍官帶着獄卒捧着一個黑色的大盒子走進來。）
（滿臉橫肉的犯人，慌張地把點着烟頭藏到身後）
（軍官向他一步步走過去）
橫：（告饒地）我錯，我錯……
軍：（一反常態，柔聲地）今天我放過你。你要轉獄了。（示意獄卒把盒子放到「橫」的前面，打開，裡面原是飯菜，兩菜一湯。全牢房都驚呆了，坐過牢的人都知道，這是「死囚」的刑前餐！）
（「橫」的臉刷的一下子白了，過度的驚嚇使他一時說不出話來，腳一軟，就跪了下去。烟頭掉在地上了。）
橫：（銜口而出）我不是已經判了十年嗎？
軍：這我也不清楚，你出去聽判決書。
（「橫」呆了一陣，一下子瘋了起來，一手把「刑前餐」掃倒，大哭大叫）
橫：冤枉啊，冤枉啊！……
軍：（冷冷地）遲了。喂，你要自己站起來走

，還是要我們動武的。

(「橫」淚流滿臉，無助地望了望周圍木然的眼光，又望望王希哲和大個子，他知道沒有任何希望了，忽然下決心站了起來。說：我自己走。)

(「橫」低著頭一步一步地隨着軍官走到門口，突然停下來，說：「等一等。」軍官、獄卒都驚訝地回頭。)

(「橫」走向王和大個子的前面)

橫：(怯怯地)我去倒馬桶。

王：(柔聲道)今天是我值日，不過，你要是願意，你去倒好了。

(用眼光送走了，捧着馬桶，搖搖晃晃地走出去的「橫」)

王：(一拳打在牆壁上)他媽的！

大：他們要殺一批，壓住局面。

王：這就是他們的法制！

大：(閉上眼睛)中國人沒有希望了。

王：(睜着佈滿紅絲的眼睛)不！

(從北京飛往廣州的「中國民航」客機。滿天的白雲)

(機上有兩位乘客，是趙書記和方處長，趙書記正在閉目養神)

方：(陪小心地)趙書記，這次省委向華主席黨中央表態非常及時，剛打倒四人幫，我們就搶在先頭了，多虧您……

趙：(沒有睜開眼)以後不要提我個人的功勞，要多提華主席、中央的英明決策。

方：是，是……

趙：不過，的確黨內有些同志不懂得什麼是政治。(加重語氣)什麼是政治呀！

方：是，是……

趙：「四人幫」是我們老幹部的死對頭，這次撥亂反正，非常必要。不過，在一種傾向發生的時候，我們還要注意到另一種傾向，不要給下面亂，……這麼多年來，我總結了一條經驗：凡事要穩，……是的，要穩。

方：(肅然起敬)趙書記。

趙：像李一哲這些人，現在就絕不能放，一放出來，就亂了。這伙人，名聲大，能量大，不好搞。……是了，現在他們怎樣了？

方：李正天態度好一些，畫管還不認錯，但又

偷偷寫了份入黨申請書，……

趙：(鼻孔裡哼了一聲)他申請什麼入黨，共產黨能要這號人嗎？

方：王希哲和陳一揚沉了下去，什麼都不表態，不說話。

趙：很好。不要讓他們知道外面的形勢。送他們到更偏僻的地方勞動改造。

方：是，是……

(一九七七年)

(廣州，劉華的家。所有東西都亂七八糟，紙張、油墨、油印機，擺在床上、桌上、地下……，窗戶都用黑布封住了，看得出來，這裡是一個秘密的油印工作點。)

(鄭正在收拾一些油印品。)

(劉從外面進來。)

劉：你猜，發生了什麼事情？

鄭：什麼？

劉：王希哲走出來了。

鄭：開什麼玩笑。

劉：這是他托人秘密帶出來的信。

(劉驚疑地拆開信，裡面是一張信箋，沒有稱呼抬頭，也沒有簽署，却赫然是王希哲的手書。這是一首詞。)

虞美人 (風雨花)

紅蕾突破花深處，
正好吟風雨，
群芳相顧盡驚惶，
壓頂烏雲於我亦何妨。
百花零落滂沾去，
偏我不知趣，
此身幾度惹嫌疑，
何憾喚回萬紫千紅來。

(信封裡掉下來一朵壓成書簽，乾枯的風雨花，這是鄭明向王希哲擲去的那一朵。)

(鄭明撿起風雨花，出神。)

(劉華走過去，撫住她的肩膀)

劉：我再三和你說過，你應該去看看他。

(鄭忍不住眼淚流了出來，一把抱住他)

劉：(輕輕地推開她的肩膀，望着她的眼睛)我陪你去。

(未完待續)

Ep expedi printing inc



**GREATER SPACE
FOR
GREATER
SERVICE**

415 W. 13th St.
NEW YORK
NY 10014

TEL (212) 741-0222

FOLIO 224 : Album photo

◀ BEI DAO — MANG KE

MA DESHENG ▶



西單皮王牆的

文藝鬥士們

通訊處： P.O. Box 243
Rockefeller Center Station
New York, NY 10185
U.S.A.

電話： (212)507-1914

編輯：《中國之春》雜誌編輯部

主編：汪岷

== BULK RATE ==
== U.S. POSTAGE ==
== PAID ==
== New York, NY ==
== Permit No.355 ==

定價(零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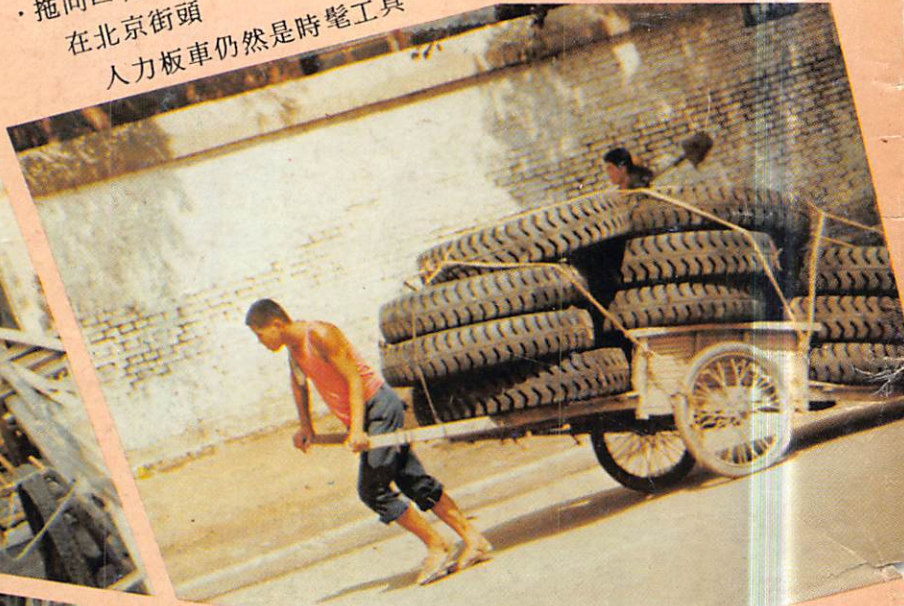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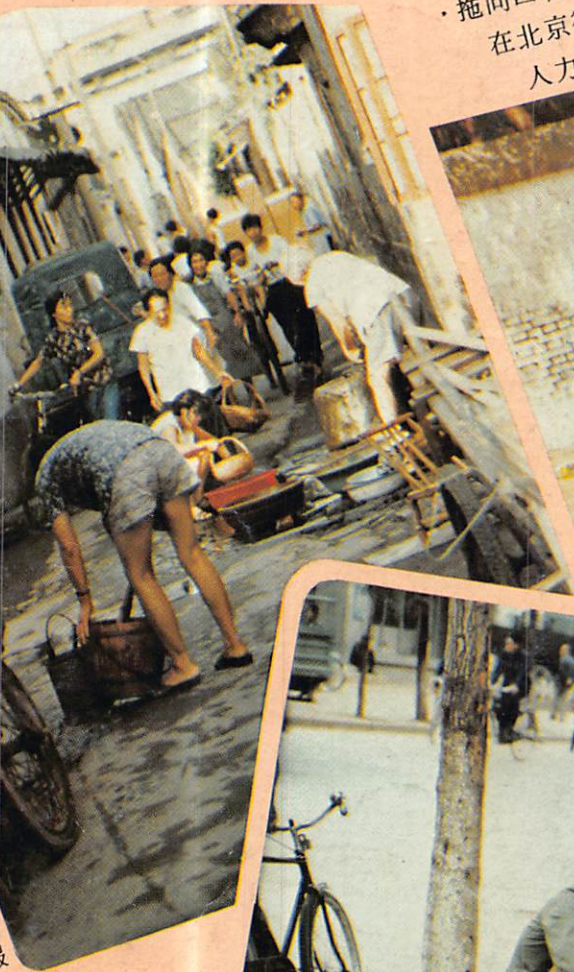
美國：1.50美元

加拿大：2.00 加元

香港：4.00 港元

·拖向四化·
在北京街頭
人力板車仍然是時髦工具

上海里弄的早晨居民們正在洗馬桶和衣服
·大城晨曲·



·個體經濟·
武漢人行道少女
也為行人補鞋